

# 變荒創業記

沈翊莊譯



YIN 青年會書局出版

曾刊  
苑敬贈  
渝

三五三

種八十第書叢年青

記業創荒蠻

## 青年叢書

本書爲青年叢書之一種。叢書共分四類：（一）青年與性生  
活；（二）青年與修養；（三）青年與社會改造；（四）青年  
與宗教。每類暫定十二種，共四十八種，預定於民國二十三至  
二十五年之三年內出完。欲知叢書內容及其出版日期，或有  
意訂購者，請向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青年協會書局函詢。

## 吳序

這本自傳的作者是現代的一個奇人，因此，這本自傳也可以說是現代的一本奇書。

史偉策是一個天才，這是沒有疑問的。他從小便習音樂，在大學時期則專攻神學哲學，而在這些部門裏，他以後都做了專家，做了權威。音樂我沒有研究過，不敢對他加以評論，但在神學和哲學方面，我以為他都有獨到的見解，是以特在這裏指出來，請讀者注意。

在神學方面，史氏最大的貢獻就是他大膽地用歷史的眼光去研究耶穌的生平。一般人對耶穌的看法，以為他是不会有錯誤的，而史氏却證明耶穌也受過「末世主義」的影響，而這「末世主義」的種種期望，後來並沒有實現。他為這個問題所著的那本關於歷史的耶穌的研究，直到現在，還是研究耶穌生平一部重要的文獻。用歷史的方法去研究宗教，在史氏著書的那個時代，還不是一件尋常的事，因為像他自己所說的：「這種新的歷史知識不但使我們內心不安，而且又使我們減少了對基督教的信仰。」然而史氏是怎樣的呢？他把握着保羅所說的一句話：「凡事不能敵擋真理，只能扶助真理。」於是便不復有所顧慮。他以下所說的一段話，是值得我們永遠服膺的：

「真理總比非真理有價值些。這原理由之於歷史如此，用之於其他方面亦如此。在表面看來，這種真理也許和信仰不符合而與之為難，但是到末了，其能無害於人，可無疑義。反之，真理儘可使我們深入堂奧

而有餘。因此，使宗教與史實分庭對抗，其爲無理取鬧，可以斷言。如果基督教的真理和歷史的真理處處得到了正當關係，那在現代社會中，前者不是要格外地強有力嗎？惜乎我們不能如此，一碰到爲難之處，我們就不能予真理以應有權利。反之，我們却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不是迴避真理，就是曲解真理，不是曲解真理，便是壓迫真理。」（頁二十九）

史氏這幾句名言，不但可以應用於宗教信仰問題上去，即對於人生其他方面的思想與生活，我們亦莫不可作如是觀。假如我們在這本自傳裏，沒有得到別的東西，而只得到這一個正視真理的信仰與決心，我們讀這本書的光陰，也就沒有虛耗。

史氏的第二個貢獻就是他從哲學、歷史和文化的研究裏所提示出來的那個『生命的尊重』（*Rowan's Prono for His*）的道理。這是一個很新鮮而且很重要的說法。『生命的尊重』是什麼呢？他說：

『人類意識中第一件事實是：我是一個要生活的生命。在這生命之外，還有着許多其他要生活的生命。』換言之，一個人一想到他自己和世界，那他就覺得他是許多「生活的意志」中間的一個「生活的意志。」（頁一〇六）

『因爲我有了這種「生活的意志」，所以我才希望生活的持續及快樂。同時我又害怕着生命的破壞及痛苦。不但在自己如此，就是那在我旁邊的「生活的意志」也是如此，雖然有時它們不能把它們所感到的清清楚楚以言語表示出來。』（頁一〇六）

「凡是有思想的人都覺得非使一切「生活的意志」得到同樣的「生命尊重」不可。他在自己的生命經驗了其他人的生命。因此，他認爲善的，就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生命的價值達到最高限度等行爲；認爲惡的，就是毀滅生命，賊害生命，壓迫生命等行爲。這些都是倫理的絕對和基本的原則，同時也是思想中所需要的東西。」（頁一〇七）

「因此，所謂「生命的尊重」其中包含的有仁愛、忠信和苦樂相共等美德。」（頁一〇七）

史氏以爲自中世紀以後，因文藝復興與耶穌所教訓的愛的倫理交互影響的原故，歐洲產了一個「肯定世界和生活」的人生觀，然而他以爲這種人生觀只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因爲它只養成了一個「進步的意志」，使人的知識和能力日漸擴大，而沒有教人把有價值的東西和價值較少的東西分別出來。因此，他以爲必須把「世界和生活的肯定」那個意思和「生命的尊重」那個意思聯合起來，才能挽救現在世界正在衰落的文化。

史氏這種意見，是我們所絕對贊同的，因爲他的「生命的尊重」實在就是我們平素所提倡的「唯愛主義」。我們以爲一個人假如有了「生命尊重」的信念和熱誠，他在社會上總是一個爲人民服役，爲大眾的生存和權利而奮鬥的人。假如在這信念和熱誠之外，再加上他對社會應有的認識，他便永遠是一個社會革命者，一個戰士。今日的社會制度，處處造成了生命的壓迫，剝削，和毀滅的現象，除非我們抱着這樣的一個信念和熱誠，我們對於現社會的罪惡，便會熟視無睹，甚至會「助桀爲虐」。有了這個信念與熱誠，我們便會起

而抗爭，起而革命——不管我們所服膺的是那一種主義，不管我們所採取的是那一種手段。

至於史氏自己呢？「生命尊重」這一個意義，是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實行了，堅苦地實行了。我們曾經說過史氏是一個天才。在音樂界，他早已是一個專家，在哲學和神學方面，他也已經有了特殊的貢獻。在這兩個部門裏，曾寫過幾本專書。這幾種天才，從個人發展方面說，已經很夠使他享盛名，過安逸的生活，與世無爭，與人無忤。然而史氏並沒有這樣做，因為「生命的尊重」在他不是一個空想，不是一種玄學上的把戲，而是一種信念，一種動力，一種熱誠。有了它，他便不能只爲他自己的名譽地位設想。於是，史氏的生活便起了一個絕大的轉變。

他終於投身到非洲的蠻荒了。但這是一件容易的事麼？他在自傳裏說：

「一切親戚故舊都反對我，因爲照他們看來，我的企圖太無謂了。他們說我正像一個拿天賦之才埋藏着，而要用假的錢來求蠅頭之利的人一樣。只有那些不致於放棄他們在科學和藝術中所有的天才和造詣的人，才可以在無教化的人當中服務。」（頁五六）

無疑地，這是一般人的感想。就是我們自己，恐怕我們若是處在相同的地位，也不會有別的看法。然而史氏早已打定他自己的主意了。他在自傳裏說到他決志到非洲服務的計劃的經過：

「一方面在我四週圍有着成千論萬的人，他們處心積慮，極風沐雨地掙扎着，而另一方面我却安逸度日。這情形我真不懂啊……於是在一八九六年夏天復活節的一個早上，在起身時候，我就得到了

一種思想，就是我斷不能把這幸運看為當然的事；反之，非有以報答之不可……從前我會竭力地想過，究竟耶穌所說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句話是什麼意思，如今那答案我已經找到了。」（頁五二）

至於他到非洲以前和到了非洲之後所遭遇的艱難困苦和他的刻苦奮鬥，那是讀者可以在書中得到的，用不着我們再加以論列。史氏這一本書並沒有把他在非洲的經驗詳細地給我們寫出來，因為他以前曾寫過「本『On The Edge of the Primal Forest』」記載這些經驗。我們不久以前看見他登在世紀雜誌（*Christian Century*）一篇短短的文章，描寫他在非洲那間醫院裏日常的生活狀況。在那裏，我們曉得他和非洲的土人，不但是如朋友一樣，簡直就像弟兄一般。他的「生命的尊重」的理想，可以說是已經在他的事業裏充分的實現。

把我們以上所說的話總括起來，我們對史氏的生平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他一生所追求的是真，他一生所努力的是愛。這真和愛，在一個天才的人格裏面，融成一片，結出芬芳的果實，射出燦爛的光輝。

然而我們對史氏也不能沒有一點批評。史氏在他的思想方法方面，是一個唯理主義者（*Rationalist*）。這一點，我們可以拿他自己的話來說明：

「在我的生活上面，有着兩種感覺。這兩種感覺，陰霾瀰布似的把我的生活籠罩了。一方面，我覺得這世界太不可思議了。其中滿布着的是痛苦。而在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已經生在一個人類精神生活

沒落的時代。我根據我的思維力，和這兩種感覺一個個地周旋着，以求其處山真面，結果，我竟得到了「生命的尊重」的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在這原則中，我的生活因此肯定，生活的康莊大道，因此獲得。」

「對於這時代的精神，我完全不贊同，因為它把思想看得太不足重輕了。」（頁一五二）

唯理主義在哲學上的地位，我們不能在這裏討論。我們只能指出這種主義在史氏的思想和生活，以至在我們的思想和生活所發生的影響。

如果史氏的崇尚理智，崇尚思維，並不是把它們——理智和思維——看成一種先天的，超然的，獨立的東西，那麼，我們對他的主張，是絕無疑問的。史氏似乎未嘗沒有這種意思，因為他說：

「個人思想是可以產生真理的。直等到我們有了這種自信力之後，我們才可以接受外來的真理。」（頁一五六）

「祇有使人類按照自己的方法而思想之後，人類才能恢復他們思想動物的地位，才能得到人生中應有的知識。」（頁一六一）

如果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我們應當思想，我們不應當不思想；或者說：我們應當有獨立的思想，我們不應當盲從，那我們是非常贊成的，因為在今日，不思想和沒有獨立思想的人是太多了；在今日「專家」的世界，「權威」的世界，在物質生活上日趨標準化的世界，不思想和沒有獨立思想的危險也是更大了，我們應當恢

復理智和思維的王國。然而我們讀這本自傳若干部分的時候，似乎感覺史氏有把理智和思維看爲一種先天的，超然的，獨立的東西的趨勢。比如我們看他這幾句話：

「他們既不能承認過去種種精神上的進步，都根據於思想，又不以爲就是將來那些還沒有成功的事也還是要藉思想而建樹的。」（頁一五三）

「雖然如此，我却完全相信唯理思想是可靠的。」（頁一五四）

對思想這樣的解釋，我們以爲容易陷於主觀和空想的錯誤。史氏自己是不承認有這錯誤的可能的。因爲他說：「深邃而自由的思想，斷斷不會使人流入於主觀之中」（頁一五六）。然而我們究竟不敢有史氏這樣的確信，因爲在思想的領域裏，無論它是深的是淺的，我們曾經有過許多虛無飄渺，不切實際的幻象，而這幻象也曾產生了許多罪惡。這就是因爲這樣的思想是離開現實的。假如史氏是鼓勵我們一面去認識客觀的事實，一面去做深邃的思想，那我們是沒有異言的，然而史氏似乎並不是這樣說法。因此，我們對於史氏的幾個結論雖然是贊成的，但我們却認爲史氏在本書裏面所說的一些話，容易使人誤解，使人走入只憑主觀思想而忽略客觀事實的歧路，而不得不叫讀者有所審慎。

末了，這本書的譯名是「蠻荒創業記」，這幾個字可以代表我們介紹這本書給中國青年讀者的用意。「蠻荒」不一定是非洲，甚至不必是中國的邊疆和中國的荒地。在我們這個閉塞的古國裏，用現代的眼光看起來，隨處都是「蠻荒」，隨處都等着我們去開發，在這一一個偌大的「蠻荒」裏，我們唯一的任務便是「

創業。」

假如我們是一個天才，我們就不必藉口着這天才，爲我們個人設想，去擠到已經開闢，已經有人滿之患的所謂『文化區域』裏。並且，即使我們到了『蠻荒』去，我們的天才，並不見得就要埋沒。這本書出版的時，史偉策氏不是正在歐洲各大城市作音樂的演奏，他也不是正預備着在英國作幾個重要的系統演講？天才是不容易被埋沒的，如果我們自己肯努力。

但假如我們不是一個天才，那我們就更沒有可藉口的餘地了。醫藥是史氏天才所在的事業麼？非洲是史氏發展天才的地方麼？史氏的所以偉大，在於他肯受他的信仰的驅策，放棄他自己發展天才的機會，去致力於別人以爲是埋沒天才的一件事業。史氏尤其偉大的地方，在於他雖然放棄了發展天才的機會，而他的天才，終於因自己異常的努力，並沒有被埋沒。如果史氏能夠這樣，我們即使不是天才，也是沒有可以藉口的。

史氏是在一個太平的時代，投身到一個與世界大事沒有重大關係的地域裏去。而我們呢？我們即使有史氏的精神，在這種狂風暴雨快要來到的中國，已經是不容易應付。何況我們沒有這種精神呢？

一九三五年一月 吳耀宗序於上海

# 蠻荒創業記目次

吳序	一
第一章 童年時代及求學時代	一
第二章 巴黎和柏林	一一
第三章 在 <u>斯特拉斯堡</u> 活動的初期	一六
第四章 關於 <u>聖餐</u> 和 <u>耶穌</u> 生活的研究	二三
第五章 大學中的教書生活	二五
第六章 歷史的 <u>耶穌</u> 和現代 <u>基督教</u> 的關係	二九
第七章 關於 <u>巴哈</u> 的著作	三八
第八章 論 <u>風琴</u> 和 <u>風琴</u> 的構造	四四
第九章 決意做 <u>莽叢</u> 中的醫生	五二
第十章 學 醫	六四
第十一章 準備到 <u>非洲</u> 去	七四
第十二章 學醫時代的文字工作	七九

第十三章	最初在非洲的活動	八八
第十四章	迦蘭遜和蘭密	一一一
第十五章	回亞爾薩斯	一二二
第十六章	醫院和傳道生活	一二七
第十七章	非洲回憶	一三一
第十八章	君斯巴哈和國外生活	一三六
第十九章	第二期在非洲	一四一
第二十章	第二次回到歐洲和第三次在非洲	一四八
第二十一章	尾聲	一五二

## 蠻荒創業記

### 第一章 童年時代及求學時代

余以一八七五年一月十四日生於上亞爾薩斯的卡塞斯堡。這地方是羅馬教的。其時，父親路伊正在那裏牧養着一小羣信奉基督教的人。余行二。祖父是一個下亞爾薩斯普法分霍分的教員，同也是一個琴師。他三個弟兄的職業，和他所幹的相髣髴。母親阿弟理是上亞爾薩斯 蒙斯德谷 陸爾巴哈的一個牧師的女兒。我生了之後，祇有幾個禮拜，父親就遷到了蒙斯德谷的君斯巴哈。於是，我就跟我的哥哥和三個姊妹在那裏居住着，並且度過了快樂的童年生活和幼年生活。我的童年生活和幼年生活是很平靖的，除了父親不時地患病之外。後來，他的身體也進步了。到歐戰時，他已年近古稀。佛日山頂的法國砲大，掃過山谷中的君斯巴哈，許多房屋和居民，因之而犧牲。但是他還是百折不撓地在槍林彈雨中照顧他的教會。一九二五年，到年邁時，他才與世長逝。母親是在君斯巴哈和威爾姆他爾的路上為騎兵隊的馬所撞死的，時為一九一六年。

五歲，父親就教我學音樂了。我們所用的的是一架舊的方鋼琴。這琴是祖父西爾靈的遺產。父親的技術雖然不甚高明，演奏時，却有繞樑之妙。七歲，我就能自製『和音』在小風琴上彈奏讚美詩調子了。這竟然使學

校裏的女教師咋舌而有餘。八歲，當我兩腿還夠不到踏脚版的時候，我已經開始彈大的風琴了。我對於這音樂的嗜好，是祖父西爾靈傳下來的。他對於風琴和它的製造法，深感興趣。據母親說：他於演奏，素負盛名。他到一個鎮上，第一件事是研究這鎮上的風琴。所以當那著名的風琴在盧層的斯底夫斯克裝置的時候，他居然遠道而來，其目的在觀察製琴的工作。

九歲那一年，我第一次在君斯巴哈的禮拜中，作琴師的代庖。

一八八四年秋，我才進君斯巴哈的村塾。以後，我轉學蒙斯德中學。在那裏，我自修拉丁文，以作進入高等學堂戊級的準備。如是有了一年之久。一八八五年秋，我進了亞爾薩斯陸爾豪姆的高等學堂。路伊是我祖父的，同父異母的弟兄，同時也是我宗教上的生父。他是這鎮上的小學督察員。他叫我和他同居。這是他的盛情；不然，恐怕我父親不能把我送進一個高等學堂，因為他除了僅足以贍養一個大家庭的菲薄收入之外，別無所有。

／叔祖父和叔祖母，他們自己沒有孩子；因此，我在他們家裏，受到了嚴格的訓練。這訓練，對於我很有益處。我時常想着他們給我的一切盛情，而且想到之下，即覺感激萬分。

在君斯巴哈和蒙斯德學校中，無論讀書或作文，我都差強人意。雖然在學習時，免不了要下些苦工。在高等學堂，最初，我是一個成績不很優良的學生。這不是因為我懶散和昏迷的緣故。我之所以如此，一部分是爲了我自己的拉丁文，不夠到我所加入的戊級的程度。一直到了級級任教員威門博士把讀書方法教了我，使

我得到了自信力，我才進步些。他所以能影響於我，是因為他在每次上課之前把功課充分地預備了的緣故。對於這一點，在最初幾天上他班的時候，我已經感覺到了。他做了我克盡其職的模型。以後，我拜訪過他幾次。他在斯特拉斯堡度過了他的餘年。歐戰告終前，有一次，我到了這地方，我便立刻問到他。據說：他已經自殺，因為他的貧窮把他的神經系毀壞了。

在薩爾豪姆，我的音樂教員是明希猶勤。他是聖士提反更正教會的一個年輕的琴師。這是他離開柏林音樂學校之後第一次工作的地方。當他在柏林時，一般人正為巴哈而狂熱着。他為這狂熱所迷住了。由於他，我在年幼時便領略了這位聖多馬禮拜堂歌詠班領袖的精心之構。由於他，我從十五歲起便得到了風琴上音的訓練的機會。一八九八年，他以傷熱症而死。其時，他正在盛年之際。我寫了一本法文的小冊子紀念他。這小冊子在薩爾豪姆出版。在我的出版物中，這要算是處女作了。

在高等學堂，最使我感受興趣的是歷史和自然科學。教我們歷史的是北勒斯勞歷史家的弟弟考富曼博士。自然科學是福爾斯忒博士教的。他的教授法很好。

對於語言和數學，我很費力，因為非如此，我便一無所成。以後，就是對於那些與我天才不很相近的課目，我也得到了一個研究的訣竅。所以在以後幾年中，一般人都承認我是一個比較地好的學生，雖不是最好的。在作文方面，我總是名列前茅，如果我記憶得不錯的話。

在甲級時，我們的拉丁文和希臘文是高等學堂那位有名的主任弟克教的。他是律柏克人。他和普通語

言家不同。當授課時，絕無枯燥澀無味之苦。他既能令我們知道古代哲學的大概，又能使我們窺見現代思想的端倪。他是一個醉心於叔本華的人。

一八九三年六月十八日畢業攷試。我書面攷試的分數並不算好。就是論文，也是如此。不過在口試時，我的歷史知識和見解却引起了攷試委員主席斯特拉斯堡人阿布勒喜特博士的注意。這張本來是勉強及格的畢業證書，因為他竭力稱許的緣故，在歷史底下，便加上了「最優等」數字。

其時，伯父在巴黎經商。同年十月，我伯父的慷慨使我得到了在巴黎琴師威杜門下學琴的機會。按理，威杜所教的祇有音樂院風琴班的幾個學生；不過在陸爾蒙先生教我的着實不壞，所以威杜聽我演奏之後，就允許我做他的學生。他的指導，在於我，是一件極重要的事。他引導我，使我把技術根本改良了。從此，在演奏時，我便有得心應手的希望了。同時，我也知道了構造音樂的意義。對於他，我真感激。

十月某日，天朗氣清，海軍提督阿味來帶了許多俄國水手到巴黎觀光。這是法俄友誼最初的表現。威杜第一次教我音樂，就在這一天。人山人海，把一切街道統統塞住了。因此，我到他家裏的時候，已經很累了。

一八九三年十月杪，入斯特拉斯堡大學。我住在聖多馬的神學院裏。院長是伊立克森。那時，他正要完成他整理克拉芬著作的工作，這工作是很偉大的。

其時，斯特拉斯堡大學正名聞一時。無論教員或學生，都不為遺傳所羈束。他們所努力的是現代大學的

實現。在教員中，差不多沒有年老的人。全校充滿了朝氣。

神學和哲學，我是合起來讀的。在高等學堂，我單單讀了初級希伯來文。所以第一學期，完全為希伯來文初試所弄糟了。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七日，我用了許多氣力，才把這初試放過了。凡是難的，非勝過不可。因此，以後我對於希伯來文就得到了充分的知識。

我雖爲了希伯來文初試而寒心着，對於和治門的三福音（指頭上三本福音書而言）以及溫但班和齊格勒的哲學史，我却沒有間斷過。

一八九四年四月一日，入伍。承隊長克羅爾的盛意，在普通日子，一到十一點鐘，我就可以上大學聽溫但班的演講。

秋季，我們在和啓費登鄰近一帶演習。我把希臘聖經放在穀糧袋裏，因爲一到冬季始業，凡是要得到免費額的神學生，必須經過三種課目的攷試。那些入伍的人，祇要一種就是了。我選定的是三福音。

和治門是我所敬佩的一個先生。因此，我上他的功課，爲免除在他面前丟臉起見，在演習時，我把希臘文聖經攜帶着。那時，我身體非常健壯，不知困倦爲何物。所以在晚上和休息日子，我居然把許多功課弄好了。他的聖經註釋，在夏天我已經看過了。現在我要知道的第一是聖經原文，第二是對於他的註釋和演講，究竟我記得多少。這工作使我得到了很大的效果。他說：馬可在馬太和路加之前，馬太路加均以馬可爲根據。爲了這論調，他便爲知識界所推重。這論調的結論是：如果要知道耶穌的活動，祇要根據於馬可就是了。有一天，我們

在谷干衛村莊中休息。當時，我研究的是馬太第十、十一兩章。在研究之後，我却知道這兩章的事祇有馬太記載着；就是馬可中也是闕如的。這是一件意料不到的事。從此，我對於他論調的結論便懷疑了。

有許多人不但以為耶穌派門徒去傳道時，他的言行是史實，就是整個耶穌生活的紀事，也當作信史看待。對於他們的解釋，我十分懷疑。這是我在大學第一年結束時的情形。演習既竣，我回到家裏。新的見解却呈現在我眼前。從此，我便肯定：耶穌從來沒有說過他和他的信從者，要現在世界創立一個國家。他所宣布的是一個未來的國家。這國家要和超自然的時代同時降臨，雖然超自然的時代已經在眼前了。

不久，我們考試了。當然，我不能冒昧地向和治門說，對於他所維護的和當時批評家所一致認可的關於耶穌生活的見解，我有非議之處。果然，我沒有向他提出非議的機會。他是一個性情和善的人。這是大家知道的。他對我非常溫存。因為我是一個年輕的學生，同時爲了入伍的關係，不能十分賣力，所以我們談話祇有二十分鐘。他問我的祇有頭上三本福音書比較的大概就是了。

以後幾年在大學中，我時常把其他課目置之不理，而獨自致力於頭上三本福音書以及耶穌的生活。這使我更覺得，如果要解決這謎語，其訣竅在知道：（一）耶穌派門徒去傳道時他所說的是什麼意思？（二）施洗約翰在監裏所提出的問題是怎樣講的？（三）門徒回來後，耶穌怎樣對付他們？

這真是一件足以感激的事。德國大學是不會叫學生死讀的。同時它不像其他各國一樣，老是叫學生考試，使他們的精神緊張。反之，它却使各人有獨立研究的機會。

其時，斯特拉斯堡神學教員的思想都很寬大，和治門的助手是善特。他是一個舊約專家。在不久前，才到斯特拉斯堡。他是我所傾心的一個神學教員。他所以能使我傾心，特別是因為他能夠用簡單而明瞭的方法，把他研究所得的敘述出來的緣故。他的演講辭，在我看來，確是一種美的娛樂品。

我上哲學班和神學班一樣地沒有間斷。

音樂論是雅各斯爾地方讀的。他是彼勒曼的一個學生。他說：貝多芬以後的音樂均不足謂之藝術。這是他的偏見。雖然如此，從他那裏，我們却可以學到配音的方法。因此，我對於他深致謝意。

明希歐施德是我在陸爾豪姆時那位先生的兄弟。他是斯特拉斯堡聖威廉禮拜堂的琴師，同時又是巴哈音樂班的領袖。這音樂班是他組織的。參加的是聖威廉禮拜堂的歌詠班。有一次，他們要演奏詩篇第九十八篇及耶穌受難時所說的話。明希歐施德便把風琴部分交给了我。這大大地幫助了我對於音樂的研究。原先，在陸爾豪姆，我不過在練習時替代猶勤的位置。一到正式表演，還是要讓他的。不久，在正式表演時，我也以彈奏了，如果猶勤不能出席的話。因此，在年輕求學時代，對於巴哈的創作，我已經有相當的了解。所以此次他們要演奏詩篇第九十八篇和耶穌受難時所說的話，其中所有問題，在以前我已領略過了。

巴哈的藝術是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才產生的。斯特拉斯堡的聖威廉禮拜堂是這藝術的一個最重要的養成所。歐施德對於那位聖多馬禮拜堂歌詠班領袖的作品，知之甚稔。在十九世紀末葉，一般人都已經把詩篇第九十八篇和耶穌受難時所說的話的演奏法現代化了。歐施德是一個推翻這現代化演奏法的急先鋒。

他的目的在利用這小小的歌詠班和這著名的斯特拉斯堡音樂隊來產生真的藝術化的表演。有幾個晚上，我們把許多詩篇，第九十八篇和耶穌受難時所說的話的音譜拿來，加以研究，看那一種演奏法最好。繼猶勒而起者爲明希弗理治。他是猶勒的兒子，同時也是斯特拉斯音樂院的主任。接着，他做了音樂班的領袖。

除了巴哈之外，第二個使我傾心的是瓦格涅。十六歲，我第一次進入戲院。其時，我還在陸爾蒙讀書。我聽到的是瓦格涅的 Tannhäuser。這音樂把我鎮服了，使我一時不能讀書，如是有數日之久。

羅希在斯特拉斯堡所指導的那些表演，總算是精心之作了。就是在這地方，我領略了瓦格涅的全部作品，除了 Parisfal 之外，因爲 Parisfal 在當時，除了拜墨特之外，別處是不能表演的。一八九六年，我却在拜墨特聽到了這四部曲。這實在是第一件可紀念的事。同時，在於我，這是一種莫大的經驗，因爲這四部曲第一次表演，在一八七六年，這還是第二次。票子是巴黎朋友給我的。爲了路費的緣故，我每日祇能喫一次飯。

現在，如果有人表演瓦格涅的作品，那我看到，一定要覺得拜墨特四部曲台上的布置太簡單了，因爲現在於音樂之外，還要加上許多像電影院一樣的布置，以引起人家的注意。不過拜墨特四部曲的簡單，恰巧是它的成功。當知台的布置，固然應該和那已故音樂家的精神相符合，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表演的全部。

和一八七六年一樣，音樂班是利希脫主領的，羅格是福吉爾扮演的，布倫喜拉是海門扮演的。在第一次表演時，福吉爾扮演的還是羅格。來海門扮演了一個來因地方的小姑娘。

福吉爾扮演羅格。他給了我一個極深刻的印象，因爲他唱做俱全。他一出場，就把全台控制了。人家把注

意力集中在他身上，而他自已却一點沒有做作。他不像現在那些扮羅格的人穿了五顏六色的衣服。同時，他也沒有跟着音樂的節奏在台的四周舞蹈着以表現羅格的情緒，雖然在現在，這是很通行的。只有一點足以表示他特殊之處，這就是他那件紅色的披衣。也許因為不得已的緣故，他把披衣忽而撈在左肩上，忽而撈在右肩上，以求與音樂相符合。這是他唯一的動作。在一切天神奔向日落之處，去送死的時候，他屹立着，向四周雙目炯炯地看望着。這樣，他真的代表了倉皇失措的破壞力。

光陰荏苒，在斯特拉斯堡的學生時代倏忽地過去了。一八九七年夏，第一次神學攷試。論題爲「士來厄馬赫的聖餐論，與新約和宗教改革者信條件中聖餐觀的比較。」凡是要畢業的，必須寫這論文，而且一定要在八星期中完篇，然後決定誰能攷試。

這工作又使我回到福音書和耶穌生活這問題上去了。以前，我對於聖餐的歷史和意義已經下過工夫。現在因爲攷試的緣故，我又研究了一次。在這兩次研究之後，我覺得普通人對於耶穌和他的門徒在幾千年前所舉行的那件禮節的意義，以及古代基督教聖餐的來源，都沒有解釋的當。在那本土來厄馬赫所寫的著名的基督教教義中，有一段關於聖餐，在這一段中，他說了一句話，對於這句話，我苦思着。他說：根據馬太和馬可，關於聖餐的紀載，耶穌並沒有吩咐門徒在以後還是要舉行這紀念逾越節的聚餐。因此，我們應當知道，古代社會舉行這聚餐，他們所根據的，不是耶穌自己，而是門徒。這問題在畢業論文寫好了之後，還是不絕地在

我裏面活動着，因為士來厄馬赫雖然把這問題在他那段娓娓動聽的理論中提了出來，其真正的歷史關係，他却沒有論到。

## 第二章 巴黎和柏林

一八九八年五月六日，第一次神學攷試。這就是所謂國攷。及格後，我就住在斯特拉斯堡。在那裏，度過夏天，並致全力於哲學。那時，我住在舊魚市第三十六號。這房子，哥德在斯特拉斯堡讀書時曾經住過。溫但班和齊格勒在他們所研究的問題上都是數一數二的人，而且有相得愈彰之妙。溫氏之長於古代哲學。他所教我們的伯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乃是我求學時代最值得紀念的一項課目。齊氏的領域特別在倫理學和宗教哲學。他從杜平根神學院畢業。他本來是一個神學專家，對於宗教哲學早已研究有素，所以他教宗教哲學時，方便得多。

攷試之後，因為和治門的說項，我便得到了各爾的獎學資金。這資金的主管者是聖多馬分會和神學院教員會。每年六十鎊。以六年為限。凡是享受這資金的人，至多到第六年必須在斯特拉斯堡領到神學士學位；不然，全數歸還。

承齊格勒指教，我決意，那篇博士論文，應當在哲學方面。快要到放學的時候，有一次，在大學的石級上，他與我作傾蓋之談。他建議把康德的宗教哲學作為我的論題。余心為之動。一八九八年十月杪，我就到了巴黎，在索爾奔那裏研究哲學，同時，就教於威杜，以求琴學之深造。

在巴黎，我不常上班，因為第一次舉行開學典禮時，那種草率了事的樣子，已經使我不安了。還有索爾奔所用的那種古代式的教授法，簡直不能使他暢所欲言，無論他材料怎樣好。這也是使我對於他感覺得味同嚼蠟的一個原因。在斯特拉斯堡，我們時常有許多課目，只要聽四五次，就可以窺其大概。這在巴黎却是沒有的。巴黎的大學教授，他們所講的不是單單根據於考試時所用的大綱，就是專門問題。

在基督敎神學院教員會中，我却聽到了幾次薩巴退和新約專家門那各關於教義問題的演講。對於這二人，我深致敬意。

按大體論，這一冬在巴黎，完全用在音樂和博士論文上面。

在威杜那裏，我研究風琴。在腓力那裏，我研究鋼琴。這次威杜並沒有收我學費。腓力到後來做了音樂院的教授。此外，我又從哲厄爾爲師。她產於亞爾薩斯，是力司特的高足。同時，與力氏又有友誼關係。以前，她在音樂場中，做過第一流明星，雖然爲時甚暫。現在，她已經離棄以前生活而退居了。她正在研究鋼琴的按指法，並且要替它找出一個生理上的根據來。她和生理學家非梭合作着，舉行一種試驗。我是他們的試驗品。因此，我也和他們合作了。對於這富有天才的婦人，我是多麼感激激啊！

在哲厄爾指導之下，我把手完全改變了。練習不久，因為她循循善誘的緣故，只練習了幾時，我就能慢慢地運用我的手指了，直到完全得心應手爲止。這使我在奏琴時，方便得多。

從腓力那邊，我也領到了極有價值的教益。他教鋼琴的方法，大都是遺傳式的。這樣，我才可以免除哲厄

爾方法中那種偏頗之弊。這兩位先生，各不相容。所以，我只能在腓力前瞞過我是哲氏的學生，在哲氏前瞞過我是腓力的學生，在早上我用哲氏的方法和哲氏奏琴，在下午我用腓力的方法和腓力奏琴。這是一件多麼麻煩的事啊！

一九二五年，哲厄爾過世了。我和腓力以及威杜的交情，到如今還是很深。威杜把我介紹給許多當時在巴黎算爲有意義和重要的人。這是我要感謝他的。此外，對於我的物質問題，他也十分關心。有幾次，我幾乎到了囊空如洗，不得一飽的境地。他覺察了，便於上課之後，把我帶入那靠近盧森堡的夫奧脫飯店，使我大喫一飽。這飯店是他時常出入的。

我父親的兩個弟兄在巴黎住過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妻子都很厚待我，查理士比較地年輕些他是一個語言學的專家。他悉心研究，把近代語言的教授法改良了。因此，知者甚衆。由他的介紹，得與大學和教育界中人相周旋。

藝術訓練和社會關係化了我許多時候和精神。雖然如此，這却沒有影響到我的博士論文。我健康的身體應許我夜以繼日地工作着。有時，通宵不睡，到早上，還要在威杜面前彈琴。

要在國立圖書館中尋找與康德哲學有關係的書，實在不行，因爲讀書處的章程太繁冗了。因此，我決意寫這論文不再爲參攷書而麻煩，只要致全力於康德自己的作品就是了。

一八九九年三月中旬，我回到斯特拉斯堡，在齊格勒面前，把我那篇已經寫完的論文朗誦着。對於這篇文章，他表示完全贊同。於是，決定在七月中領取學位。

在柏林，我度過了一八九九年的夏天。以大部分工夫研究哲學。無論是古代哲學論或近代哲學，它們重要的著作，我都要研究。這是我志趣之所在。同時，我聽哈那克、普夫未得勒、卡夫旦、包爾生和辛門哀爾的演講。對於辛門哀爾的演講，起初我不過偶爾聽聽就是了，後來，我却成了一個正式的聽講者。

在斯特拉斯堡，哈那克的教義史我已經看過了。這書會引起過我的狂熱。不過這次，我和他真正地表同情，却是最後的事。雖然朋友把我介紹給他，並且時常到他家裏。後來，他的知識和興趣的廣賅，把我鎮服了。甚至於他對我說話的時候，若有所問，我簡直啞然無言，因為我太覺汗顏了。再後，我收到過幾張很親暱而富有材料的信片。有兩張寫得密陣陣的信片是關於我那本剛才出版的書保羅的神祕主義的。我在籃巴林收到，時為一九三〇年。這兩張應當列在他最後的遺墨中。

那時，我化了許多工夫和斯圖姆夫在一起。他正在根據心理學研究音的感覺。這在於我是一件饒有興趣的事。我毫無間斷地參預他和他助手們所舉行的試驗，並且做了他的試驗品。這正像我以前做哲厄爾的試驗品一樣。

除了伊格翟之外，其他柏林琴師似乎沒有一個不叫我失望。他們偏重於表面的技術，而忽略了威杜所着重的作品中真正的精神。如果我們把新式的柏林風琴和聖薩爾匹斯及但米中卡發里的音器比較一下，

那我們便覺得前者的聲音是何等笨重而枯澀無味啊！

來門是德皇威廉紀念堂的琴師。我帶了一封威杜介紹我的信給他。他允許我時常用他的風琴，並且在休假和他自己作輟的時候，要我代替他。由於他，我認識了幾個柏林的音樂家，畫家，和雕刻家。

在庫圖斯太太家裏，我真的認識了知識界中的人。她就是那位名噪一時的希臘文專家庫圖斯的妻子。其時，庫圖斯已經棄世。庫圖斯前妻的兒子是落爾馬地方的教區長。我與他素有交情。因此，庫圖斯太太待我特厚。在那裏，我時常和格立謨見面。他竭力勸我不要相信第四福音所記載的，和頭上三福音有不符之處，因為照他看來，這是一種異端。在庫圖斯太太家裏，我與當時柏林知識界的領袖發生了直接關係；其造福於我，誠非淺鮮。就是到現在，我還是這樣的看呢！

柏林知識生活所給我的印象，比較巴黎深刻得多。巴黎是一個國際的大都會。因此，它的知識生活是四分五裂的。一直要到把風土人情統統熟悉之後，我們才能知道巴黎知識生活價值之所在。柏林的知識生活却完全集中在那個組織完美和生氣蓬蓬的大學中。還有，在那時候，柏林還沒有成爲國際的大都會；不過是一個規模宏大，和蒸蒸日上的省會而已。健全的自覺彌滿金城。大家都矢忠於那些執管命運的領袖。這種情形，在當時的巴黎是沒有的。德雷福這件案子，已經把它支解了。我認識柏林，正在它全盛時代。因此，我愛之特甚。柏林的社會生活，質而不文，進去的人，絕無僞促不安之虞。這給了我極深刻的印象。

### 第三章 在斯特拉斯堡活動的初期

一八九九年七月杪，我回到斯特拉斯堡領受哲學博士學位。我所寫的那篇論文，使齊格勒和溫但班對於我存着莫大的希望。但是在口試時，我的成績却遠在論文之下。這是齊格勒和溫但班共同的意見。推原其故，因為在斯圖姆夫試驗中，我耗費的時間太多，對於這次致試，我簡直沒有預備過。還有，因為我要念原著的緣故，把課本太忽略了。

這論文在一八九九年終成了單行本書，名康德的宗教哲學從「純粹理智的批評」到「單單理智中的宗教」。

我決意進入神學院，雖然齊格勒竭力要我充當哲學院的額外教師。有一句話不得不聲明。我之所以如此，因為齊格勒曾經對於我表示過，如果我在哲學方面做了額外講師，那普通人一定不再要我做宣教師。不過在於我自己，講道却是我生命中的需要。倘使人家允許我每禮拜日把生活中最深遠的問題講給教友們聽，那是一件多麼痛快的事。這是我的感覺。

從此，我就留在斯特拉斯堡。那時，我雖然已經脫離了學生生活，但是他們還允許我住在聖多馬大學。這大學是我所心向的。在普通寄宿生中間，我是一個納費而比較客氣的人。對着臥室是一個鴉雀無聲的園子。

和許多高出雲霄的古木。當我做學生時候，在這臥室中，我曾度過許多快樂的日子。所以臥室對於我現在的工作再適合也沒有了。

我先把博士論文的校樣修正了，然後從事神學士的工作。我希望立刻得這學位，因為當時另外有一學生，他要繼續求學，如果我趕早把神學士學位得了，那我就可以把各爾獎學資金讓給他。這學生就是我同時的雅格。他是一個富有天才的東方語言學者。以後當了斯特拉斯堡基督教高等學堂的主任。爲了他的緣故，我拼命地趕着。末了，他沒有用這資金。如果我早已知道，我在那開始固定工作之前，不但應當再遊歷一下，而且還應該在一個英國的大學中念些書。可惜，因為體貼別人的緣故，把這機會失之交臂，況且這體貼是不的當的。對於這一點，現在我還覺歉仄。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一日，我得了斯特拉斯堡聖尼古拉禮拜堂宣教師的缺分。開頭，我是一個執事。在經過第二次神學攷試之後，我便做了副牧。

照例，第二次攷試，主攷者是一些年高望重的牧師。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我雖然沒有落第，但與落地相差無幾。這次考的是神學的各部門。按理，我應當重新溫習一下。這我却沒有做到，因為那篇神學士的論文把整個的我佔領了。全仗尉爾竭力周旋，始告無事。他所以欣賞於我，因為他覺得我對於教義史的知識着實不壞。他們說我對於讚美詩作者和他們的生活太無知識。這是他們所以反對我的最大的原因。有一首詩是斯匹太寫的。他是詩篇和豎琴的作者，是一個素負盛名的詩家。他們問我這首詩是誰寫的。我說這詩太不足

道，所以我沒有留意到它的作者。原來我的目的在藏拙，而孰知這麼一來，便闖了大禍。當時在主考中間，有一位叫斯匹太腓特烈，他就是那位詩家的兒子，是神學院教員會的代表。其實，我也是一個崇拜斯匹太作品的人。但因為在腓特烈面前提出了這種飾非之辭，全體主考便愕然而不知所措了。

聖尼古拉有兩位老當益壯的牧師。一位是匿德爾，一位是日羅特。匿氏在我父親前做過君斯巴哈的牧師。日氏是我一個舅父的至友。這舅父以前也做聖尼古拉的牧師。不幸他短命死了。我做了匿氏和日氏的助手，以減輕他們的擔子，因為下午禮拜，禮拜天兒童禮拜，和慕道班以前都是他們擔負的。他們派我的這些工作，在於我，乃是一種樂趣。在下午禮拜的時候，我可以在少數到會者的面前，用親熱的方法，向他們講道。這方法是父親傳給我的。如此，我才可以暢所欲言。較之上午禮拜，何嘗天壤。就是到如今，在大庭廣眾間，我還覺得有些拘束。以後，這兩位長者慢慢把他們的擔子減輕了。有時，在上午，我也要講道了。我的講辭總是全部寫好的。有時，在兩草三草之後，才敢騰清。一經開講，我就不為底稿所拘了。雖然這稿底在開講前我會小心翼翼地默誦過。而且有時我竟然取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式。

在我看來，下午禮拜，與其說是講經，毋寧說是靈修。因此，我講得簡單得很。有一次，有許多教友就是爲了我講得過短的緣故，在匿德爾面前控告我。其時，匿氏的職司是靈修事業監察員。他把我傳了去。孰知一經見面，他和我一樣地忸怩不安，不知所措。他問我如何對付這些怒氣填胸的教友。我說他儘可告訴他們，我是一個可憐的副牧，把經文方面應說的話說了是不會再嚼噉的。聽了之後，他就輕輕地把我警戒一番，因為我講

道的時間沒有到二十分鐘。這樣，我便退了出來。

匿德爾代表的是正宗派，雖然他的正宗思想已為虔敬主義所軟化。日羅特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是在合作時，他們却以愛相見。他們以和衷共濟的精神處理一切事務。所以這座在聖多馬對面的禮拜堂，外觀雖不十分富麗，而其所有之事工，却實在不錯。

在這幾年中間，我時常到君斯巴去替代父親講道，如果我在禮拜天沒有工作的話。

兒童慕道班每星期集合三次。每次從十一點至十二點。這是我擔任的，因為一到十一點鐘，我上午的功課就沒有。在亞爾薩斯，這種慕道班要兩年之後才能結束。因此，我竭力設法減少他們家裏的工作，使他們把上課的時間作為愉快性的機會。我用最後的十分鐘叫他們和我一起背誦聖經和讚美詩，希望他們把這些話從班上帶回去，作為他們整個生活中的迷津寶筏。我要他們把聖經中那些重要的真理牢牢地說着，使他們為宗教所陶融，以抵禦那些誘惑和賊害他們的不正當行為。這是我教導他們的目的。此外，我又竭力喚起他們愛護教會的心，使他們覺得在禮拜時為自己的靈魂嚴嚴謹謹地化上一小時是應該的。我要他們尊重遺傳中的教義，不過同時我也要持守保羅所說的話。他說：基督的精神在那裏，自由也在那裏。

我把種子撒着。如有數年之久。照我所知道的，在許多種子中，有的已經根深蒂深而發育了；有的甚至於向我致謝，因為他們不但把基督教的重要的真理牢記了，溶化了，而且又得到了一種能力，幫助了他們，使他們免除生活中一切非宗教的危險。

從這些宗教班上，我才覺得祖宗傳給我的那種做教員的本領，究竟有多少。在聖尼古拉，我的月薪是一百馬克。這也足以應付我的需要了，因為我在聖多馬寄宿舍的膳宿是很便宜的。

在那裏，我可以從從容容研究科學和音樂。這是聖尼古拉那個位置方便的地方。這兩位牧師對於我體貼入微。在春秋兩季放假的時候，慕道班是沒有了。他們允許我出去，祇要我找一個代替講道的人就是了。因為他們自己講，對於我未免有難以爲情之處。每年我有三個月假期。一個月在復活節時候，兩個月在春天。我大概在巴黎，於伯父處作客，在威士那裏繼續研究。秋天，大部分時間消磨在君斯巴哈故鄉。

因爲歷次逗留於巴黎的緣故，居然認識了許多重要的人。一九〇五年，我第一次遇見羅曼羅蘭。最初，我們不過覺得大家是音樂家就是了。久而久之，我們却覺得除了音樂家之外，我又是人。於是，我們便成了知交。我和力喜騰堡的關係也很熱烈。他是一個德國文學的極精細的批評家，同時也是一個富於鑑賞的人。一九〇〇年光景，一個春光明媚的早晨，在這條狹窄的札克路上，偶爾，我碰得到了一件事。這事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有一個約會，因爲時間太遲了，所以叫了一輛汽車。在有一個十字路口，兩行車輛，一定要比並地停止着，而且爲時很久。在我旁邊的那輛篷車中，坐着一個人。他的頭部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他那頂很風雅而很高大的帽子（其時高的帽子在巴黎還是戴的），只可以配在一個同樣風雅的頭上，不然，就有不相稱

之虞。因為停了好久，所以我就繼續地看著。忽而我為那可怕而和鬼一樣的一張臉所迷住了。這張臉所表示的是野蠻和原始時代人類的天性，以及殺人不怕血腥的意志力這種表示，在任何人身上，我沒有看見過。當我在凝視的時候，忽然我想起了，這就是克來蒙梭。

以後，聽見舍贊替克來蒙梭寫像的時候，畫了三次，結果，他還是放棄，因為像這樣一件東西，他真無法可畫。我完全懂得他命意之所在。

在巴黎外國語學會，我演講了幾次德國文學和哲學。我說的是德語。這是一九〇〇年以後的事。那些關於尼采，叔本華，霍卜特曼，蘇德曼，和哥德浮士德的演講，到現在我還記得。尼采死於一九〇〇年。其時，我正在奧古斯德研究他的作品。一旦噩耗傳來，據說他已經脫離他的苦痛，而與世長逝了。

在這幾年中，我從從容容和始終如一地苦幹着，並且決定了我創作的途徑，雖然我的生活十分簡單。除了在一九〇〇年伴着第一個伯母到奧柏藍麥高去了一次之外，我不很出去，因為我既無時間，又無金錢。與柏藍麥高戲台背後的風景畫，着實不壞，比較耶穌受難那齣戲的自身，要高明得多。這風景畫給了我很深的印象。耶穌受難那齣戲，照我看來，有四種毛病。第一，這齣戲的重要處所用佈景，盡是舊約時代的；第二，戲院式的佈景未免失之過多；第三，劇本中說白有不盡妥當之處；第四，音樂部分太平凡些。雖然如此，那些扮演者的賣力，以及他們的表演，却很動人。

按理，耶穌受難這齣戲，乃是一種禮拜，所以應當通俗而古雅。現在因為從外面來看的人太多了，所以扮

演的，也就不不得把它變爲一種普通戲劇，以迎合觀衆的需求。這樣，這齣戲便得不到美滿的結果了。但與柏藍麥高地方的人，竟然還能盡量用古代的質樸精神來表演這齣戲，其有造於那些還保持着精神感覺的人，不言可喻。

如果有錢的話，那我一定要到拜壘特去，只要那一年有會訊。

當我在斯特拉斯堡研究巴哈的時候，我已經認識了瓦格涅福蘭。她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我說巴哈的音樂乃是寫實的。這引起了她對於我的興趣。有一次，她到斯特拉斯堡來拜訪那個寫教會歷史的史家非克爾。她要我說明我對於巴哈音樂的見解。所以我就用了那架新的禮拜堂中的風琴，替她彈了幾首巴哈做的開幕曲。那時，她告訴了我許多饒有趣味的事。如在幼年時，她怎樣領受宗教訓練，以後又怎樣轉入基督教等問題。她有卓越的藝術才和莊重的態度，所以我雖然不時和她見面，但總有些徬徨不安的地方。

從各方面看來，瓦格涅福蘭的確是一個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天才。同時，他又異常質樸，異常客氣。這是我所欣賞的一點。凡是在拜壘特看過他工作的人，對於他的工作，和他工作時所用的方法，沒有不贊嘆不置。在他音樂中，包含着意義深長的和充分的美化。

## 第四章 關於聖餐和耶穌生活的研究

把康德研究好了，我就回到神學上去。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我在大學第一年時所研究的那個關於耶穌生活的問題，希望把這研究作為我神學士論文的根據。不過在研究聖餐問題之後，我的見地和興趣便為之擴大。從耶穌生活這個問題，我就長驅直入地踏進了古代的基督教。聖餐問題是與這兩個問題都有關係的。它使我們從第一種信仰進而至於第二種信仰。照我看來，我們對於聖餐的來源和真諦所以還是恍惚迷離，是因為我們沒有領會耶穌時候和古代基督教思想的緣故。反過來說，我們所以不能認清耶穌所信仰的和古代基督教的信仰這兩個問題的真相，就是因為我們在研究時不能從聖餐和洗禮着手的緣故。

因此，我在研究耶穌和古代基督教歷史的時候，便不得不同時寫一篇關於聖餐的歷史。根據這原則，我便規定了我的計劃。第一步工作是說明我對於以前研究的態度和我對於這整個聖餐問題的貢獻。第二步工作是敘述耶穌的思想和活動，因為非如此，我們決不能明瞭耶穌和他的門徒所舉行的聖餐的意義。第三步工作是討論古代教會和基督教最初兩世紀中的聖餐問題。

根據這關於聖餐問題的研究，在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得到了我的神學士學位。第二件我所研究的是彌賽亞和受難問題的真諦。這研究使我在一九〇二年做了大學中的助教。

後來，我把古代和後世聖餐這個問題伸引了。這工作我已經弄好，而且也演講過；希望把這研究作為第三部書，以與新約和古代基督教中洗禮的歷史作姊妹篇。不過這兩本書都沒有出版，因為那本關於歷史的耶穌的研究正巧是在這時候插進來的。這本關於歷史的耶穌的研究，原來是一種耶穌史大綱的補充。後來，這補充的自身却成了一部鉅製。第三本插進來的書是關於巴哈的研究。這本書原來也是一篇普通論文，後來却也成了書。再後，我就研究醫學了。醫學既竣，我再有研究神學的機會。其時，我却覺得我更應當寫一本歷史，以敘述以前人對於保羅時代思想的研究。這書不但可以作為關於歷史的耶穌的研究的姊妹作，而且又可以作為我們解釋保羅思想的導言。在亞非利加第一期工作之後，本來我想要用十八個月或兩年工夫，來寫一本關於聖餐和洗禮的來源以及二者在古代基督教中演進的歷史，因為當時我對於耶穌和保羅的思想，如有所得。這計劃却為歐戰所打破了。雖然我離開非洲的時間從兩年進而至於四年半，但是在這四年半中間，我在歐洲不是身體羸弱，就是糊口無術。

其時，又來了一種新的事工，並且又打斷了我原定的計劃，因為那時我已經開始寫文化哲學了。因此，這本基督教古代中聖餐和洗禮的歷史雖然已經成了演講稿子，但究竟我有沒有完成和付印的機會，我却不得而知。並且就體力論，我也不敢逆料。雖然如此，這本書思想的大體，却已經呈現在我的保羅的神秘主義中了。

## 第五章 大學中的教書生活

一九〇二年三月一日，在斯特拉斯堡神學院教員會面前就職。我講的是第四福音中關於道的思想。以後，我才知道當時在教員會中，有兩個人，他們對於我充當大學講師一件事，曾提出過異議，因為他們不但不贊成我所運用的那種研究歷史的方法，而且又害怕我把學生的思想淆亂了。結果，由於和治門的威權，他們的異議沒有生效，因為和氏是贊成我的。

照我看來，所謂聖禮，其效用完全在道。直等到這道死了之後，聖禮才發生效用。耶穌在約翰福音中所說的一切話，其目的就是要使那些聽的人懂得這意思。不然，耶穌在約翰福音中所說的那些晦而不明的話，我們真不懂呢！這是我就職時所講的問題。最早伸論這論調的，就是我寫的那本保羅的神秘主義。

一九〇二年夏，我第一次教授摩太提多等書信。

有一次，我和一班學生談話。他們上過斯匹太的耶穌生活。關於研究這問題的歷史，他們却一無所得。因此，我就決意對於耶穌生活再求深造。一九〇五年夏，得到了和治門的贊助，每星期演講耶穌生活研究史兩小時。起初，我對於那些以前研究耶穌生活的人竭力加以攻擊。等到演講既竣，我却為這些材料吸住了。壘斯和其他斯特拉斯堡的神學家把大學中圖書館的書供給我。這是我所感激的。斯特拉斯堡大學圖書館關於

耶穌生活的書可以說應有盡有。司特老師和芮農的耶穌生活的出版，引起了許多人的反對。這些反對的文章，圖書館也保存着。要研究耶穌生活史，那恐怕是環境最適宜的地方了。這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如的。

其時，我忝任神學院院長之職。自從埃克遜棄世之後，他們就叫我擔當這職司。這職司是暫時的。從一九〇一年五月一日起至九月三十日翁力契就職為止，我尸位着。翁氏原來是靠近斯特拉斯堡的令各與地方的牧師。後來轉授在平根教會歷史。一九〇三年，路求暴卒。繼續他教會歷史職務的是翁氏。於是，在同年十月一日，我便正式地做了神學院院長。從那間富麗堂皇的辦事室中，可以看到那為陽光所映照着的聖多馬的圍牆。至於我的薪水，那是二千馬克一年。我的書齋就是我做學生時用過的那一間。當翁力契做院長時，我住在鎮上。

一九〇六年，關於歷史的耶穌的研究出版。第一版的書名是從來馬魯斯到甫畧得。

來馬魯斯（一六九四年至一七六八年）是漢堡的一個東方語言學教授。他有一篇論文叫做論耶穌和他門徒的目的。在這論文中，他說耶穌同時代的人既然都信仰彌賽亞要到末世時候才得降臨，那末，耶穌當然也有這信仰。從這假定，來氏解釋耶穌的生活。這可說是一種前無古人的嘗試。他的論文到了他死後，才由勒新出版。不過在這論文上，沒有他的名字罷了。甫畧得（一八五九年至一九〇七年）是北勒斯勞的神學教授。他在福音書中，彌賽亞的真諦，中對於耶穌的末世思想大膽地加以否認。這也可算是一種前無古人

而澈底的嘗試。甫氏爲自圓其說計，更說耶穌從來沒有以彌賽亞自居過，所謂彌賽亞乃是祂死後門徒的附會。因爲這兩個人的名字正可以代表這問題的兩極，所以我的書就叫做從來馬魯斯到甫累得

要把一切關於耶穌生活的論調集而成章，誠非易易。這是我在研究時所感受的困難。既不能把這許多論調寫在紙中，於是我就把一切關於耶穌生活的書統統堆在房間中央。根據我原定的計劃，按章類集。有的扔在室隅，有的扔在木器的夾道中。在詳細考量之後，再把書籍分別地整起來，使一切書籍，各得其所。每一堆書籍，在我沒有把這一章寫完之前，誰也不能翻動。一章既成，再寫一章，直到全書告成。所以有好幾個月工夫，過訪者必須取道於書堆中。有時，我還須竭盡能力不准那個忠耿耿的符騰堡寡婦跨過書堆，雖然她極要整理我的房間。

那本關於歷史的耶穌的研究出版之後，甫累得就和我通信了。有一次，他說：他得了一種無藥可救的心臟病，而且命在旦夕。我聞訊之餘，感慨繁之。他是一九〇七年死的。在臨死前，有一封信裏，他說：「就主觀論，我很健康；就客觀論，却已病入膏肓。」他於盛年之際，撒手而去，言念及此，黯然神傷，雖然我自己可以不爲身體擔憂，而長驅直入地工作着。他用大無畏的精神爲真理而努力。這引起了人們的仇視。他的研究的價值，我在書中承認着。這或者可以抵消一般人對於他的仇視吧！

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所寫的那本書，在英國於最短期間，居然得到了一般人的稱許。第一個把我的思想宣傳出去的是牛津的散但教授。他在演講耶穌生活的時候，居然提到了我。他迭次邀我去看他。可惜我沒有

去，因為我沒有時間。其時，我已經念醫學了。除了念醫學和預備神學功課之外，我還要寫一本德文的關於巴哈的書，因為以前寫的是法文的。這樣，我又把領略英國的機會錯過了。

在劍橋，替我吹噓的是柏克脫教授。由於他的努力，他的學生蒙特哥美利竟然把我的書譯成了很好的英文。起初，我和這兩位的關係是神學的，後來我們竟進而為知交。

柏克脫對於我感受興趣，因為照他看來，我的思想是科學的。散但贊成我的原因，却不在此。他贊成我，因為我的思想正可以輔助他所取的那種宗教立場。他的思想是羅馬教的。凡是主張自由主義的基督教徒所研究出來的新的耶穌生活，都不能引起他的興趣。只有那否認歷史事實的批評學可以使他躊躇意志，因為這可以加強他對羅馬教的信仰。雖然這批評學也是從那些主張自由主義的基督教徒所研究出來的。  
太來爾也承認我所寫的那本書的重要。他也主張耶穌的思想和行動均為末世學所支配。在拙著中，他更找到了一個科學的根據。不然，他斷斷不能在他的十字路口的基督教中把耶穌切切實實地當作一個倫理的啓示主義者看待。還有，照太氏看來，耶穌的本質乃是屬於羅馬教而不是屬於基督教的。

## 第六章 歷史的耶穌和現代基督教的關係

既然耶穌所希望的是末世和一個超自然的天國，那末，這末世主義的耶穌對於我們究竟有什麼關係呢？這是我所寫的那兩本關於耶穌生活的書風行一時的時候各方面向我提出的一個問題。其實，在屬稿時，我也曾爲這問題而不絕地思索過。不錯，我應當聊以自慰，因爲我已經把許多關於耶穌生活的歷史之謎解決了。但同時我又感覺到一種痛苦，因爲這種新的歷史知識不但使我們內心不安，而且又減少了我們對於基督教的信仰。對於這一點，我無以自解，直等到我想起了我髫齡時知之稔甚的那句保羅的話，他說：『我們凡事不能敵擋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哥林多後書十三章八節）。凡是屬靈的，其本質既與真理相符合，則一切新的真理，無論如何，都應當作心得看待。真理總比非真理要有價值些。這原理用之於歷史如此，用之於其他方面亦如此。在表面看來，這種真理也許和信仰不符合而與之爲難，但是到末了，其能無害於人，可無疑義。反之，真理儘可以使我們深入堂奧而有餘。因此，使宗教與史實分庭對抗，其爲無理取鬧，可以斷言。

如果基督教的真理和歷史的真理處處得到了正當關係，那在現代社會中，前者不是要格外地強有力嗎？惜乎我們不能如此。一碰到爲難之處，我們就不能予真理以應有權利。反之，我們却有意識地或無意識不是迴避真理，就是曲解真理，不是曲解真理，就是壓迫真理。還有一般人他們既不願承認演進之爲新，又不願

與之相適應，反而用種種機械方法和不能自圓其說的說數來使這些新的真理與舊的真理相符合。這是基督教現在的情形。爲今之計，我們應該竭力使基督教與歷史事實相符合，因爲在過去，我們對於歷史事實的忽略，未免太甚了。

古代基督教作者因爲要使他們的思想得到更大威權的緣故，便冒用了使徒的名字。這就造成了現在的局面，使後世基督徒竟因之而紛紛聚訟，莫衷一是。在一方面，有許多人鑒於證據之充實，不得不承認，在新約書中，用使徒之名而實其所寫者，不一而足，雖然在這些書中，亦有足以尊重而愛慕的地方。在另一方面，那些衛護基督教舊思想的人，却以爲這種證據並不充實而力加否認。他們雖然錯誤了，却還是自以爲是。因爲他們所跟從的是一些流行而從來沒有受過攻擊的傳說。根據這種傳說，凡是發揮某某人思想的作品，的確是某某人寫的。

因爲我對於古代基督教歷史曾經下過工夫，而且知道反對史實的危害是什麼，所以現在我在基督教中，就成功了一個爲『是則是非則非』而努力的人。

倘使耶穌宣傳宗教真理的時候，不爲時代所限止，而能使後世人國圖吞棗和毫不廢力地抄襲過來，那再好也沒有了。無如他不能如此。（至於他爲什麼不能如此，當然是有原因的。）

他所提倡的愛的宗教，乃其宇宙觀之一部——根據他的宇宙觀世界末日乃旋踵間事——如果我們

也是根據他的宇宙觀來觀察他的宗教，即他的宗教自他的宗教，而我們自我們，二者無融會之可能。反之，我們應當根據現代的宇宙觀來觀察他的宗教才行。

以前我們未免失之過甚了，因為我們竟然犧牲了經文的原意，而在耶穌的思想中牽強附會地尋找出許多似乎與我們的宇宙觀相符合的地方。應知耶穌的思想與現在的宇宙觀原爲二事。欲求其融合，非承認宗教真理乃依時代而轉移不可。這是使二者合一的唯一方法；而我們的當務之急，亦即在此。

何以言之？就精神和道德論，基督教真理儘可垂之永久而不變。所變者，僅其另外一種宇宙觀所生的外觀耳。比如耶穌所主張的愛的宗教，最初是猶太人末世主義宇宙觀的一部。以後便與希臘中世紀和現代的宇宙觀發生了關係。不過無論如何，其本質却一成不變。耶穌所主張的愛的宗教，其重點並不在乎宇宙之如何。而在於其所根本具有的那種精神與道德。這種精神和道德，其影響於人類，究竟如何，這是我們所應當知道的。

我們斷斷不能像那些親自聽見過耶穌說法的人一樣，眼睜睜地期待着超自然天國的實現。耶穌的精神能力在人們內心和世界中活動着。祇有根據於這種精神能力，天國才有成立之可能。這是我們所相信的。還有，耶穌希望我們完全爲天國意識所支配。同樣，我們應當爲這意識所控制。這是極重要的一點。

祇有根據於愛，我們才能認識上帝，才能隸屬於他。這是登山寶訓中八福篇最重要的思想。耶穌把這思想與猶太人的彌賽亞希望摻雜起來。不過他絕對沒有把天國和八福篇中所有的那些現實思想變爲精神

思想。雖然如此，他的宗教精神，却勢必至於像精煉者的火一樣，把一切有關係的思想統統燒着了。同樣，我們也應當不絕地向精神方面進行着。這是基督教演進的過程。

耶穌的責任不在發揮猶太人彌賽亞的意義和天國的理論。照他看來，事物的描寫，乃係細節。祇要能使愛在天國中發生效力就是了。因為一個人沒有了愛，則既不能隸屬於上帝，又不能參加於天國。一切耶穌所講的，其最要的問題是愛。換言之，凡欲進天國者，必須將內心準備好才行。這是耶穌說教時的主題。至於彌賽亞理論，我不過在幕後活動着就是了。祇有在偶爾及之時，我們才記起他的思想中有這理論含蓄着。不然，我們幾乎忘了。因此，到現在，還有許多人不知道他的愛的宗教是有時間性的。

耶穌時，猶太人彌賽亞的宇宙觀，正像火山口一樣，從這口中，噴射出那萬古不變的愛的宗教的火燄。

現在我們講道，不知講歷史中的耶穌自己所說的話。當然，我們不必過分注重於那些含有末世主義彌賽亞宇宙觀經文中的意義。我們只要使聽者知道耶穌所希望的世界的末日以及超自然天國的實現就是了。不過我們却應當決定耶穌所說的話的原意之所在。而且又應當根據歷史的事實，把這原意尋找出來。這是我們傳福音時應知道的一點。這樣，一個講道的人便可以不時地感覺到，自從他用了這種新的着手方法之後，他才真的了解了耶穌向我們所說的一切話。

以個人經驗論，自從我認識了那個歷史的耶穌之後，我就覺得講道乃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而不像從前那樣困難了。雖然耶穌是根據了一個不同的思想界而向我們說話的。現在宣教師中之與我有同樣經驗

者，能有幾人！

一聽到耶穌的話，我們就踏進了一個非爾我所有的宇宙觀。這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現在我們的宇宙觀是實生主義的宇宙觀。在這種宇宙觀中間，基督教有專務外表不重內心的危險。福音的出發點是末世希望。因此，這福音不但可以引我們從天國的繁冗生活中進而至於內心的修養，而並又可以鼓勵我們在精神方面脫離這塵世。根據天國的精神，尋求在工作時所應當有的那種真正的力量。基督教最重要的一點，是實生主義。不過這實生主義是在把世界否定之後才產生的。

耶穌先根據末世主義的宇宙觀把世界否定了，然後他才提出那種生氣勃勃的愛地道德。

.....

歷史的耶穌對於我們也許有風馬牛不相及之處。但是他那種真正的人格，却強有力而立刻地影響了我們。如果我們只根據教義和近代研究的結果來看他，那他斷斷不與發生這種影響。在教義中，他的人格就不這樣活現了。近來我們所有的研究，不但把他現代化了，而且又把他縮小了。這是無可諱言的。

不過我們真的把那歷史的耶穌一看，並且聽到了他那種富有能力的教言，我們便不再懷疑到那個看來是不相識的耶穌與我們的關係了。從此，我們便知道他是一個在我們身上具有着威權的人了。

真的要明瞭耶穌非以他的意志為我們的意志不可。我們應該成為耶穌的所有物。這樣，我們與他才生了真的關係。無論那一種基督教信仰都是不會有價值的，如果我們不把自己的意志放在他的意志之下。

耶穌並沒有要我們明瞭他究竟是誰，因為他的實體既非言語所能形容，又非思想所能領會。就是對於那些親自聽過他教言的人，他也沒有把他人格的至深處表現過。他從來沒有告訴過他們，他是大衛的後裔，是將來的彌賽亞，因他覺得這是不需要的。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他們無論在積極或消極方面都證明他們，因為他的緣故，的確已經從這世界進而至於另一世界；因為非如此，我們斷斷不能領受他所具有的那種內心的安祥。

對於這一切，我都加以堅決的肯定。這是我在研究和思考耶穌時的情形。因此，在關於歷史的耶穌的研究，那本書的後面，我就以以下數語殿之。我說：「他到我們這裏來，我們既不知其人，又不知其名。這正像他在湖灘上和那些不認識他的人見面一樣。他還說「跟從我」這句話。有些工作是他現在所要實現的。他把這些工作交給了我們，並且不絕地在指揮我們。對於一切服從他的人，無論其為智或愚，祇要他們有那種在平安、活動、奮鬥和困苦時和他共甘苦的經驗，那他就可以把他自己顯現出來，直等到他們心領神會地知道了他是誰為止。」

耶穌說：超自然的天國的實現，乃旋轉間事。其實，這天國到現在還沒有實現。所以有許多人聽說那個歷史的耶穌，也是有錯誤的，便大為驚異。

一切事，在福音書中，清清楚楚地記載着。在這種記載面前，我們將怎樣呢？基督教教義告訴我們：耶穌是

絕對不會錯的。對於任何事，他都不會錯。如果我們碰到了一些模稜兩可和模糊不清的地方，那我們是不是要替耶穌設法，使這些模稜兩可和模糊不清的地步與教義相符合？其實，耶穌自己從沒有以全知自居過。他對那個稱他為『良善的夫子』（馬太第十章十七節以下）的青年說：『祇有上帝是良善的。同樣，他也要反對那些喜歡以他為生而無過的人。我們對於精神界的真理所具的知識，其真偽不是一定要拿我們的歷史知識和普通常識來證明的。因為前者之領域和後者之領域不同。前者儘可離後者而獨立。』

歷史的耶穌是服從上帝的。這是他動人之處。就在這點上面，他已經比教義中的基督偉大了，雖然教義中的基督是根據於希臘的形而上學，而為無所不知毫無錯誤的。

自從我們證明了耶穌所說的話均為末世學所限止之後，自由主義的基督教便受了莫大的打擊。起初，他們相信歷史知識愈是進步，則基督教寬大的主義性質愈是顯著。因此，他們就致力於耶穌的歷史，如是有數世紀之久。到了十九世紀末葉，他們竟然接受了耶穌所提倡的以天國為地上的那個宗教，而且以為證據鑿鑿，可無疑義。然而過了不久，他們却不得不承認，這種說法祇有把耶穌的話現代化了之後，才能成立。揆之真的歷史，那是不行的。在這問題上，我自己也曾受過苦痛，因為到後來我也同樣地非把這自由主義的基督教所藉以號召的耶穌毀壞不可。雖然如此，我却相信自由主義的基督教並不因此而入於歷史幻想。反之，它足以適用於歷史的耶穌還是一樣的，因為在自由主義基督教的本身中，原無不合理之處。

以前自由主義的基督教用另外一種方法來使它的信仰和耶穌的思想相適合。不錯，現在它爲勢力所迫，而不得不把這方法放棄了。不過它却還是具有着耶穌的精神。換言之，耶穌的精神和自由主義的基督教不是相反，乃是一致的。自然，耶穌的思想和當時猶太人的彌賽亞教義適相符合。不過他從來沒有以教義爲念過，而且也沒有規定過什麼理論。他絕對不拿教義的標準來判斷信仰的是非。他從來沒有叫聽他的人因信仰而犧牲思想。反之，却要他們在宗教上加以思維。在登山寶訓中，他把道德論——這是宗教的純粹——裝滿在他們心裏，要他們自己來估定信仰的道德價值。在那些聽他的人所懷抱的彌賽亞希望上面，他把道德信仰的火點着了。因此，這登山寶訓便成功了基督教中用之不盡的「憲章」。藉着耶穌的威權，所謂道德是宗教的純粹這句話，便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真理。

還有，現在猶太人末世主義的宇宙觀既然已經成功了明日黃花，耶穌所說的愛的宗教更可以脫離專斷主義而獨立，因爲那模型已經打破。如今，我們儘可以自由在地使耶穌的宗教在我們內心中成爲活的能力了，因爲在我們內心中，那種純粹是屬於靈和道德的成分所需要的，就是這種宗教。在基督教中，有許多有價值的東西是從希臘教義傳下來而爲千百年來虔誠基督徒所保存的。因此，我們對於教會當敬愛感激之不暇。雖然如此，我們屬於教會，却正像保羅所說主的靈在那裏，自由也在那裏一樣。因爲我們相信，事奉教會，不在同情於信條，而在矢忠於耶穌的愛的宗教。倘使教會沒有耶穌的精神，那末，教會就應該容納任何方式的基督教信條，就是那些主張極端自由的基督教信條，也是應該容納。

一方面要注重基督教的信仰，而一方面又要使這信仰和歷史的事實相符合，這是我研究時所感受的困難。雖然如此，我却樂為之，因為我確實地知道，凡是真理，都是由於耶穌的精神而成的。

## 第七章 關於巴哈的著作

與關於歷史的耶穌的研究同時進行的，是一本法文的關於巴哈的書。這本書我也居然寫好了。一到春天，我總是和威杜在一起，而且為期總是有數星期之久。有時就是在秋天，我也如此。有一次，他說在法文中關於巴哈的書，傳記則有之，藝術的介紹尚為闕如。這他覺得是一種缺憾。因此，我就允許他在一九〇二年秋假替那些巴黎音學院的學生寫一篇文章，專論巴哈藝術底性質。

這工作把我引動了，因為以前我做聖威廉巴哈歌舞班琴師的時候，對於巴哈，無論是理論方面，或實際方面，我都下過深切的研究，而且也得到了許多思想。這工作正給我一個發表這些思想的機會。

不過直到假期終了，我所成功的，祇是論文的初步研究，雖然我孜孜矻矻地工作着。而且我又覺得這工作非進而為書不可。於是，我就大膽地把自己交託於命運之神。

在一九〇三年和一九〇四年兩年中，我把一切空閒時間統統放在巴哈上面。其時，巴哈全書在市面上不很多觀。即有之，亦係價值奇昂。幸而，他的作品我都應有盡有。這使我的工作輕鬆了不少。以前大學圖書館的限止，在於我是一種極大的障礙，因為我要研究巴哈，除了晚上之外，沒有別的時間。現在我已用不着再到大學圖書館中去念這些書了。因為有一天，我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月音樂店中，偶爾聽到在巴黎有一個婦人，

以前她是一個巴哈全書的訂購者，其目的在策進巴哈學會事業，以後她要把這一長條灰色而笨重的書處置掉，因為這許多書在她書架上佔去的地位太多了。她看我對於這些書十分欣賞，就用了極廉的十鎊錢的代價，把全書出讓了給我。這是一件僥倖的事，因為從此我就可以使我的工作成功了。

我雖然因為遍覽羣書的關係，略略知道音樂的歷史和理論，但是我從來沒有像一個以音樂為職業的人那樣研究過。因此，寫這本關於巴哈的書，在於我，實在是一件太不自量的事。不過我的目的並不是要產生什麼新的關於巴哈個人和他時代的材料。我祇要以一個音樂家的地位向其他音樂家談談巴哈的音樂就是了。因此，我立意把作品的主體成為巴哈音樂真的性質的解釋，以及奏演時正常方式的探討，因為以前大多數著作對於這兩點未免太忽略了。至於傳記和歷史，那不過是書的引子就是了。

雖然這工作在我力量之外，而且其艱難足以使我戰兢而有餘，但繼思之餘，我却聊以自慰，因為這書的目的並不在於巴哈學問成熟的故鄉德國，而在於那個完全不知道聖多馬音樂班領袖的藝術為何物的法國。

這法文書是我在德國演講和傳教時寫的，其困難可想而知。我從小就能講法國話，而且講的時候，可以和德國話一樣的流利。按照家庭習慣，我寫給父母的信，統用法文。但是我從來沒有把法文看為本國語。我的土語既然是亞爾薩斯語，那末，德國語就應當作為我的本國語，因為亞爾薩斯語乃是德語之一部。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一個人祇能有一種本國語。不然，我想他一定是自己欺騙自己。他也許以為對於兩

種語言一樣熟練。不過在思想時，他所用的，祇有一種。而且祇有在一種語言中，他真的可以自由，可以創造。如果一個人對我說：他有兩種語言，而且這一種語言和那一種語言，在於他，一樣的熟練，那我立刻要問他：在計算和作夢時，他用的是那一種？廚房中什件和木匠或泥水匠的工具，其名稱在那一種語言中，他知道得最多？沒有一個人不承認在兩種語言中間，一種是副的。這是我試驗的結果。

當我寫那本關於巴哈的書的時候，斯特拉斯堡法文教授濟羅脫對我書稿中的筆法，下了幾句評語。其有造於我，誠非淺鮮。他竭力提醒我，法文句子之需要音律，遠勝於德文。

關於這兩種文字的分別，最好我可以這樣說：在法文中，我正像一個在花香鳥語的公園中順着齊整的曲徑而徘徊着的人；在德文中，我却在一個大森林中漫遊了。這是我的感覺。在德國文字和土語接觸之後，土語中的新生命便不絕地向文字中流着。這種和土語的推陳出新的接觸，在法文中却是沒有的。法文的根據是文學。因此，是一種鍛鍊過的東西。反之，德國却還是在演化中。用最清楚最準確的方法來表現一種思想，這是法文所需要的。法文之美，也就在此。德文之美，却在字句的變化和意思的重複。照我看來，最偉大的法文創作，是盧梭的民約論。在德國，比較最美的是路得所繙譯的聖經以及尼采的超過了善惡。

因為在法文中我養成了一種習慣，就是行文必求整齊，表達必求簡淨，所以在德文中，我也非整齊和簡淨不可了。同時，在寫那本法文的關於巴哈的書的時候，我深覺得文字的作風，和我的個性太相酷似了。

用言語來表示藝術的判斷和印象，是一切寫藝術書的人所感受的共同的困難；而我之掙扎，亦即在此。

因爲一切關於藝術的話，正像說寓言一樣。

威杜再次三番地寫信來鼓勵我。所以到一九〇四年秋，當他在威尼斯休息的時候，我竟然可以把這工作已經進行到相當程度的話報告他。而且要他照他的允許，替我做一篇序文。這序文他立刻替我寫了。

一九〇五年，這獻給我巴黎第一個伯母史懷瑞太太的書出版了。如果她沒有在一八九三年使我遇見威杜，沒有再三地使我和他在一起，沒有招留我在她家裏，那我斷斷不會寫這本關於巴哈的書。

原來，這書的目的不過在補足法國音樂書的缺憾就是了。孰知在德國，這書也爲一般人所認可，因爲照他們看來，這作品儘可以充實他們對於巴哈的研究而有餘。對於這一點，我真驚喜交集啊！在藝術的保護者中，琉撥夫提議把這書譯成德文。於是，在一九〇五年秋，我就與布賴騰可夫書坊訂了一個德文版的合同。

一九〇六年夏，關於歷史的耶穌的研究脫稿了。於是，我就着手於巴哈書的德文版，不過我覺得繙譯自己的書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要使那作品差強人意，那非重新到原有的材料中去討生活不可。所以我就把法文的巴哈置之不理，而決意寫一本完全新創而內容較勝的德文書。這樣，我就從四百五十四頁的書中產生了一本八百四十四頁的鉅製。這把書坊中的人嚇壞了。這新書的頭上幾頁，是在拜壘特黑馬飯店中聽到了那部足以令人神往的T. J. S. S. A. N.之後寫的。起初，我化了幾個禮拜工夫，要着手寫這本德文的巴哈書。結果，我還是一敗。那天，我從會訊山回來。於狂喜之餘，我却把這事做成了。在底下有許多的各種不同的聲音，沖進我那間透氣不過來的房間的時候，我開始工作。一直到日高三丈，我才把筆放下。從那時候起，我便與高采烈地

致力於此，直到脫稿為止，雖然在這兩年中，爲了醫學課程，傳道生活，演講稿的準備，音樂隊的巡遊種種關係，而時作時輟。有時，我還須把工作停止着，有數星期之久。

一九〇八年上半年，那本德文版出來了。根據這本子，紐盟用了他生花之筆，成功了他的英譯。

.....

我所提出的意見，第一是關於巴哈音樂的性質，第二是關於正常演奏的方法。這兩種意見所以爲一般人認可，因爲它們是及時之作。自從十九世紀末葉巴哈全部作品出版之後，一般人均感到了興趣。於是，音樂界就看到巴哈並非經院派音樂的代表。但因爲他們不知道古的演奏法的緣故，便不得不尋找一個與巴哈格調相類的方法。不過這種新的知識完全沒有根據。我所寫的那本書，第一次把一般音樂家所特別注意的關於巴哈的意見，公諸大衆。因此，我得到了許多朋友。在剛出版時，鑑賞的信，接踵而來。就是到現在，我一想起這許多信，還是興奮越常。謨特爾是我所敬佩的一個音樂指導員。在曼尼克時，他的朋友把我所寫的那本書送給他，作爲路上的讀物。在到來比錫的火車和客店中，他一口氣把這書念完了。所以一到那裏，他就路遠迢迢地寫了一封信給我。不久，我遇見了他，並且和他暢敘了好幾次。

由於這書，我又認識了柏林巴哈音樂隊的指導員奧古斯。從那時候起，我和他中間的交情，一天天地密切了。

烏爾發原來醉心於巴哈。後來，我使她覺得他是一個更足以使人傾倒的人。所以她就寫給我一封長篇

大幅的信，接着她又寫了許多信給我，末了一封送到亞非利加的是用鉛筆寫的，她苦苦地寫這封信因為她的手患了瘋症，不能再用鋼筆。她這次要我在假期中用幾天工夫和她在一起。她唯一的要求是要我每天替她彈兩小時風琴。可惜我連一天空閒也沒有，因為過了不多年我就要到非洲去了。等到我返國的時候，她已作古。

## 第八章 論風琴和風琴的構造

一九〇五年秋，在還沒有研究醫學之前，我發表了一篇關於風琴構造的論文。這是巴哈書的一部分。說也希奇，對於那些十九世紀末葉所造的風琴，我總感到不興味。一般人雖然稱它們為高等工業技能的成績，但我總不能在這些風琴中找到快感。一八九六年秋，第一次到拜壘特而回家的時候，取道於司徒嘉德，目的在參觀司徒嘉德戲院子裏那架新的風琴，因為報紙上已經發表了許多關於這風琴的極熱烈的報告。斯底夫克斯琴師，無論從音樂或人格方面說，總算是一個第一流的人物。承他的雅意，給我看了這風琴。而孰知這輩聲一時的樂器，其音濁甚。這是我聽到的。還有，郎所奏的那段巴哈的走法，其音凌亂而不可識別。於是，我所說的現代風琴的聲音不是進化的而是退化那句預言，霎時間，便成了事實。在以後數年中，為求事實之確定與原因起見，於公餘之暇，我更竭盡所能，研究了許多舊的和新的風琴。此外，一碰到琴師和風琴工程師，我就和他們討論這問題。依大體論，一般人對於我所提出的什麼舊式風琴的聲音，較之新風琴的聲音更為動聽的那種意見，均嘲笑之不暇。我所寫的那本關於理想風琴的小冊子，只有少數人能懂。雖然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福音。一八九六年，我在司徒嘉德得到了啓示。過了十年，到一九〇六年，那本所謂德法兩國造琴和奏琴的藝術的書出現了。在這書裏，我承認着，法國的風琴構造較之德國的要高明些，因為從各方面看

來，前者還能保存古代藝術於萬一。

最好的風琴大概是在一八五〇年和一八八〇年之間造的。在這期間，那些具有着藝術本能的風琴工程師，竟然根據了他們專門技能的成績，把西爾裏門和其他十八世紀中偉大風琴工程師的理想，統統實現了出來。其間最重要的，就是那監造巴黎薩爾匹斯和但米兩地方風琴的卡發里。薩爾匹斯的那架風琴，在一八六二年完成的。雖然有些小的毛病，但在我所知道的一切風琴中，這要算是最好的了。這風琴，到如今還是可以用得，而且如果好好地保管的話，就是再過兩世紀也還可用呢！但米的那架風琴，在歐戰時為氣候所剝蝕了，因為他們把那幾扇顏色玻璃窗攪到了安全地方去。這位足以令人敬佩的卡發里，每禮拜在薩爾匹斯奏演。我和他碰見過幾次。他死於一八九九年。他時常說：『風琴管子中間的距離要寬大，而足使一個人盤旋於其間，這樣，其音必雅。』此外，還有德國北部的雷第格司脫，南部的發爾克，以及幾個和雷第格司脫一樣為卡發里所影響的英國和歐洲北部的樂師。這一切，都是我認為有價值而足以代表當時風琴構造的人。

十九世紀中，那些著名的手工業的風琴工程師便一變而為機器工業的風琴製造者。凡是不情願取這途徑的人，非失敗不可。從此，一般人所注意的，不再是音調的妍媸，而是調音管的現代化。祇要調音管多而價格低廉就是了。他們的目的不在於恢復風琴應有的美；反之，却完全盲從，把風琴中以前所有的那些美的地方，統統毀壞而代以工廠生產品。

舊式風琴的美和價值，低有在荷蘭得到了正當的欣賞。在荷蘭，那些琴師們並沒有因舊式風琴工業上

的缺點和演奏的困難，而犧牲偉大的音調。因為舊式風琴確有可以令人贊歎的地方，所以如今在荷蘭禮拜堂中，有許多大的風琴和小的風琴，祇要略加整理，就可以在相當時間免除工業上的缺點而保住其音調上之美。此外，就燦爛的舊式風琴的琴壳論，也恐怕要算荷蘭最豐富了。

以後，我在小冊子中所提出的那種關於改良風琴構造的意見，却慢慢地為一般人所注意了。一九〇九年，在維也納舉行了一個國際音樂大會。由於阿德勒的提議，這大會才另闢了一個關於風琴構造的部門。在這部門中，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和我合作着。結果，我們就產生了風琴構造的國際條例。其目的在掃除純粹工業的盲從，提倡幽雅樂器的產生。真正好的風琴，非把舊式風琴的美的音調和新式風琴工業上的長處溶於一爐不可。這是我們在以後數年中所愈是感到的。所以過了二十二年，他們還是把我所寫的那本關於風琴構造的小冊子原原本本地重印了出來，而且又承認了這改良的計劃。因為要使這重印的小冊子成為一種紀念冊的緣故，在原文之外，我加添了一篇關於風琴製造業現狀的附錄。其餘的，這重印版完全和以前所寫的相同。

最近，有許多德國的寫音樂歷史的人，他們竭力要把風琴推而至於巴哈時代。不過在我看來，就音調論，卡發里和其他的人所完成的那些值得紀念的十八世紀的風琴，要算最理想的了。巴哈的風琴不是理想風琴，而是理想風琴的急先鋒。風琴的要素是莊嚴。這是巴哈風琴所沒有的。所謂藝術，應有其絕對之理想。仿古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可以說：『等到完全的來了，那不完全的便要廢棄。』

現在風琴構造之應注重於藝術和音調，已經盡人皆知了。不過要把這單純原理運用起來，却是一件遲遲其行的事，因為現在的風琴都是由於工廠大規模地產生出來的。一架精心之構，而的確是有藝術性的風琴，比較一架壘斷市面而從工廠中產生出來的風琴，在價格方面，要多百分之三十。因此，凡是要供給真正貨色的人，就無立錐之餘地。教會當局用相當的錢買一架四十個調音管的風琴。如果要叫他們用同樣的錢買一架三十二個調音管的音樂，那真不易呢！

有一次，我和一個知音而以糖果為業的人討論和風琴風琴構造。他說：『製造風琴和製造糖果一樣。如今人們對於風琴和糖果一樣的不知好歹。沒有一個記得起那些用新鮮牛奶，新鮮奶酪，新鮮奶油，新鮮雞蛋，上等菜油，上等豬油，自然果汁，和真正的糖所造的東西的味道是什麼。現在對於用罐頭牛奶，罐頭奶酪，罐頭奶油，乾的蛋白，起碼菜油，起碼豬油，摻水的果汁，和任何甜料所造的東西，他們都已滿意，因為除此以外，沒有吃到過別的東西。不問質地如何，只要雅觀就是了。要是我拿以前那些好的東西賣給人家，那主顧們便望望然去了，因為我正像一個好的風琴工程師一樣，比人家要貴百分之三十……』

我跟音樂隊漫遊各處。這給了我一個領略歐洲各國風琴的機會。但是我時常覺得，其去理想風琴，尚不知幾千萬里。不錯，到有一個辰光，做琴師的一定要需要真幽雅而藝術化的音器，使風琴工程師不得不棄工廠產品而不用。唯不知何年月日，理想才能勝過環境耳。

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恐怕是風箱。十八世紀偉大的工程師和卡發里所用的風箱，含有士來弗蘭特音響板的成分，而其工業技能，却有不盡然之處。所以要等到我們只有其利而無其弊的時候，風琴的音才能滿意。當然，有許多風琴工程師還醉心於現代化的風箱，以為這種風箱並不遜於十八世紀的風箱；而孰知其大謬不然。

爲了真正風琴的緣故，我奮鬥着，並且犧牲了許多時間，許多精神。有時，我收到了不少關於風琴的計劃。要我核准者有之，要我修正者有之。爲此而夜以繼日者，屢見不鮮。有時，他們要修理一架風琴，或重建一架風琴。爲研究這問題起見，我就不得不親自出馬。爲此而僕僕風塵，東奔西走者，又不知多少次數。此外，又寫了幾百封給會督、執事、市長、牧師、琴師、會議主席、教會委員、教會長老，和風琴工程師的信，勸他們與其另置新的風琴，不若把他們所有的那些上等的舊風琴加以修葺之爲計得。我要他們注意的是調音管的質地，而不是調音管的數目。他們因着上等風琴管子的材料，以及柱子上冗繁的裝飾，所費不貲。其實，他們儘可以用這錢來修正調音的管子。這也是我信上所諄諄勸導的。詎知這些信札，奔走和談話，十之八九統歸無用。到末了，他們還是交易了那些從工廠中產生出來的風琴，因爲這種風琴的樣子在報紙上看來很是悅目。

我爲保存舊式風琴而奮鬥。這奮鬥總算是最費力的了。那些古色古香的舊式風琴已經判了死刑。爲求平反計，我不知化了多少唇舌。撒拉聽說她懷孕生育，便一笑置之。普通琴師們對於那些爲時代所剝蝕而破

爛不堪的風琴，早已瞧不上眼。一旦聽說它們既有藝術化而又有保存之必需，其冷笑當與撒拉相同。這種琴師，爲數正不在少哩！更有許多琴師，從前是很相得的，現在却做了我的對敵。他們的計劃是取消舊式風琴，而代以工廠風琴。當然，我做了他們的障礙。這是他們反對我的第一個原因。次之，他們反對我，因爲我迫着他們，叫他們不得不減少三四個調音管以表現全部調音管之美，雖然在他們看來，這三四個調音管是一定要的。

就是到現在，我還時常感到絕望。我眼睜睜地看着舊式風琴之重建和擴大，一直到它們把原有的美統統失掉了爲止。有時，甚至於被支解，而代以用重價買來的工廠中的劣貨。總之，拿現代思想來適合於舊式風琴，非至於把後者摧殘不可。

第一架我所挽救的風琴，在斯特拉斯堡聖多馬。這是西爾褒門所監製的一架不同凡響的音器。但是挽救這風琴的時候，真不知費去了多少氣力呢！

「在非洲他超度了許多衰老的黑奴，在歐洲他超渡了許多舊式的風琴，」這是朋友們提到我的時候所說的。

在我看來，建造龐然大物的風琴，乃是近代人類的精神錯亂。一架風琴的大小，應與禮拜堂和安放風琴的地方的面積相符合。一架真正好的風琴，祇要有五十或六十個調音管就足以應付最大的禮拜堂而有餘。如果我們把這風琴放在高的地方，而於四周留以空地的話，或問：全世界體積最大，發音最雅的風琴是那

架？則予之答覆：爲根據傳言和書本，體積最大有一百二十七個調音管，發音最雅的有一百三十七個調音管。

禮拜堂中間的風琴，比較音樂廳中間的風琴，更容易引起我的興趣。在音樂廳中，就是那些最上等的風琴，也不能充分地表現它們音調上的效能。在那裏，人數太多，所以音調的嘹亮和飽滿，就少掉了。還有，那些建築師每把音樂廳中間的風琴，隨便地放在一個角上。這樣，無論如何，它的音調就不能準確了。風琴所需要的房屋，要有一個用石頭造成的拱形圓頂方行，而人數不宜過衆，以免氣息壅塞之弊。在禮拜堂裏，風琴可以獨奏；在音樂廳中，這可能性却沒有了。音樂廳中的風琴，祇能補歌詠班和音樂隊之不足。我相信將來那些製音譜的人，一定要多用風琴以補足音樂隊之不足。那時，我們便可以得到一種由於音樂隊的嘹亮和伸縮性以及風琴的飽滿所合成的聲音了。以風琴補近代音樂隊之不足，這辦法，在技術上是有意義的。音樂隊可以由風琴而得到一種和笛一般的聲音，以作低音之用；換言之，自從風琴和音樂隊合作之後，音樂隊才得到了一種足以和高音相得益彰的低音。

在音樂廳中，使風琴的音樂和音樂隊的音樂合而爲一，我固樂以爲之。萬一我一定要在音樂廳中一個人演奏風琴，那我斷斷不能使這風琴成爲一架普通音樂的音器。反之，我却要用曲子的選擇和演奏的方法，使這音樂廳一變而爲禮拜堂。無論在禮拜堂或音樂廳，最好用歌詠班，把普通音樂變爲宗教禮拜，使歌詠班用合唱方法以與風琴的序樂相呼應。

我們可以任意地把風琴所有的那種平的聲音維持着。由於這種平的聲音，我們就得到了風琴的宗教

因素。因此，就是在平常房間裏，我們也不能把風琴看爲普通的樂器。

我所有的那個關於禮拜堂風琴的意見，就是在許多現代的風琴中，也已經實現了。這我已經看見過。關於這一點，我應當向那具有着藝術天才的亞爾薩斯風琴工程師海弗敬致謝意。至於他的思想，那是根據於西爾梭門所造的風琴而形成的。同時，我也感激有許多教會的委員會，他們獨具隻眼，不問琴之大小，而用他們所有的錢，買了許多最上等的風琴。

因爲我對於風琴的構造有了實際的興趣，所以勞作和杞憂便隨之而來。這種勞作和杞憂時常使我感到，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以及欲罷不能之苦。結果，我還是沒有把這工作放棄了，因爲在我看來，爲理想風琴而奮鬥，亦即所以爲真理而奮鬥。所不同者，僅範圍之大小耳。爲風琴構造的緣故，我犧牲了許多時間，許多精神，使許多禮拜堂不同凡響的風琴，出水火而登於衽席之上。所以一到禮拜天，才想到這些風琴正在發音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所犧牲的時間和精神已得其豐厚之代價。

## 第九章 決意做莽叢中的醫生

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三日，把那些寫給我父母和幾個極知交的信投進了巴黎亞美術的郵筒，告訴他們一到冬季始業，我就要學醫了。到後來，我還要到非洲去做醫生呢！在有一封信裏，我把聖多馬神學院院長的事辭了，因為既要學醫，時間就來不及了。

其實，這計劃在我腦海中已非一日。就是在求學時代，這計劃已經在醞釀了。現在，我不過使它見之於事實就是了。一方面我在四周圍有着成千論萬的人，他們處心積慮，櫛風沐雨地掙扎着，而一方面我却安逸度日。這情形我真不懂啊！在小學時，我看到許多同學，他們的家庭環境多麼淒慘，以視我們這些住在君斯巴哈牧師家裏的孩子所有的絕對理想的生活，何啻天壤。這現象也把我刺激了起來。後來，我進了大學，在那裏，度着安樂的日子。既可以求學，又可以在科學和藝術上有所建樹。雖然如此，我却還是不絕地在為那些因物質環境和身體關係而得不到這種幸福的人着想。是在一八九六年夏天復活節的一個早上，於君斯巴哈在起身時候，我就得到了一種思想，就是我斷斷不能把這幸運看為當然的事；反之，非有以報答之不可。接着，我平心靜氣地考慮了一番。其時，窗外百鳥齊鳴。在起身之前，我就決意研究科學和藝術，到三十歲為止，然後直接為人類服務。從前我會竭力地想過，究竟耶穌所說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

掉生命，必救了生命。」那句話，是什麼意思？如今那答案我已經找到了。不但如此，除了外觀的改變之外，我又得到了內心的無上的樂趣。

這樣，我把計劃決定了。至於工作的性質是什麼，那還在不知之列。這祇能依情形而轉移了。不過有一點，却很清楚。就是我應當直接地服務於人類，雖然所謂服務，其範圍模糊不清。

當然，我最初想到的是一些在歐洲的工作。從前我曾經爲了那些流離失所，無依無靠的孩子們提出過一個計劃，希望人們在自己受到照理應受的教育之後，還可以照樣幫助那些和他們有同等景况的孩子。一九〇三年，我做了神學院寄宿舍舍監。我搬進去的那間辦公室在聖多馬大學二樓。這房子地方寬敞，又有溫暖的日光，不絕地映照著，而我的試驗，也就在這地方開始了。我到處服務。結果，失敗的却十居八九，因爲那些以救濟無依無靠的孩子爲職志的機關，其章程中都沒有義務工作一則。比如斯特拉斯堡孤兒院燒了之後，我要求他們讓我暫時擔任教幾個孩子，孰知那個所謂院長，連盡情而言的權利也不給我。此外，我又試了幾個地方。但結果也還是不成。

在有一個時候，我以爲將來或者可以爲那些游民和受過圈圍之苦的人效犬馬之勞。第一我加入的是聖多馬的伊倫斯特牧師所舉辦的那件事。這事工他早已開始了。他每天下午從一點起至兩點止，在家裏和那些要求救濟以及住宿的人談話。他不肯立刻予以金錢上的濟助。他們要等待着。直等到他把情形調查

了。就在這下午，他或者上他們家裏去，或者去看他們寄宿的地方，以視其情形之是否合於他們所說的話。如此，他才肯幫忙。因此，需時甚久。爲了這緣故，我時常騎了自行車，馳驅於市鎮和城廓之間。不得申請人之住址者時或有之。不過按大體論，在調查之後而立即得到救濟者，爲數亦不在少。在我認識的人中間，情願把一部分錢交給我而聽我支配者，頗不乏人。

就是在求學時，我已經很活動於社會服務了，因爲我是一個聖靈馬大學學生會的會員。這學生會等於聖多馬的副收。每人必須擔任貧苦家庭若干家。每星期除了作探訪工作一次，把他們應得的東西送去之外，更須把他們的情形作一報告。這種分配的錢是從斯特拉斯堡輔助這事業的幾家舊家庭中捐來的。在數十年前，早已有這辦法。我們不過繼續進行使，其源源不斷就是了。每人每年須按戶徵募，有兩次之多。戶之多寡，各有定數。這是我所記得的。我生性畏葸，在人多地地方，即覺偏促不安。因此，這種徵募工作，在於我，誠畏途之不容。對於此道，就是到以後，我還是不很擅長，雖然以前也有過了相當的訓練。不過有一點，却是我的心得。就是捐輸者對於尼智多，謀堅忍不拔的徵募，較比普通的所謂攤派，要欣賞得多。就是人家拒絕，也祇得一笑置之。明乎此，對於徵募之道，思過半矣。

當然，因爲少不更事的緣故，對於所經手的錢，不能完全用之得當。雖然我們的動機再好也沒有了。那些捐輸者，原來也祇希望用這方法來鼓動青年人對於貧苦者的興趣。如是，捐輸者的目的，又何嘗沒有達到呢？對於我們的努力，他們既明瞭而又慷慨。這是我應當感激的。他們祇希望有許多學生能夠藉救濟之名，而自

動地爲貧苦者奮鬥就是了。

雖然有許多地方，我時常感到欲求事半功倍，非與組織合作不可，不過真正有效的服務，却還是要借助於認真將事的個人。這是在游民和受圍困之苦的衆人中間服務時感到的。我需求的是絕對的個人工作和絕對的獨立工作。如果必需的話，我也許聽組織的指揮。不過我總是希望着一種自由自在的個人工作。這希望以後居然實現了。在我一生中，僥倖之處不一而足。這希望的實現，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〇四年秋，有一個早上，我在大學的寫字桌上，發現了一本書，書面子的雜誌。這是我出去時人家放在那裏的。其中有着巴黎佈道會每個月工作的報告。有一位姑娘叫做社林，她時常把這雜誌放在那裏，因爲她知道我對於這佈道會素感興趣。以前這佈道會有一位宣教師，他的名字叫卡察力斯。他寫了許多的信。我父親在提到佈道事業的時候，時常把他的信朗誦出來。這些信對於我發生了深刻的印象。其時，我還未成年。那天晚上在預備功課的時候，一方面想要把這雜誌放在一邊，而一方面又無意識把這雜誌翻開了。偶爾，我看到了一個題目，這就是「剛果教會的需要」。

這是巴黎佈道會主席亞爾薩斯人波洛尼寫的。他說剛果殖民地的北部有一個省分叫做迦達。在那裏教會的工作人員太少了。在提出這種缺憾之後，他又希望這請求或者可以使那些上帝所屬意的人決意爲這急不待緩的工作而自告奮勇。末了，他又說：「凡是在聽到上帝呼聲之後而能說「主，我來了」的，教會就需要他們，因爲教會所要的，就是這些人；男女却是不拘的。」看了之後，我還是毫不動心地預備功課，而內心

的追求，也像浮雲一樣的掠過了。

過了幾個月，到了三十歲生日那一天，我正像比喻中所說『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化費，能蓋成不能呢？』那個人一樣。結果，我決意到非洲去，以實現我所有的那種直接服務於人羣的計劃。

任何人不知道我用意之所在，除了一個可靠的朋友之外。我寫了許多信到巴黎去。親戚故舊聞訊之餘，大為反對。他們反對的，不在於我所深思熟慮過的那種新事業的自身，而在我立意時所取步驟，因為事前我並沒有推心置腹地與他們磋商過。爲了這細節，在那多故的數星期中，他們異想天開地和我爲難。最荒謬的，是那些神學界的朋友們。他們的反對，簡直駕普通人而上之，雖然他們無疑地可以根據於保羅在加拉太書中所說的那句『不要與血肉商量』的話，頭頭是道地講一篇道理，證明保羅在服務耶穌前，是如何的不與血肉商量的。

一切親戚故舊都反對我，因爲照他們看來，我的企圖太無謂了。他們說我正像一個拿天賦之才埋藏着，而要用假的錢來求蠅頭之利的人一樣。祇有那些不致於放棄他們在科學和藝術中所有的天才和造詣的人，才可以在無教化中間服務。威杜愛我如己，他斥責我，說我像一個手無寸鐵而投身於火綫——其時還談不到戰壕——的軍官一樣。有一個浸沉於現代思想的婦女，她說爲非洲土人醫藥上的需要而奔走呼籲，專事宣傳，比較我所決定的那件工作更爲有效。她又說：如今宣傳乃事實之母，哥德在浮士德中所說的那句

「第一件事是行爲」的話，已成了明日黃花。

我和那些自號爲基督徒的人，實在辯論得舌敝唇焦了。我真詫異，因爲他們沒有看到，凡是以耶穌所主張的愛爲懷的人，都有走入奇突生活的可能，雖然他們從新約中知道這生活是可能，而與整個秩序一致的。以前我以爲凡是明白耶穌所說的話的人，對於一切在普通理論看來是不合理的事都當欣賞之不暇，雖然他們對於我所有的那個問題也許不如此。不過經驗却告訴了我。有幾次，祇要我一根據於耶穌的愛，對於一種事業予以服從，非我爲自負者，便隨之而起，雖然我極不情願以此爲自圓其說的話。爲了那些似乎是可以啓迪我內心生命的人，我在受苦哩！

在我立意之前，我當然致慮過。不過一般人還是不能看到我致慮時的思路，雖然我屢次提出反駁。他們以爲我所以如此，一定是因爲有隱痛的緣故。或者說我因爲聲譽不能鶴起，所以失望了。其實這完全是無根之談，因爲就是在年輕時，我已經獲得了一般人的嘉許。在普通人，這種嘉許祇能在畢生勞力，畢生奮鬥之後，才能得到。還有許多人，甚至於說我之所以如此，是因爲有失戀經驗的緣故。

他們不肯探進我內心的至深處，祇承認我是一個神經錯亂而少年老成的人就是了。因此，他們對待我，既疼愛而又譏諷。雖然如此，對於他們那種不肯探進我至深處的盛情，我又何敢厚非。

親戚故舊說我的計劃不合理。這也是當然的事，因爲我深深覺得凡是特立獨行的事，都是一種冒險。祇有在某種情形底下的人，才能看到這事的合理和成功的可能，雖然我承認理想者的見地是也應該清楚的。

至於我這件事，那我確定是一種合理的冒險，因為我不但從各方面放慮過好久，而且自問凡是在理想路上徘徊的人所應當具有的條件，比如健康，神智，精幹，常識，毅力，持重等等，我都應有盡有。對於物質，我也不很缺乏。此外，我更相信，就是到了計劃失敗的時候，以我個性論，我還是可以忍受。

此後，有許多人，他們要有同樣的冒險，所以來徵求我的意見，或就教於我。不過十之八九，我總不立刻鼓勵他們，因為我是相信個人行動的。我以為凡是所謂特別的事，都是從不甯靜的心志中產生出來的。有許多人要把自己獻身於更偉大的事業，因為那些在他們左右前後的事都不能使他們躊躇滿意。有時，他們所下的決心由於其他原因而形成。只有那些對於任何事工都能重視而以悉心赴之者，才能有捨普通工作而就非常生活之權利。只有那些甯取常道而不好高立異，甯埋頭苦幹而不作英雄思想的人，才能成爲現在世界所需要的精神界的冒險者。在行動中是沒有英雄的。只有在克己服禮和艱苦生活中才有所謂英雄。這種英雄，以數字論，並不在少，不過知者甚鮮就是了。一般人對於他們是不知道的。

略萊爾的英雄和英雄的崇拜，並不是一本耐人尋味的書。

一大半因情感衝動而覺得可以投身於獨立事業的人，都已經爲環境所迫而變節了，因為他們不是一兩個應當贍養的人，就是一定要藉原有之職以糊口。只有那些富有資產和可以得到朋友維護的人，在物質方面才得謂之自由者，才能在現在世界中踏上獨立事業的途徑。以前我們儘可以投身於義務工作而無

凍餒之虞。現在經濟太艱難了。凡是要投身於義務工作的人，不但有困於經濟的危險，其精神亦必因之而受厄。

因此，我不得不承認，許許多多有作為的人，都因環境關係而放棄了他們的獨立行為，無論這行為對於世界有多少貢獻。這不但是我的觀察，而且也是經驗之所得。

凡是有踏進自由生活機會的人，都應該以虛懷若谷的心來接受他們的幸運，因為有許多其他的人，無論如何願意，如何能幹，都不能走上這一步。他們應當以虛懷若谷的心來調節他們所有的那種堅強意志。只有那些追求和等待的人，才能找到他們所期望的事工的出路。那些少追求少等待而多工作的人，真是快樂啊！那些真正能完全犧牲的人，真是快樂啊！

還有，那些僥倖的人更應當拿逆來順受的態度來應付一切反對而不與之過較。有時，我們可以一笑置之。決不能希望人家不予以反對。即使人家反對更烈，我當也應坦然處之。阻礙足以使一個人的力量表現出來。阻礙足以加強一個人的力量。只有這種力量，才能戰勝阻礙。抵抗不過把力量耗費掉就是了。

人類中所有的理想，祇有一小部份能夠在行為中表示出來。其餘的，祇能求之於無形之效果。雖然這種效果比較衆目昭彰的事業所產生的效果要有價值得多。無形的效果和有形的效果，其關係正像深海和海面上翻騰着的波濤一樣。有許多人祇能把他們興趣之所在的事為副業而不能作為正業，而孰知善的潛勢即在於這些人身上。有許多人祇能在一件不生不死的職業中討生活，因為他們要謀生，要滿足社會的需求。

在這種不生不死的職業中，所謂個性的表現，是沒有的，即有之，也是很少，他們的生活，較之機械，相差無幾。雖然如此，他們却還可以立於人的地位，向社會服役。現在的勞動都已組織化了，專門化了，機械化了。因此，問題也就發生了。不錯，要解決這問題，我們非叫社會竭力維護人權，把勞動狀況改良不可。不過更重要的，却歸在受厄者的自身。他們不可以一味屈服於命運之下。反之，他們却應當根據他們的精神活動，在不幸的環境中，竭力維持他們的地位。任何人都能保持他的性命，不問他的職業是什麼。凡是能為人類謀幸福，並且能特立獨行地抓住他們做人的機會的，都能保持他們的性命。這樣的人，可以入於精神事業和理想事業之列。所謂命運，是斷斷不會阻止一個人於職業之外直接服務於人類的。如果這種服務還沒有實現，那是因為我們把機會失之交臂的緣故。

每一個人都應當在他原有的生活中努力着。對於人類，要真的克己。這是人類的希望。因為把機會失之交臂的緣故，許許多多有價值的事便都歸於烏有。祇有那些從意志和行動中產生出來的價值，才得謂之真價值。或曰：這世界再物質化也沒有了。其實，這是一種無根之談。這世界又何嘗如此呢？根據我對於人類的知識，我深信人類高尚意志的力量實很充實的，不過它沒有統統表露出來就是了。溪澗中的流水，較之地底下潛伏着的泉源，何足道哉？有形的理想，和人類心坎中深藏着的理想，其關係亦是如此。不過後者之理想還沒有奔放出來就是了。即使奔放，也是難得的事。我們應當使禁錮着的得到解放，使地底下的泉水噴射出來，這就是人類所期待的。

照那些識認我的人看來，在我計劃中，那最不合理，不在於地方，而在於工作，因為我到非洲去不是宣教而是行醫，而且就是因為這緣故，到了三十歲，我還須走入長時間的苦讀生活。無疑的，這生活在於我是一件十分費力的事。老實說，對於這以後幾年，我真戰慄啊！雖然如此，我之所以選定這醫生的路，却有所見而然的。其理由十分充分。在這天稔上，其他思想，真塵埃之不如。

我之所以業醫，因為我可以做一件實事求是而不必坐而言的工作。在過去幾年中，我總算已經立言過。既為神學教授，又為教會牧師。當然，對於這些事工，我該慶幸之不暇。不過我不要再以言語來討論愛的宗教了。為今之計，唯有把愛的宗教施之於實行之一途耳。這是我對於新的工作的認識。有了醫學知識，那無論到什麼地方，我就可以用極完善的方法來表現我的抱負了。這種知識特別需要，因為我是要到非洲去的。據那裏宣教師的報告，在我所要去的那地方，醫生乃是一切需要中之最大者。有時，患病的土人到他們那裏來，土人的希望是疾病的醫治。但因為沒有醫藥設備的緣故，祇得聽之。這是非洲宣教師在他們雜誌中所提出而引為遺憾的。醫生既為那些可憐的人所需要，所以我就決定學醫是值得的。有時，我也許覺得犧牲時間未免太多了。不過我時常想到哈美支和漢尼拔的故事。他們在沒有長驅直入地走進羅馬之前，第一步工作就是戰勝西班牙，雖然他們所用的時間是很多的。

此外，還有一點，亦足以使我走入這醫學生活。根據我對於巴黎布道會的認識，我深深地懷疑着，究竟他

們能不能允許我做一個宣教師。

父親對於巴黎教會特別表示同情，因為它的思想很自由。這是任何教會所不如的。卡紮力斯和其他重要的宣教師，在他們報告中所呈露的，並不是甜言蜜語，却是基督徒所應當具有的那種簡單而純潔的精神。不過一等到我要加入他們的工作，我卻立刻明瞭，巴黎布道會委員會之斤斤於正宗思想，和其他教會，原是一邱之貉。溫文爾雅的布道會主任波格尼聽說有人看到了他的「訴狀」，情願自告奮勇，加入剛果教會，便覺萬分欣忭。不過他立刻暗暗地告訴我，那些委員們對於我的神學思想也許有嚴重的反對。所以這問題非預先解決不可。我堅決地告訴他，我的目的只在行醫。這話當然可以減輕他心中的杞憂。不過不久，他又通知我，有幾個委員還是反對，因為照他們看來，在教會中做醫生，不但應當有準確的基督徒的愛，而且也應當有準確的基督徒的信仰。因此，我們決定暫不作杞人之憂，來日方長，在此期間，那些反對我的人，也許可以得到真正的基督教合理化，亦未可知。

無疑的，瑞士國那個比較地更開明的布道總會一定可以接受我，宣教師也好，醫生也好。不過那個要我到非洲去的呼聲既然是由於巴黎布道會雜誌中的一篇論文，那我便應當加入這布道會和它在剛果的工作，如果可能的話。還有，我的問題是根據耶穌的福音，一個布道會應當不應當祇爲了思想不夠正宗，便自以爲是他把工區內土人的痛苦置之不顧，而拒絕了一個醫生所情願拿出的貢獻？這是我百思不解的。

雖然如此，我也沒有時間和精神去關心這以後的問題了，因為我現在已經開始學醫。每天的功課和麻

頗已經夠忙了。

## 第十章 學

我竟然以學生的地位把名字交給了醫學院斐靈教務主任。其時，他幾乎把我交付在精神病科同事的手中。

一九〇五年十月抄，有一天，在濃重的迷霧中，我第一次去上解剖學。

還有一個法律問題要解決。按理，我在大學中既然是一個教員，那我便不能同時處於學生之列。如果我祇以旁聽者的資格去上醫科，那末，依照現行章程，我便沒有應考的權利。雖然如此，當局們却根據了友誼的精神，應付這困難。他們允許我考試，祇要醫科教授證明我的確已經上過他們的功課就是了。那些醫科教授又決定，因為我是一個同事，所以一切所上的功課，都可免費。

現在我才不斷地和因懨掙扎了，如有數年之久。我還不能立刻辭去神學的教職以及教師的缺分。所以一方面學習，一方面我還須教授神學。到了禮拜天，十之八九我非講道不可。同時，在學習的頭上幾時，神學中的功課特別繁重，因為我們剛才在討論保羅的思想。

如今風琴問題比較以前更叫我麻煩了。巴黎巴哈學會是在一九〇五年由布勒脫、特卡司、福耳、威杜、季爾蒙、特印第和我自己幾個人發起的。布氏是這學會的指導者。學會所舉辦的一切音樂會，凡是關於風琴的，

他統統要我擔任。因此在這幾年當中，一屆冬令，我一定要上巴黎去，而且動輒數次。每一次音樂會，至少要費三天功夫，雖然我祇要參加最後一次的練習，而且表演了之後，在晚上我就可以回斯特拉斯堡。許多聖尼古拉的經文是在巴黎和斯特拉斯堡中間的火車上擬就的。同時，我又須在巴塞羅納 *Otlos Catala* 的哈音樂會奏琴。現在我在音樂會奏琴的次數比較以前更多了。這不但是因為在最近幾年中一般人都已經知道我是一個琴師，而且也因為神學院院長的薪水已經取消，非尋找新的收入不可。

因為時常到巴黎的緣故，不久，我便在那城裏遇見了許多朋友。這倒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在這許多朋友中間，我知之最稔的，是那個名聞一時的學者來那契的夫人法拉芬和浦脫拉司太太。浦氏與厄熱泥皇后過從甚密。冬宮裏面那幅婦孺皆知畫圖，就是浦氏的手筆。這畫是她在皇后面前寫的。在斯特拉斯堡鄉下，浦氏有一個別墅。在那裏，我不時看見她的朋友梅特涅山特。梅氏是拿破崙第三時代奧地利亞駐法大使的妻子。當時瓦格涅在巴黎音樂館裏所以能產生他的 *Tannhauser*，就是因為梅氏的關係。對於她，瓦氏當感激之不暇。有一次在跳舞會裏和拿氏談話的時候，她勸他把這歌劇也放在表演之列，她在外面看來，似乎有粗魯之嫌，其內心却聰明睿智，溫文爾雅而有餘。從她那裏，我聽到了許多瓦格涅在巴黎的軼事。此外關於拿氏近侍的趣聞，我也聽到了不少。至於這得天獨厚的女才子，其心靈到了以後，根據她所寫給我的信，我才知道。其時，我已在非洲。

此外，在巴黎我又與胡司美德時相過從。她是一個以教讀為業的亞爾薩斯人。

Ortes Catala 的指導者彌列是一個第一流的藝術家，同時也是一個富有思想的人，在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時候，我已經有了這樣的感覺。由於他的介紹，我遇見了名馳遐邇的建築家哥地。其時，哥地正從事於那座令人驚異的聖家庭禮拜堂，而且祇完成了一扇龐然大物而以樓閣為冠的大門。他和中世紀其他建築家一樣，在剛剛着手的時候，他已經感覺到這工作非數十年不成。在靠近禮拜堂地方，他有一座小的茅舍。有一次，他和我在這茅舍中談話。他談話時的神氣，正像那個和他具有同樣國藉的魯爾一樣。他告訴我，這建築中的綫的排列，正足以表現三位一體的意思。這種神秘的論調，我真不能忘記啊！他說：「這意思斷非法文、德文或英文所能表達，所以我用加達魯尼亞文。你可以領會這意思，雖然加達魯尼亞話你是不懂的。」

在大門口的石頭上，雕刻着一幅「出亡埃及」的圖。那匹驢子，擔了重負，在不勝其勞的情形下匍匐着。當我凝視着的時候，他對我說：「對於藝術，你有相當知識。你也許覺得這匹驢子，並不是杜造出來的。其實，在這石頭上，沒有一件東西出之於幻想，都與實際相符合，比如約瑟、馬利亞、嬰孩耶穌、聖殿中的祭司等等。這一切，都是從我所碰到的人中間選出來的。我先用石膏把他們造成模型。然後根據模型，把他們雕刻出來。至於那匹驢子，那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們知道我在那裏找一匹「出亡埃及」的驢子，於是，他們就把巴塞羅納那些最上等的驢子帶了來。結果，我都不能用。馬利亞和嬰孩耶穌所騎的，並不是一匹健壯的牲口。這牲口雖然老弱，在牠的臉上，却呈露着溫存的態度。牠知道為什麼他們要用牠。我所物色的，就是這樣的一匹驢子。末了，我在一個賣肥皂粉婦人的貨車中找到了。這驢子的頭，差不多一直要垂到地上。我用盡氣力要這驢

子的主人把牠帶到我那裏。於是，慢慢地用石膏粉把牠仿造起來。這婦人不絕地狂喊着，因為她以為這驢子是不會生還的了。「出亡埃及」的那匹驢子，是如此的。牠所以能夠引起你的注意，因為牠不是幻想，而是從實際生活中產生出來的。」

那篇關於風琴構造的論文和關於歷史的耶穌的研究的末了一章，是在開始學醫的頭上幾個月中間寫的。一九〇六年春，我把神學院院長的職司辭了。因此，我非離開神學院不可，雖然我從學生時代起就住在那裏。與這許多圍牆中的古木訣別，誠非易事，因為我和它們已經相交有年了。後來，我却知道我還是可以在聖多馬分會所有的那座輪奐大廈的房子中。這是一多外麼愉快的事。庫圖斯腓特烈以前是喀爾馬的教區長。後來，由亞爾薩斯全體牧師的要求，立為亞爾薩斯路得會會長。他住在這分會的房子中，地方很大。他把三角頂底下的四間閣樓給了我。這樣，我便可以繼續地住在聖多馬範圍之內了。在雨色濛濛的一九〇六年懺悔星期二那一天，學生們把我的東西從聖多馬房子的這一扇門，搬進了那一扇門。

在庫圖斯家裏，我可以像自己人一樣，自由進出。這對於我實在是一種造化呢！上面我提到的那位庫圖斯腓特烈是柏林著名希臘文專家的一個兒子。他娶了巴登路易薩公爵夫人的女兒埃爾克路易薩公主。這公爵夫人，就是腓特烈皇帝的一個妹子。因此，這家庭是「家學淵源」和「出身名門」的結合。若論精神生活，那末，這家庭的中心人物要算是那年高的埃爾克伯爵夫人了。她原來是涅沙忒爾附近的梅依公主。現在

因爲身體關係，她已經足不出戶了。她酷好音樂，爲了不能參加音樂會的緣故，她很難受。因此，她要我在每天晚上替她奏一小時鋼琴。這也是一種聊勝於無的辦法。她現在雖不很見客，我却知之較稔，因爲我是每天替她奏鋼琴的。這位卓越的貴婦人對於我慢慢地發生了影響。我人格中的磨鍊，就是她賜的。

一九一〇年五月三日，有一位飛行家叫做溫席的，他從斯特拉斯堡諾道夫的體操場飛起。在斯特拉斯堡上面有飛機經過，這總算是第一遭。而且這一次是完全出於意料之外的。其時，我正巧在這伯爵夫人的房間裏。因爲她行動不能自由，所以我扶了她，走到窗的旁邊。這飛機飛得很低，從屋面上掠過，後來不見了。在這時候，她用法國話對我說：『我的生活真是希奇啊！從前我和洪保德討論過關於定律的問題。現在我却親眼看見人的確能克服空間。』

她有兩位沒有出閣的女兒。一位叫亞達，一位叫古爾達。她們和她同居着。她的兩位女兒都和她一樣的對於丹青富有天才。亞達是痕詣的高足。我把寓所中朝北的一個房間給她，作爲她工作之所。其時，我還是神學院院長。同時，我也做過她的模型。這是她母親請求的。她有過一次嚴重的割症。這割症果然把她那種無可救藥和痛苦萬狀的病症暫時減輕了。在這割症之後，她覺得只有丹青生活可以恢復她的身體，而我之所以替她做模型，就是爲此。這像到了我三十歲生日那一天，她才寫成。我末了一次坐在那裏的時候，思想像波浪那樣翻騰，但是她却一些兒也沒有感到。

這位年老的伯爵夫人有一個舅父，他在熱帶的時候，一到晚上，從來沒有禿着頭出去過。她要我照例而

行，以紀念她。爲了她的緣故，所以我現在就是在熱帶上，白天無論如何炎熱，一到晚上，我還是不讓涼風來颳在我的頭上，雖然這是一件痛快的事。我如約而行。這倒於我很適合，因爲我從來沒有過寒熱病。雖然這病並不是因爲在熱帶上到了晚上禿着頭而來的。

一直到了一九〇六年春寫好了關於歷史的耶穌的研究並且放棄了神學院院長職司之後，我才能悉心從事於新的研究。於是，我就竭力地研究自然科學了。對於這功課，在高等學堂時，我已經十分地感受興趣了。結果，我還是可致全力於此。這種知識是我所需要的，因爲它可以在我所研究的哲學底下，立了一個很結實的根基。

自從研究了自然科學之後，不但我所希望的知識增進了，同時我也得到了一種心靈的經驗。對於人本主義，我素常關心。不過我總覺得在心理方面，這是一個危險，因爲根據人本主義，沒有一種真理是實有其事的，祇有意見和問題發生關係的時候，才有所謂真理。要是在歷史和哲學的領域中尋求真理，那非碰到衝突不可。一方面是實體的感覺，一方面是創造的想像力。二者不絕地鬭爭着。事實所提出的論證，總不能切切實實地把那種極巧極妙的意見完全打敗。現在的所謂進步，完全依據於巧辯的意見。我們的實體觀察力，早已失掉了它的功用。

眼看着這戲劇的出演，並且毫無標準地和那些完全不知實體爲何物的人相周旋，這真難受啊！現在，我

已經在一個不同的領域中了。所有真理，都與實際相符合。其與人人，動不動就要拿事實來證明他們所說的話的可靠不可靠。我覺得這種經驗，為謀知識進步起見，非有不可。

不錯，我是醉心於實體的。不過我絕對沒像其他人一樣，把入本主義看為敝屣之不如，反之，因為我研究了化學，物理學，生物學，植物學，和生理學，所以我更覺得，除了那些單單根據於事實的真理之外，在相當範圍內，思想中的真理，也是可以有的，或至於必需的。無疑的，頭腦所創造出來的知識，一定有主觀的成分夾雜着。不過同時這種知識，比之單單根據於事實的知識，要高得多呢！

單單把生命的現象紀載着的這種知識，既缺而不全，又不能令人滿意，因為這種知識對於所謂在宇宙中我們的地位是什麼，人類生存的目的，何在那種重要的問題，不能予以最後的答覆。人類是包含在大生命之內的。這種大生命的意志和定律，根據於宇宙生命。直等到我們在個人的生命中經驗到了宇宙生命之後，在這大生命之內，我們才可以找到應有的地位。我斷斷不能明瞭在我自身以外的大生命的本質，如果不以那在我自身以內的大生命為根據的話。入本主義的目的就是在根據這種反而求之己的知識來明瞭宇宙的生命，以及個人生命和宇宙生命的關係。不過入本主義是得不到真正的真理的，如果它所有的那種創造精神沒有實體意識的話。還有，入本主義的創造精神，在反省到大生命本質之前非先知道了大生命的事實不可。

一九〇八年五月十三日，我攻的是解剖學、生理學和自然科學。求學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對於功課，雖然很有興趣，但是一個在三十歲以上的人的記憶力，總趕不到一個二十歲的年輕學生了。還有，我正像愚公移山一樣，把純粹科學從頭至尾地讀着。對於攻試，却一些兒也不準備。直等到最後數星期，經同學們勸告之後，我才加入了一個專以趕攻為目的的團體。這樣，我根據其他學生所保留着的紀錄，我才可以知道那些教授們所時常問的是什麼，他們所願意聽的是什麼。

攻試的成績超過了我的希望，雖然在這幾天之內，我已困憊極了，而且這困憊的情形，在我整個生活中，可以說是空前的。

以後是實習了。這比以前更容易得多，因為各種科目，都有雷同之處。

我對於藥劑學特別感受興趣，因實習是加尼教的，理論是斯密特堡教的。斯氏就是那個極有名的研究「實艾替里斯」出處的人。

關於斯氏和他的朋友，解剖學專家許司爾勃，在大學中有一段趣聞流行着。有一次，許氏要在亞爾薩斯一個鎮上的成人教育會中演講人類學。當然，他非提到達爾文的學說不可。他有些害怕，因為他也許開罪於人。他告訴了斯氏。斯氏的答覆是：「不要放他們過去。盡量地把達爾文主義告訴他們。不過不要用「猴子」這個字就是了。這樣，他們既可滿意於達爾文，又可滿意於你。」許氏遵命而行。果如所言，一切都很順利。

其時，亞爾薩斯人正要求在他們那裏設立一個大學的分校，以滿足一般人對於教育的需求。有一天，哲

學教授溫但班在會議廳裏驚喜交集地說：有一班工人代表要他演講幾次關於黑智兒的問題。他說話時，異常興奮，因為這班普通百姓，也居然根據於他們對於真價值的健全感覺，而以黑智兒爲重了。不過後來我們却知道，你們所要聽的乃是赫克爾以及一八九九年出版的宇宙之謎中他所提倡的那種類似社會主義的唯物主義的普通哲學。在他們的亞爾薩斯發音中， $\text{H}$ 和 $\text{A}$ 和 $\text{O}$ 是一樣的。

過了幾年，對於那位我所敬佩的斯密特堡我居然得到了一個効勞的機會。一九一九年春，有一天，我正好走過斯特拉斯堡諾道夫車站。其時有許多法國當局所要驅逐出境的德國人，正在那裏等待着。他們就要被輸送出境了。在這許多人中間，我看見那個可愛的老先生站着。我問他有什麼家具要我替他保管，因爲這些人沒有一個可以把家具帶走。他就把脖子底下那個用新聞紙紮着的包指給我。這是他對於「實麥苔里斯」最後的研究。這些人身上穿的或手裏拿的都要經車站上法國當局的檢查。他深怕他們不應許他把這一大包書稿帶走。所以我就接了過來。過了幾時，我找到了一個比較安全的辦法。於是，我就把這書稿寄到巴登巴登，因爲他和幾個朋友都躲在那裏。這書出版不久，他就死了。

起初，念醫學的時候，我不時有阮囊之苦。以後，情形却進步了，因爲我那本關於巴哈的德文版，確是一種成功。同時，因音樂會，我又賺到了不少的錢。

一九一一年十月，醫學國政。這筆費用是我前月從曼尹克法國音樂大宴會中賺來的。在這大宴會中，我擔任了威杜最近寫成的 *Symphonia Sacra* 關於風琴的一部分。音樂隊的指導者就是他自己。十二月十

七日末次攷試。主攷是馬德倫。他是一個外科醫生。攷試之後，在一個隆冬的晚上，我走出了醫院。其時，月色無光。在這黑暗中間，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已經脫離了這最緊張的醫科生活。我再三提醒自己，我的確是清醒着而不是在作夢。以前馬德倫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時常對我說：『祇因為你有這樣一個健壯的體格，所以你能夠當得起這工作。』在走出醫院的時候，這聲音我似乎又遠遠聽到了。

現在，我要以義務員的資格在許多醫院中服務了。這樣，我才可以完成這一年的實習。同時，我又要寫我的博士論文了。有許多作家從醫學方面證明耶穌是有神經病的。我先要把這許多材料統統搜集起來，然後加以研究。這是我所選擇的博士論文的題目。

與我最有關係的是洛司旦、希爾士和賓納散該耳的作品。以前我研究過耶穌的生活，而且又指出過，在耶穌時候，猶太人所期待着的世界的末日以及超自然彌賽亞國家的實現。那時一般人立刻說我不但使耶穌成爲一個幻想者，而且又使他變爲一個荒謬絕倫的人。這是他們對於我的非議。現在我却要從醫學的觀點來確定耶穌所有的那種異乎尋常的彌賽亞意識是不是因了神經錯亂而有的。

耶穌的真相是如此的。他相信他是未來的彌賽亞。因爲在那時候所通行的宗教思想中間，他那種強有力的人格，祇能叫他覺得他就是這種思想中所有的那個人。而且就其精神本質論，他也實在是先知們所預言的那個道德的統治者。

## 第十一章 準備到非洲去

其時，我已經準備到非洲去了，雖然我還須同時從事於醫學博士的論文。一九一二年春，我把大學中的教職和聖尼古拉的位置統統辭了。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間冬天，我教的是宗教宇宙觀和研究世界宗教史之後所得的結果的融會，以及宗教宇宙觀和自然科學所有的事實的融合。

末一次向聖尼古拉教友講經時，我用的經文是腓利比書裏面保羅的祝福。他說：「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在過去數年中，每次禮拜，我總用這話來結束。

不再講道，不再演說，在於我實在是一種莫大的犧牲。從前我在聖尼古拉和大學中工作過。現在我却不能再有這工作了。因此，在動身之前，每次走路，我總竭力避去這兩個地方，因為我一看見，就覺傷心欲裂。就是到現在，大學進口東面第二個教室的那幾扇窗，我還不忍去看，因為一大部分的功課，是在這教室中教的。

結果，我還是離開了聖多馬我所住的那個宅子。最後的幾個月，我和妻子二人在君斯巴我父親的牧師住宅中居住着，因為那時我用不着再出去了。妻子北勒斯勞是斯特拉斯堡歷史家的女兒，是在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八日結婚的。她幫我弄成這許多書稿，並且替我校對，在於我，她實在是一個難能可貴的合作者。其時，我們還沒有結婚。現在她又在我了，因為有許多作品，非在動身到非洲前脫稿不可。

一九二二年春，在巴黎對於熱帶地方所用的藥品，我已經研究過了，而且已經開始購置在非洲地方所需要的一切東西了。起初，在研究醫學時，我所得到的的是科學知識。現在我要施之於實用了。在於我，這也是一種經驗。從前我所致力的祇是知識。現在我要根據於各種一覽表把所要買的東西開成一張單子，並且天天到街上去，在鋪子裏，走來走去，尋找我所需要的東西了。此外，我又要查看賬目，檢點發票，整理行裝，預備準確的單子，以作海關檢查之用，並且從事於許多類似的工作。把許多用具、藥品、綁帶和其他醫院中所需要的東西搜集起來，真是一件既費時間，又費精神的事。至於原始森林中家具的準備，那猶其餘事。起初，我覺得在這種瑣碎事情中討生活似乎是一件極缺力的事。後來，我却得了一個結論，就是為物質生活而奮鬥，我們也應當以全力赴之。現在我更進步了。就是一張買東西的單子，也應當開得乾乾淨淨。我最討厭的是那些既不潔淨又不實用的出品一覽表。有時，就是那些賣化學出品的人，也是如此。好像這公可祇能把編製交給一個無知無識的人似的。這種令人生厭的情形，到現在我還時常感覺到。

因為要得到事工費的緣故，我在親戚故舊間，一家家地作將伯之呼。我所有的那種工作，祇是一種志願，究竟應當有不應當，還不能拿成績來證明。所以要他們幫忙，真是難乎其難，這是我所經受的困難。有許多朋友和認識的人，他們總算沒有叫我過於丟臉。不過他們幫忙，完全是因為我是這冒險工作的創造者的緣故。這是他們對我說的。同時，我又應當老實地說，有時，他們知道我是求乞而不是普通造訪，他們的聲調便大大的改變了。這也是我的經驗。雖然如此，慨解仁囊者，却也有之。這比較我所經受的奴顏婢膝之苦，要多得多。

斯特拉斯堡大學教授們的慷慨，亦有足以令人感激者。雖然我所創辦的事業是在法國殖民地範圍之內。在我所收到的捐款之內，很有一部分是出之於聖尼古拉教友的。亞爾薩斯各方面教會，亦很不遺餘力地幫助我，特別是我的同學或學生們所主持的那些教會。巴黎巴哈學會歌詠班所舉辦的音樂會，也是我工作費來源之一，因為腓力和我都是這歌詠班的贊助者。我在哈佛爾巴哈音樂會裏幫過忙。所以一般人都知道我爲了這緣故，在那裏，我演講一次，並且又主辦了一次音樂會。這對於我的經濟，也不無小補。

這樣，我經濟上的困難便暫時得到了一個解決。所有的錢，足夠醫院中一年之用，就是首程前應當置辦的東西，也不成問題了。不但如此，那些有錢的朋友們，還允許我，如果用完了，他們仍然可以幫忙。

一切關於經濟和庶務上的事都由斐西耶夫人幫同辦理。其有助於我，誠非淺鮮。她是斯特拉斯堡大學一個外科教授的妻子。這外科教授在年輕時已經棄世。所以她現在孀居着，後來，我到了非洲，歐洲方面一切事務，都由她擔任。以後，她的兒子也到了非洲去做醫生。

我所徵募的錢，既足以開辦一個小規模的醫院，於是，我就向巴黎布道會自告奮勇，要他們派我到奧哥威河流域的布道處去服務。這地方在藍巴林總布道處範圍之內。至於經費，都是自備的。

俾安科斯繼波格尹而爲布道會主任。他所以能夠得到一般人的擁護並不是因爲他會說話，却是因爲他爲人虔敬，辦事得力的緣故，他竭力主張，既然有人情願自備川資到布道處去當醫生，那他們斷斷不能把

這機會失之交臂，況且醫生是他們所日夕希望的。雖然如此，那些嚴格的正宗者却還是反對。他們決定要在委員會面首放問我的信仰。這我不能贊同，因為常耶穌召選門徒的時候，除了他們情願跟從他之外，沒有別的條件。因此，我就告訴委員會，如果他們遵照耶穌的話：『不敵擋我們的，就是幫助我們的。』那末，就是一個回教徒，他們也不能拒絕，祇要他真的自告奮勇，而情願在痛苦萬狀的土人中抱對股之心而予以服務。從前有一個宣教師，他情願不遠萬里地出去參加這布道會的工作。他們問他：第四福音是不是使徒約翰寫的？當然，根據他的科學知識，他是不能隨隨便便地說『是的。』結果，他們沒有接受他。這還是不多幾時以前的事。爲免除同樣遭遇起見，我決意不在那些集合着的委員之前，任他們把許多神學上的問題來難我，反之，我要求一個個地看他們。我的意思是：從個別談話中，他們就可以看出我是不是會危害於黑人的靈魂和布道會的聲音的，如果他們接受我的話。這意思他們都贊成。於是，我就化了幾個下午，一個個地去拜訪他們。對我冷淡的很少，大多數都對我說：我所取的神學上的立場，所以叫他們躊躇，其故有二：第一，我所有的那些知識也許把那裏的宣教師弄昏了；第二，我也許還要講道。我切切實實地告訴他們：我惟一的目的是行醫，對於其他問題，儘可閉口不言。這話把他們的害怕打消了。從此，有許多委員便與我發生了很親密的關係。這也總算是這幾次各個談話的結果。

於是他們就接受了我，因為他們都知道，凡足以加害於宣教師和信教徒信仰的，我都避免。不過有一個委員，却還是因此而提出了他的辭呈呢！

末了一件事，是請求殖民部允許我在迦達行營，因為我所有的文憑是德國的。有許多有力量的朋友幫我忙，這難關也過去了。總之，現在我已經走上了康莊大道，什麼困難都解決了。

一九一三年二月，那七十件東西居然裝釘成事而預先從火車上送到了波爾多去。末了，我要裝隨身行李了。我主張不帶紙幣而帶二千個金馬克。這引起了我妻子的反對。我的答覆是：戰事是可能的，戰機一觸，紙幣前途，未可逆料，銀行信用，也許擱淺，只有金子在任何國家可以保持其原有的價值。

我所以能看到戰禍的可能，是因為巴黎朋友家裏那些從俄國使館中來的客人們告訴我，祇要俄國把波蘭軍用鐵道造好了，戰事就可發生。

我的確相信，無論德國人或法國人，都不要戰事。這兩個國家議會領袖們所希望的是相互間的了解和各方意見的發表。余致力於兩國間的了解，歷有年所。因此，我很清楚，在那時候，的確有許多人為和平而努力過，而且似乎是可能的。同時，在那時候，我又看到歐洲前途完全在那些介乎歐亞間民族的手中。這些民族間情形的發展，足以為歐洲前途之轉移。

其時，德國和法國金子流通日益減少，起而代之者為紙幣。這在我看來，乃是一種不祥之兆。以前德國官長的薪水，或是金子，或是紙幣，可以任其選擇。從一九一一年起，公務人員所領取的薪水，十之八九都不是金子了。

## 第十二章 學醫時代的文字工作

在醫科最後兩年和充當住院的醫生時候，我夜以繼日地把一般人對於保羅思想所下的研究的歷史寫好了。同時又把關於歷史的耶穌的研究這本書加以修訂和擴大，以作再版之用。此外，我更與威杜合作，寫了一本關於巴哈風琴「序樂」和「走法」的書，把每一首的演奏法詳細地介紹着。

關於歷史的耶穌的研究既然寫好之後，我就致力於保羅的思想。在最早，我對於一般研究神學的人所提出的解釋，已經不很滿意，因為他們的解釋不是雜亂無章，就是矛盾雜出，而絕不足以代表保羅思想中原有的那種創造和偉大之處。後來，我相信耶穌所說的話是完全由於世界末日和天國起自然降臨的希望而形成的。於是，我對於那些神學家所提出的關於保羅思想的解釋，便更懷疑了。現在，我的問題是：保羅的思想是不是也完全根據於末世學的這問題？以前研究的人從來沒有看到過。

我研究的時候，開始心目中就存着了這種可能性，所以不久，我就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保羅的思想的確也是根據於末世學的。因此，在一九〇六年演講的時候，我已經用末世學來解釋保羅之所謂與基督同在，與基督同死，以及與基督一同復活等問題了。

爲了要使這新見地言之成理的緣故，凡是解釋保羅思想的各種嘗試，我都涉獵了。同時，我又竭力指出

在這些嘗試中，這問題的各种成分是如何慢慢地被發現的。

研究保羅思想時，我所得的經驗，和我在研究聖餐以及耶穌生活時的情形相同，原來，我祇要對於我所發現的那個問題單加以說明就是了。但是結果，我總是把這問題的歷史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三次走入這叉路是亞理斯多德害我的。爲了要批評以前哲學的緣故，他在形而上學的頭一部分中竟然把整個哲學很詳盡地發揮了。咳，我爲什麼要看到這一部分呢？從此，凡是睡在我裏面的都醒了起來。我幾次三番感覺到：要是研究一個問題的真相，那我們不但應該着重於真相的自身，同時，我們也應當把真相發現的歷史敘述出來才行。

至於這種補充工作是否有價值的，那我不得而知。不過有一點我却知道，除了這種亞理斯多德方法之外，更沒有別的方法可以使我的科學慾和藝術慾得到滿足的。這是我肯定的。

從來沒有人把研究保羅思想的歷史加以探討過。這是一種空前的創舉。所以我特別感到興趣。同時，我也有着許多特別方便的地方，因爲在斯特拉斯堡大學中所有的關於保羅的參考，可以說和耶穌生活的書籍一樣完備。還有，圖書主任蕭巴哈又不辭辛勞地幫我忙，替我找許多關於這問題的書籍以及雜誌的論文。對於他的襄助，我深感激。

起初，我以爲這種研究應當很簡單，祇要把保羅思想中那種關於末世學的成分介紹出來就是了。不過我愈是研究，愈是覺得這非擴充而成整本的書不可。

一般人以為保羅對於贖罪之道的神秘思想，是希臘而不是猶太的。其實，這是大錯特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他的末世學。原來，我想要在一九一一年就把這一點證明出來，以結束我所寫的那本關於保羅思想的歷史。

不過等到這書的第一部分出版之後，我就身不由主了。因為那時我非準備醫學國考不可，雖然我所著的那本專以末世主義來解釋保羅思想的書去脫稿僅數星期。以後，爲了博士論文以及修訂關於歷史的耶穌的研究的緣故，我又費了許多時間，所以要在動身到非洲之前，把我所寫的那本關於保羅的書的第二部出版，那是不可能的了。

一九一二年秋，我開始根據於那些最近出版的關於耶穌生活的書，把我所寫的那本關於歷史的耶穌的研究的不滿的地方加以修訂。其時，我正在購置東西，整理行裝。在這修訂本中關於猶太人末世學一部分，比以前寫得更清楚，更完備，因為這書自從第一次寫了之後，我不絕地在研究這問題，對於羅伯特生，斯密司，夫拉實，德留司，以及其他反對耶穌史實的人的著作，也曾加以分析和討論過。可惜以後這歷史的英文版都根據於德文初版。這實在是一件不幸的事。

隨便說耶穌並不是一個歷史上的人物，那是一件極容易的事。不過在證明的時候，我們却不期然而然地得到了一個適相反對的結論。

在第一世紀猶太作品中，關於耶穌的存在，我們找不到充分的證據。在同時代的希臘和拉丁作品中，什麼證據都沒有。不錯，猶太作家約瑟弗斯在他的古代史中偶然提到過耶穌，不過這無疑地是那些抄寫古代史的基督徒插入的。第一個提到耶穌存在的非猶太人是塔西佗。他說：那些號稱為基督徒的人，他們的教主在提庇留政府下爲猶太總督本丟彼拉多所殺。這些基督徒就是尼祿王說他們在羅馬放火的那批人。這一切都在塔西佗的紀錄中記載着。時爲紀元後一二〇年光景。其時，圖西真在位。羅馬歷史告訴我們的是：就是到那時候，基督教運動也還是存在着。它提到耶穌的存在乃是偶然的事。況且這記載離開耶穌的死有八十年之久。在這八十年中，這還是第一遭。因此，那些否認四福音和保羅書信真實性以及耶穌存在的人，儘可振振有辭，因爲這證據是不能叫他們滿意的。

雖然如此，這還不能把問題解決了。要是沒有耶穌或保羅，那末，對於基督教產生的時間、地點、和過程，我們將怎樣解釋呢？後世人怎樣會把基督教的起源放在那些杜造出來的人格身上呢？爲什麼要煞費苦心把這兩個教主列入猶太人之中呢？我們儘可說四福音和保羅書信是杜撰的，不過同時我們也應當知道，如果是杜撰的話，那末，它們究竟是怎樣來的？

這些難題，那批否認耶穌爲歷史中人格的人並沒有看到。他們一致取了無聊的途徑，雖然在細節方面，他們各不相同。這途徑的終點是：就是在紀元以前，在巴力斯坦或東方已經有了一種類乎諾斯替教的基督教或耶穌教了。他們又說：這基督教正和阿多尼斯教、奧賽烈司教、和塔模斯教一樣，以一個死而復活的神道

或半神道爲他們的中心。但是我們怎能知道在耶穌前已經有了這樣的一個基督教呢？要把它證明出來，那我們非牽強附會憑空幻想不可。或說：那些紀元前基督教信徒們，到了後來，因某種關係，就把他們崇拜的對象從一個死而復活的神道，變爲一個有歷史性質的人格。其實，這也是一種幻想。如果基督教是到了人格改變之後才成立的，那末，試問那些信從他的人，對於以前的事實將怎樣，因爲他們對於以前的事是應當知道的？還有，其他神祕宗教從來沒有把神話變爲歷史過。這也是我們應該留意的一點。我們也許說把神話變爲歷史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不過爲什麼寫四福音和保羅書信的人不說基督教的起源在數百年或數千年之前，而偏偏把日子弄錯，把那個杜造出來的耶穌放在數十年前？如果把他放在數百年或數千年以前，那不是可以避免事實的證明嗎？還有，他們爲什麼要在猶太人中間說耶穌也是一個歷史中的猶太人呢？這一切，都是四福音和保羅書信要那些否認耶穌爲歷史中人格的人解釋的。

末了，倘使基督教是從神學而變爲歷史的，那末，我們對於四福音的內容怎樣解釋？這是一個最難的問題。根據德留司、斯密司和羅伯特生的論調，他們一定說馬太和馬可所報告的事實和言論不過是早年神祕教思想的粉飾就是了。德留司和其他的人爲解釋這問題起見，不但羅掘俱窮地蒐集了許多神話，而且又乞靈於天文學和占星學。這真可以說是想入非非了。

因此，根據那些懷疑於耶穌史實的人的著作，耶穌的存在比較他的不存在要容易證明得多。這是很清楚的。雖然如此，我們却不敢說那些反對耶穌史實的人已經把他們的工作放棄了，雖然這工作是緣木求魚。

之不如。那些否認耶穌存在的書還是不絕地在出現，並且也得到了許多盲從的讀者，雖然在這些書中，除了羅伯特生、斯密司、德留司以及其他同類著作所說以外，並沒有新的地方。這些新近出版的書，不過拾人牙慧，自以為新就是了。

雖然如此，他們還可以說：根據遺傳的基督教初期歷史，基督教既脫胎於猶太教，那末，為什麼在希臘領域之內，也能夠不踵而走風行一時到如此地步呢？這不是基督教脫胎於希臘思想的左證嗎？這種臆說，却還是不成，因為根據兩本最早的福音書，我們絕對不能說耶穌是淵源於神話的，他思想中末世主義的特點，斷不是後世人所能附會的，因為在提多把耶路撒冷毀滅之前十多年，猶太人早已不知末世主義為何物。耶穌相信世界末日乃旋踵間事。同時，他又相信他是人子，是彌賽亞神祕的基督教，為什麼要說他們所杜撰出的那個假基督是有這信仰的，既然這信仰沒有實現？爲了耶穌是相信末世主義的，所以耶穌一定在那最早的那本福音書所說的那時代。耶穌一定是那時代的人格。耶穌的思想和生活爲末世主義所限止。但是那些懷疑於耶穌存在的人，却故意把這限止忽略了。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爲了威杜的緣故，在動身到非洲之前，我還是要爲巴哈的書而忙着。紐約書店發行人畢每要威杜寫一本關於巴哈風琴演奏法的書。他答允了。不過他有一個條件，就是非我幫他忙不可。我們合作的方式是這樣的：先由我起草，然後由兩人共同合作。爲了這緣故，在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二年兩年之間，我幾次三番到巴

黎去。有時一天就回來，有時兩天回來。他也到過君斯巴哈兩次，因為那裏安靜些，在工作時候，無分心之慮。每次他總要連住幾天工夫。

從原則方面說來，對於所謂實用和類乎演奏法的書，我們都不贊成。不過關於巴哈風琴，這種書却也是要的，因為就大體論，巴哈從來沒有把演奏法告訴我們過。無論是聲音的調節，或鍵盤的變化，他都沒有說到。雖然自從巴哈之後，凡是編樂譜的，沒有一個不顧到這一點。巴哈在生時，那些琴師們當然用不着什麼指導。其時，琴的樣式不同。原有演奏法還沒有失傳。所以他們儘可依樣畫葫蘆地演奏着。以後巴哈死了。他的作品雖還是風行着，然失真者不一而足。因為他的樂譜是從來沒有印過的。十九世紀中葉，彼得版出來了。從此，巴哈樂譜便為一般人所熟知。不過那時人們對於音樂的口味和風琴的構造法都已經改變了。不錯，他們還是知道十八世紀所遺傳下來的演奏法是什麼。但是他們總不喜歡那種簡單而平淡的方法，雖然這方法是準確的。同時，他們又相信現代風琴所有的那種很複雜的音量和音調的轉變，也儘可以代表他的精神而有餘。因此，到十九世紀末葉的時候，新的演奏法就把巴哈音樂的正常演奏法完全破壞了。雖然新的演奏法也何嘗不在努力於效率之增高。從此，一般人對於巴哈音樂的正常演奏法即使知道，也不再去以它為念了。

法國却是一個例外。威杜、季爾蒙以及其他的人把北勒斯勞著名琴師厄斯所傳給他們的那種德國的舊的方法堅決地保持着。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所謂風琴演奏法，在法國已經絕跡。因為大革命時毀壞的那些風琴，大半祇修理了一部分。後來卡發里和其他的人開始製造好的風琴。同時因為德國彼得版出版的緣

故，那些琴師們便有得到巴哈樂譜的可能了。這種樂譜在法國是從未曾有的。不過一方面因為在法國，這還是一種創舉，而一方面又因演奏者對於踏脚板的用法還沒有熟練，所以他們仍然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才可以使這藝術完全地表現出來。因此，他們就不得不到外國去學習了。勒梅尼司是尼斯的高足。他是布魯塞爾著名的琴師。在他那裏，他們研究着。凡是能力不濟的，由卡發里資助。

尼斯的巴哈演奏法是從他先生啓德耳那裏學來的。一八四四年，聖奧斯達司風琴落成。由於他，巴黎地方的人才聽到了巴哈風琴的音樂。以後法國其他風琴落成的時候，他們總請他來演奏。一八五四年，他在倫敦萬國博覽會中演奏。由於他，倫敦才知道了所謂巴哈音樂。

在那些法國的琴師們看來，尼斯和勒梅尼司所傳給他們的那種舊的德國方法，不但是一種合乎藝術興趣的東西，而且也是一種實際的需要，因為卡發里所造的風琴都不是近代式的，他所造的那些風琴和德國風琴不同，對於調節音量和音色的設備，並沒有像德國風琴那樣複雜。因此，法國琴師祇能根據於那種遺傳下來的演奏法。他們並不覺得落伍，因為巴哈風琴的音和「走法」太好了。就是沒有特別的調音，也還可以和巴哈自己時候的風琴一樣發生最大的效率。……

這新書頭上五卷包含的是：濁樂，合樂序樂，和走法。這是我動身到非洲前我們所能完成的。其他三卷包含的是合奏的序樂。這我們祇能在我第一次回歐洲休息時完成了，因為草稿還須要等我到了非洲之後才

能着手呢！

這書是用三種文字印的，因為發行者要如此。英文版根據於德文版，法文版和德文版頗有出入之處，因為在許多細節上，威杜和我的意見不能苟同。在法文版裏，他的意見比較多些。這兩板更合於法國風琴的特點。在德文版和英文版中，我的意見比較多些。這兩版所注意的是近代風琴的特點。

不久，歐戰爆發。國際書業因而紛亂。——這紛亂情形，到現在還存在着——爲了這緣故，這本在紐約出版的書，也祇能銷行於那些說英國話的國家了，雖然這書原來也是爲了這些國家而寫的。書的定價以金洋爲根據。所以在戰事發生之後，於德國和法國，它就不能銷售了。

因爲其他工作的阻撓，以及各種事情的發生，我祇得把合奏序樂三卷書的出版日期展遲了。

### 第十三章 最初在非洲的活動

一九一三年耶穌受難日那一天的下午，我和妻子離開了君斯巴哈。三月二十六日晚，在波爾多上船。

那些宣教師在籃巴林很熱烈地歡迎我們。原來他們要替我造幾間鍍鐵皮的小房子，使我踏進醫務生活，就可運用。無如工人一時徵募不齊，所以他們就不能造了。其時，奧哥威一帶的 Okenne 木銷路正盛。凡是有相當本領的工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報酬，較之在教會中工作，要多得多。因此，我最初祇能住住宅旁邊一間舊的家禽的房子，作為我的診所。一直到秋末，我才搬進了一間在河旁邊的鍍鐵皮的小房子。這房子長二十六英尺，寬十三英尺。屋面是用棕樹葉鋪的。其中有診室一，割診間一，藥室一，三間地位都很侷促。診室和割診間一樣大小。藥室比較地還要小些。以後，我們又慢慢地，在旁邊造了許多大的竹的房子，以供本地病家之用。白人如果生病，不是住在教會房子裏，就是住在我所有的那座小的住宅中。

一開始，那些生病的人就把我圍住了。其時，我還沒有把藥料和器具打開。因為地理上的關係，所以我們把醫院立在籃巴林地方。同時，有一個生長在亞爾薩斯的宣教師，他的名字叫摩勒爾。他告訴了我許多事實。這也是我們把醫院立在籃巴林的原因。總之，從各方面看來，在籃巴林立醫院，是很合適的。他們儘可以用了划船，沿着奧哥威河流和它的支流，從一百里或二百里地方，從上游或下游，把生病的人帶到我這裏來。最重

要的病症我要應付的是：寒熱、癩瘋、睡眠病、痢疾、印度痘和潰腸，不過希奇的是：同時我也發現了許多患肺炎病和心病的人。還有，爲了尿道病，我也着實用了些工夫。外症最多的是：疝氣病和象皮癩。疝氣病在非洲土人中比較在白人中更爲流行。如果隣近地方沒有醫生，那末，每年一定要有許多不幸的人，因疝氣病的絞盤而痛死。其實，這種病開割及時，是可以醫治的。我第一次外科就是這種病。

因此，就是在頭上幾個禮拜中，我就覺得非洲土人肉體上的痛苦比較我所假定的還大，因爲我所看到的事實太多了。我居然置一切反對於不顧，把我到非洲去行醫的計劃實現了，這是一件多麼愉快的事啊。

拿騷是籃巴林教會的首創者。其時，他年紀已經老邁，我寫了一封信到美國去，告訴他現在籃巴林又有了一個醫生。他聽了這消息之後，當然是很高興的。

起初，工作方面頗感困難，因爲我找不到可以做繙譯和隨從的土人。第一個似乎可以勝任的人是一個叫亞熱威尹的廚司。他和我同居着。我給他的錢，趕不上他以前所爭的那麼多。他教了我許多應付土人的方法。有一件我不能照辦，雖然在他看來，這是最重要的。他說：凡是在我們看來無可藥救的病人，我們應當謝絕。那些迷信的醫生對於這種無可藥救的病是不肯接手的，因爲非如此，則於他們的聲譽有害。這是亞熱威尼時常向我提出的例子。

這我到了以後才承認。與頭腦簡單的人周旋，切不可使病人和他的親戚存着回春的希望。如果這病真的已經入了膏肓，一個人死了，不先有警告，那末，他們就說這醫生診斷不確；不然，他不會不知道這病症的。

結果。在非洲向病人說話，儘可以直而告。他們不但要知道病的真相，就是知道這病不會再好，他們也擔當得起，因為在他們看來，死乃是一件當然的事。他們視死如歸。對於死，毫無懼怕。如果這病人出於意料之外而痊愈了，那這醫生的聲譽就可因之而鵲起。從此，他們就把他看作一個起死回生的人了。

我妻子原來是一個受過訓練的護士。她在醫院裏不辭勞瘁地幫着我。她既要看護那些病重的人，又要招呼紗布和綁帶。更要在藥室中忙着。用具也是她保管的。如果割症，她先把一切準備好了，然後上悶藥。幫她的是亞熱威尼，她把家庭中瑣屑的事整理得井井有條。同時，每天爲着醫院，又化上幾小時辰光。這實在是一種了不得的成功，況且她所主管的那個家庭是在非洲。

那些土人對於割症用不着什麼勸導，就是勸導，也不費力。因爲不多幾年以前，有一個政府的醫生，他的名字叫若累基培脫。有一次，他旅行到籃巴林。在那裏，他住了不多日子，他所有的割症都很順利。因此，他們很信靠我。雖然我的外科本領是很淺薄的。同時，我十分僥倖，因爲頭上我所割的幾個病人，送命的一個也沒有。過了幾個月，醫院中每天住院病人有四十人之多。不但生病的人要有住的地方，就是那些用划船從遠處載他們來而要他們划回去的陪客，也要有住的地方。

當然，實際工作已經很沉重了。然較之看顧和責任，則實際工作，就算不得什麼。按理，做醫生的人，其秉性還是粗一點的好。有許多醫生的性情並不如此，不幸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不絕地爲那些割症和病重的人焦灼着。做醫生的儘可和病人的苦痛表同情。但同時他還是要鎮靜。這樣，他才可以管束他的精神和神經。

但是我總是不行，雖然我竭力訓練自己。

我總是想法使那些患病的土人對於他們所得到的救濟有表示感激的機會。我屢次三番提醒他們，凡是他們所享受的醫院中的供給，都是歐洲人民犧牲所造成的。爲今之計，他們更應當各盡其責，竭力幫忙，以維持這醫院的進行了。從此，他們就習以爲常把金錢、香蕉、家禽，或鷄子送給我，以作他們所得到的醫藥的代價了。當然，我所收到的，遠不如我所給的那樣值錢。雖然如此，這也足以維持這醫院於萬一。香蕉可以給病人受用，如果他們沒有別的食品的話，金錢可以買米，倘使香蕉沒有了。照我想來，那些土人們也許要把醫院看重些，如果他們真的能各盡所能予以維持。這要比較白白地各取所需好得多。徵收是有教育價值的。對於這一點，我愈到以後，愈覺所見之不謬。當然，對於年老和貧寒的是免費的。（在無教化的人中間，老年即含有病寒的意思。）

那些真的蠻子，對於餽贈的觀念却不同了。一旦痊愈，在離院的時候，他們反而要向我索東西，因爲照他們看來，現在我已經是他們的朋友了。

在和這些原始時代的人接觸的時候，我便想起了一個紛紛集訟的問題：他們單單是遺傳的囚犯？還是真的，有獨立思想的人類？希奇的是：根據我們的談話，我深覺得他們對於什麼人生的意義、善惡的性質等重要問題，也是很注意的。這是我所逆料不到的。

巴黎布道委員會斤斤於教義問題。果如所料，這問題在那些非洲宣教師所講的經文中完全沒有地位。

爲使一般人明瞭起見，除了耶穌的精神足以使人類從世界解放出來的那種簡單的福音，和登山寶訓中的福音以及保羅的名言讖論之外，他們不能講別的問題。他們爲勢所逼，只能把基督教作爲一種倫理的宗教看待。布道會議每兩年召集一次。有時在這裏舉行，有時在那裏舉行。在這些會議中，他們所討論的是怎樣使那地方得到實用的基督教而不是教義問題。在信仰方面，各人的輕重不同。這種信仰問題，在他們共同擔負的那種布道工作中却沒有地位。同時，我絕對不勉強把我的神學思想加在他們身上。因此，過了不久，他們以前對於我所存的那種懷疑便也消散了。從此，我們就很高興的合作着，因爲我們的信仰是服從耶穌，我們的志願是單純的基督教的活動。在到了非洲以後，不多幾個月工夫，他們就請我講道。這樣，我便從我在巴黎所答應的話裏面解放了出來。

同時，他們又要我參加那些西國宣教師和本處傳道們所合組的總會，雖然我的地位只是一個旁聽而已。有一天，那些西國宣教師要我對於有一個問題發表意見。其時，有一個本處傳道，他却說：這問題在我領域之外，「因爲他不像我們一樣，是一個研究神學的人。」

此外，他們又允許我參加堅信攷試。這攷試是專爲那些預備領洗的人而有的。我時常要他們派一兩個年老的婦女給我。我的目的在把這半小時的攷試成爲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有一次，我問一個端嚴慈祥的婦女說：耶穌是有錢的還是沒有錢的？她的答覆是：「這是多麼蠢笨的問題？如果那個大會長的上帝是他的父親，那末，當然他是有錢的。」依大體論，他對答如流。雖然如此，我所給她的那張證書，對於她，却毫無補助。雖然

我自問對於神學是一個有相當研究的人。因為她這區裏的那個本處傳道，比我嚴格得多。對於慕道班，她時作時輟。所以她的答覆雖然不錯，但是她却不能得到那本處傳道的諒解，因為他覺得非予以懲罰不可。他所要聽到的是那些記載在教會問答中的話。爲了這緣故，她就名落孫山。過了六個月工夫，她才再得攷試。

講道的確是一件極愉快的事。如果我可以向那些從來沒有聽見過耶穌和保羅所說的話的人講道，那真是榮幸啊！替我傳譯的是那些教會學校中的本地教師。他們隨口把每一句話翻成迦羅斯，或巴何尼斯土語，或者接連地翻成的兩種土語。

我把第一年在籃巴林飯後茶餘的時間致力於巴哈風琴音樂美國版的末了幾卷。

巴黎巴哈學會爲紀念我多年琴師的工作起見，送了我一架巨大而有踏腳板的鋼琴。這鋼琴是專爲熱帶地方而造的。因此，我就可以保存我對於風琴演奏的興趣。最初，我却無意於此，因爲我總以爲非洲工作的開始即等於藝術生活的終了。同時，我又覺得，只要不用，那末手指和脚便會日益荒疎。這不是犧牲藝術的捷徑嗎？有一天晚上，在岑寂寡歡的時候，我却彈了一只巴哈的「走法」。陡然，我得到了一個思想。到末了，我還應當在非洲用餘閒的工夫來把我所有的那種技能深造着，完成着才行。於是，我就立刻計劃要把巴哈、孟特爾遜、威杜、佛蘭克和立求的作品一篇篇的加以研究。就是最瑣碎的地方，我也要研究到。同時，我更要把這許多作品一篇篇地默記着。有時，我竟然爲了一篇作品的緣故，化上數星期或數月不等。這是一件多麼欣幸的事，因爲現在我可以不爲音樂會時間所拘，從從容容和很安靜地練習了。

如今，和我妻子在非洲已經過了兩個乾令。在第三個乾令開始的時候，我們就要回故鄉去了。不過正在我們計劃的時候，歐戰爆發的消息却傳了出來。時爲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就在這天晚上，有人告訴我們說，我們已經是俘虜了。我們也許暫時仍然住在家裏，但我們却不能和白人或土人再有什麼往還，而且又要無條件地服從那些看守我們的非洲軍人。另外有一個西國宣教師和他的妻子，因爲他們和我們一樣的同是亞爾薩斯人的緣故，也在籃巴林教會中被看守了起來。

起初，那些土人們只知道戰事一經發生，不但木材業完全停滯，就是一切商品的價值也要飛漲起來了。這是他們對於戰事唯一的認識。一直到了後來，他們到坎麥倫搬運前線戰士的時候，他們才知道所謂戰爭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不久以前，住在奧哥威流域的白人中，有十個人已經陣亡了。這消息一經傳出，有一個年老的蠻子却說：「在這次戰事中，這麼許多人已經死了。那末，爲什麼他們的部落不開一個談判會呢？他們究竟怎樣能夠支付這許多死人的代價呢？」因爲在非洲，倘使有什麼戰事，凡是陣亡的，無論是戰勝者或被戰勝者，都是有代價的。這代價由對方支付。他又說：歐洲人互相殺戮的目的，完全在殘暴，因爲死人他們當然是不要喫的。

那些土人們完全不懂爲什麼白種人要禁錮白種人，而把他們放在非洲軍人的管理之下。那看守我的黑人覺得現在他們是我的主人了。這便爲鄰村一般人所不直。

現在我不能在醫院中工作了。最初，我以為我應當把我所寫的那本關於保羅的書完成。以後，我却想起了一個問題。這問題在我思想中醞釀着歷有年所。現在，因為戰事的關係，這問題更生動了起來。這就是文化問題。所以在幽禁的第二天，我就着手於那本論文化的書。其時，我真希奇，我還是可以和開始醫藥工作之前一樣的在清早坐在寫字樓旁邊。

這問題第一次引動我，是在一八九九年夏柏林庫圖斯家裏。有一天晚上，當格立謨和其他的人正在討論到他們剛才所參加的那個學會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說：「我們都不過是祖述堯舜而已。」正像閃電一般，這句話把我打動了，因為我以前所感到而說不出來的，就是這句話。

就在剛進大學的時候，對於所謂人類是不絕地在演進的那種說數，我已經懷疑了。我深深覺得理想的火簇是一定不絕地在燃燒的，不過我們不加以注意就是了。在有許多時候，我不得不承認輿情對於一般人所傳布的那種非人道的思想不但加以反對，反接納之不暇。並且為投機起見，對於政府和國家所取的各种非人道的步驟，更贊助之不遺餘力。我們也許說：這種非人道的行為乃是一種合法而權變的事。但是無論如何，這種話總不能引起我熱烈的贊助。因為根據各方面情形，我深覺得現在一般人的知識和精神的確到了一種強弩之末的地步，雖然他們正為了一切物質上的成功而自豪着。據他們看來，以前我們對於人類，未免有奢望之處。所以我們非把這希望限制到一個可以達到的地位不可。現在各國都異口同聲地高唱着所

謂實際政治。但這不過淺薄的國家主義在阻止文化進步的那種強權之下，屈服着就是了。其實，在以前，人類對於這種強權也已經反對過了。譬如有許多迷信，在以前爲有知識者所不容，現在却又進入了社會。這是一個文化退步的很清楚的明證。

十九世紀末葉，一般人開始回想到人類生活中的各種成功，以決定其價值之所在。他們都很樂觀，這我却不懂。照他們看來，不但在發明和知識方面我們有進步，就是在理智和道德方面我們也已經進而至於一個從來沒有達到的階段；而且從這階段上，我們是斷斷不會退後的。不過在我看來，我們的理智生活和精神生活不但不如從前，而且在有許多地方，我們不過在拾他們的牙慧就是了。有時，就是這小小的遺產也要在我們手中消蝕呢！

現在有一個人，竟然把我以前對於這時代所醞釀着的批評說了出來。自從這天晚上在庫圖斯家裏談話之後，我不時地在計劃一本叫做現在人類是過去文化的承繼者的書。雖然我同時還有其他工作。我時常把這書中的思想供之於相識者之前。但是他們不過把這些思想看爲一種饒有興趣的辭論和悲觀主義的暴露就是了。因此，我就把我的思想秘而不宣。只有在講道的時候，我才得有發表我對於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懷疑的機會。

如今，戰事已經爆發。這是文化墮落的結果。現在，那本所謂現在人類是過去文化的承繼者的書，在實際方面，不再有什麼意義了。這本書本來是一

種對於文化的批評，其目的在證明文化的墮落以及因文化墮落而起的各種危機。不過如今這劇變已經實現。那我們何必在這些昭然若揭的原因之上加以推敲呢？

這樣一本明日黃花的書，就是要寫，也不過聊以自娛吧。我能不能確定他們不會從一個俘虜的手中把這稿子奪去呢？我究竟有沒有重見歐洲的希望呢？

根據了這種絕對超然的態度，我就開始工作。就是到以後，他們把我釋放了，在看病的時候，我還是不絕工作着。他們把我釋放是在十一月。這次釋放，根據我以後聽到的，是由於威杜的營救。就是在這以前，他們已經不能禁止我和病人發生關係了。無論白種人或黑種人都提出抗議。在數百里周圍只有一個醫生。現在連這一個醫生也無緣無故地從他們的手中剝奪了去。這是他們所反對的。因此，這地方的司令官就不得不隨時通知那些看守我的人，凡是有他條子而需要我幫忙的人，都可見我。

就是在恢復了自由和醫藥生活之後，我還是設法致力於那本關於文化的書。有幾天晚上，因為想到了那些躺在戰壕內的人，情緒為之陡增，於是我就夜以繼日地思想着，寫作着。

一九一五年夏，有一天，在恍惚之際，我忽然想起對於文化，我為什麼要單單批評呢？不錯，我們是文化的承繼者。但是為什麼祇止於自身的分析呢？為什麼不進而至於一些建設的工作呢？

從此，我就開始追求關於文化意志和實現這種文化的能力的知識和論證了。那本所謂現在人類是過去文化的承繼者也因之而擴大了，而變了一本討論文化復興的書。

我愈是研究，愈是覺得文化和宇宙觀的關係。文化的破產是由於宇宙觀的破產而造成的。

現在真的文化的理想太沒有能力了。它所依據的那種理想的宇宙觀正在日益衰替。國家和人類中所有的一切遭遇都有其精神原因。這種精神原因包含在當時所流行的宇宙觀裏面。

但究竟什麼是文化呢？

文化的要素是個人道德和社會道德的成熟。此外，精神進化和物質進化對於文化也具有着相當意義。因此，所謂『文化的意志』就是道德的『進化的意志』的意思。知識的勝利和事業的勝利雖然重要，但直等到我們把道德作為目的之後，人類才能充分地享受物質進化的幸福，才能制止物質進化所帶來的種種危險。現在的人都相信：在進化自身中就有着『一種進化的能力』。這種進化的能力一方面自然和自動地由自己表現出來，一方面就是沒有道德的理想，也還是可以根據於知識和事業而演進，而達到其他的目的。這種信仰之大謬不然，照然若揭。但現在的人却都沉浸在這種誤中。

有一種宇宙觀是可以把我們重新放在真文化理想統治之下的。直等到我們接受了這種宇宙觀之後，現在混亂才有出路。

但是道德和『進化的意志』所依據而藉以聯繫的那種宇宙觀的本質是什麼呢？

這就是道德的『世界的肯定』和道德的『人生的肯定』。

什麼是『世界的肯定』和『人生的肯定』呢？

在歐洲人民和那些淵源於歐洲的民族看來，『進化的意志』乃是一件極自然的東西。我們從來不想這是根據於一種宇宙觀或濫觴於一種精神行動的。不過在極目四顧之後，我們却立刻覺得：我們以為自然的，在別人看來，却不是自然的。照印度人看來，凡是以知識、權力、人生有形的改良，以及整個社會的進步為目的那種努力，都是無謂。他們說：一個人唯一的合理行為是退而求之己，是內在生活的深造。對於社會和人類的將來，他儘可不聞不問。根據印度思想，所謂內在生活的深造，是完全把自己降服於『不再要活』幾個字思想之下的意思。此外，一個人還應當根據於行動的迴避和生活的放棄，把他的現世生活減少到一個似乎是等死的地步。這也是印度內在生活深造的意思。

那末，這種反自然的放棄世界和放棄生活的思想是從那裏來的呢？這思想並不以宇宙觀為根據。不過是古代印度僧侶的一種幻想就是了。他們相信：在脫離世界和生活之後，才可以於相當範圍之內成為超自然的人，才可以戰勝神道。因此在婆羅門教中，就產生了一種習慣。最初他們和普通人一樣的生活着，一樣的組織家庭。不過到後來，他們就完全把世界放棄了，以至於死。

這種『世界和人生的否定』原來是婆羅門教的一種特權。過後，這却一變而為一般人所信奉的宇宙觀。

『進化的意志』的有無，完全看宇宙觀的如何而轉移。若以『世界和人生的否定』的宇宙觀論，那就

無所謂『進化的意志』。反之，若以『世界和人生的肯定』的宇宙觀論，則我們非有『進化的意志』不可。譬如在未開化和半開化人民中間，因為他們所有的那種幼稚的宇宙觀還沒有達到『肯定世界』和『否定世界』等問題的緣故，所以在他們中間，就無所謂『進化的意志』了。他們所理想的不過是一種最簡單而包含着最低限度麻煩的人生就是了。

就是我們歐洲人也是過了好久，把我們的宇宙觀改變之後，才得到我們『進化的意志』。在古代和中世紀，我們所有的僅『進化的意志』的小試耳。不錯，希臘思想的確以『世界和人生的肯定』的宇宙觀為目的。但是在進行時，這種思想却失敗了。結果，它就曇花一現的消滅了。後來，古代基督教的思想和希臘的形而上學結合了。這就造成了中世紀的宇宙觀。原來，這種宇宙觀是否定世界和生活的。因為那時候基督教的志趣完全在一個感觀以外的世界。我們所以說中世紀是肯定世界和生活一方面因為在耶穌的教言中包含着一種生動的道德，一方面因為在那些違反他們的本性而接受基督教宇宙觀的新民族中間，有一個創造的能力存在着。

這種『世界和人生的肯定』在各民族互相雜居之後，已經樹了它的根株。所以到以後，它就同時受了基督教耶穌所講的愛的道德的影響。這種新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他也得到了一種道德的成分。這種強有力而生動的道德，不但可以把幼稚的『世界和人生的否定』的宇宙觀消滅於無形，而且又可以和新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聯合起來，使精神和道德世界，在現世界中有實現的希望。

近代歐洲民族之所以致力於物質進化和精神進化，其原因也是在他們的宇宙觀。自從文藝復興之後，在歐洲就產生了各種關於精神和宗教的運動。於是人們對於自己和世界就進入了一種新的關係。從此，他們就覺得：如果要使個人和人類達到一個更高的地步，那他們非根據於自己的活動，創造出許多有價值的精神和物質的東西來不可。近代歐洲民族之所以努力於進化，並不是因為他們要得到個人利益的緣故。他們所注意的，與其說是自己的生活狀況，甯其說是未來人類的幸福。總之，現代歐洲民族所努力的，乃是進化。他們看到這世界是各種有計劃的勢力所組織而維持的，所以他們自己也就要以這世界的生動和有目的，的勢力自居了。此外，他們更屬望於將來人類所應當有的那個新而更美好的時代。末了，根據經驗，他們又深信：一般人所持守和決定的理想，到末了，是一定可以勝過和改造環境的。

自從物質的「進化的意志」和道德的「進化的意志」聯絡之後，近代文化的基礎於以奠定。

在近代歐洲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的宇宙觀與波斯火教孔子孟子墨子以及其他偉大的中國道德家的思想中間，有根本不同之處。波斯教和中國道德家也以進化為目的，而致力於人類環境的改良，雖然他們沒有像近代歐洲人那樣有力。正像歐洲一樣，凡是波斯和中國宗教勢力所能及的地方，人們的確建設了一種和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相符合的文化。不過他們都失敗了。波斯宇宙觀所產生的近代波斯的文化為回教所蕩平。中國的文化因歐洲思想的澎湃以及內政和經濟狀況的混亂，不但不能發展，而且有日益沒落的恐慌。

在歐洲近代思想中，我們想有着一種慘劇，因為在普通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與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中間原有的那種聯繫，也在那裏日益的鬆懈下去。長此以往，則歐洲人類所謂的『進化的意志』非至於外強中乾不可。

單單有『世界和人生的肯定』則我們所得到的不過是一種缺而不全的文化而已。只有使『進化的意志』變成爲精神的和道德的之後，那『進化的意志』才能把有價值和無價值的東西區別出來，才能努力於新的文化。這種新的文化所包含的，除了知識和權力的成功之外，那最要緊的，就是個人和集團的精神道德化。

那末，那種原來是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的宇宙觀怎樣會變爲非道德的呢？

這是因爲這宇宙觀並沒有實實在在的以思想爲根據的緣故。不錯，以前人們所有的思想何嘗不偉大，亦何嘗不熱烈，不過這種思想不夠深邃就是了。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與普通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中間所有的那種關係，只以感覺和經驗爲根據，而不以實證爲出發點。他們雖以普通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以及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相號召，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把二者的本質與真的關係過細研究過。

因此，這種根據於信仰而不根據於深入事物本質的思想的宇宙觀雖然偉大雖然有價值結果却非日益衰弱，而至於完全不足以支配人類思想不止。此外，那些以後產生的關於道德和人與世界的關係的問題，

不過暴露這種宇宙觀的弱點而促其滅亡就是了。雖然我們有時想要挽狂瀾於既倒，但結果我們却還是不能。因為在沒有把宇宙觀不鞏固的基礎推倒而代以鞏固的基礎以前，什麼是不行的。

我這種對於文化和宇宙觀的見解，從表面看來，雖有抽象之虞，但就實際論，却很合用。照我看來，文化之所以衰落，乃是因為近代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的宇宙觀一天天地在失掉其固有的能力的緣故。我們以前只以內心的需要為宇宙觀的根據，而不問這種宇宙觀究竟能不能為思想所證實。這是我們以前的通病。

在一九一五年夏，我所得到的，就止於此。往後怎樣呢？

那種以前我們以為不能解決的困難，究竟能不能解決？從上面看來，要建設正當的文化，似乎只是一種宇宙觀。那末，我們是不是把這種宇宙觀看為一種足以鼓勵我們的思想，而不足以切切實實地支配我們的幻想呢？

照我看來，在現在時代，如果我們還是把宇宙觀作為一種信仰看待，則其愚妄和不可能可知。只有等到我們把宇宙觀和深邃的思想打成一片之後，那這宇宙觀才真能為我們所有。

其實，我也相信：普通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與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中間所有的那種關係，何嘗不根據於真理，雖然這種宇宙觀已失其效用。因此，為今之計，我們應當用新穎的、簡單的、和誠意的思

想來抓住這種以前爲一般人所懷疑而盲從的真理才行。

因此，我就像一個丟了舊的船不敢再把那條新造和更美好的船放之於大海之中，而不知所措的人一樣。

在好幾個月中間，我不絕的苦思着。除了每天醫院中的工作之外，我把思想完全集中在普通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以及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的本質和關係等問題上面。結果，却一無所得。其時，我真像一個徘徊於深林之間而不知其出路，緊靠在一道鐵門上面而不能把這門推開的人一樣。

我不能從以前所學的哲學和倫理學那裏得到一些光明。它們所給我的善的觀念太無生氣了，太膚淺了，太狹窄了，太無內容了，太不能和『世界和人生的肯定』相一致了。還有，所謂哲學對於文化和宇宙觀的關係，是從來沒有注意到的。凡是研究哲學的人，都以爲近代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是一件當然而用不着加以思索的事。

因此，在研究文化和宇宙觀之後，我就發現了哲學中那塊從來沒有人發現過的中心領域。不過我還沒有深入。所以我就從各方面竭力鑽營進去，以窺其真相之所在。不過結果，我却屢戰屢敗。筋疲力盡而至於灰心喪志者，何止一次？思想的線索我雖看到，但我却不能切實地把它這線索把住着，而以言語出之。

在這種思想之下，我便得到了以下的經驗。一九一五年九月，因爲我妻子身體的緣故，我和她在羅佩司角的海濱上居住着。有一次，羅佩司太太要我替她診病。她是尼各摩地方一個宣教師的妻子，這地方在奧

哥威河上流，相去有一百六十英里之遙。因此，我在奧哥威河上旅行了幾天工夫。當時我找到的只有一條快要開駛而拖帶着一隻很沉重的駁船的小汽艇。除了我之外，在這船上的，都是土人。奧哥威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我籃巴林地方的朋友。動身時，非常匆忙，所帶的食糧，不足以供旅行之用。因此，他們就把普通食鍋中的東西給我喫。在沙灘中的水峽上我們慢慢地而且很費力地爬到上游去，因為那時是乾分。有一天，我坐在駁船的甲板上沈思着。我竭力要尋出普通哲學所沒有發現過的那種基本和普通的道德觀。爲了要把我的意思集中在這問題上的緣故，所以我不嫌煩屑地把許多斷斷續續的句子寫在幾張紙上。到了第三日落時候，『生命的尊重』幾個字像閃電一樣的進入了我的思想。這數字是我所從來沒有看到和想到過的。其時，我們正在一大羣河馬中行駛着。從此，那鐵門便洞開了，森林中的幽境也被發現了。現在我才知道怎樣可以使普通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與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連成一氣，現在我才知道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的宇宙觀以及文化的理想的的確確都是以思想爲根據的。

.....

什麼是『生命的尊重？』『生命的尊重』是怎樣發生的？

倘使一個人要清清楚楚地知道他自身和他對於世界的關係，那他便應該把他思想和知識所產生出來的種種形形色色的東西置之不理，而回想到一切關係他自己意識最初最近和最持久的事實才行。只有從這地方出發，我們才可以達到一個與思想相符合的宇宙觀。

笛卡兒的思想的出發點是：『因為我想，所以我一定存在。』他既以此為出發點，所以他就不得不跑上一條達到抽象的途徑。在這種空無所有和矯揉造作的思想中，欲求人的真相以及人與宇宙的關係，難乎其難，意識的行動必有其相當之內容。所謂思想，必有其思想之對象。人類意識中第一件事實是：『我是一個要生活的生命。在這生命之外，還有着許多其他要生活的生命。』換言之，一個人一想到他自己和世界，他就覺得他是許多『生活的意志』中間的一個『生活的意志』。

因為我有了這種『生活的意志』，所以我才希望着生活的持續以及快樂。同時我又害怕着生命的破壞以及痛苦。不但我自己如此，就是那在我旁邊的『生活的意志』也是如此，雖然有時它們不能把它們所感到的清清楚楚以言語表示出來。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對於我們所有的那種『生活的意志』究竟有什麼關係？一個人也許可以否認『生活的意志』，把『生活的意志』變為『不要活的意志』，正像印度人和悲觀主義者一樣。但倘使他真的如此，那他便走上了一條不能自圓其說而矛盾的途徑。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一定不自然，不準確，不完全。印度思想和叔本華思想都充滿着矛盾之處，因為相信這種思想的人無論他們怎樣放棄世界和生命，在『生活的意志』之前，他們都時常在讓步。雖然他們自己不承認這是一種讓步。如果我們真的情願把物質的存在結束掉，那我們才能免除『不要活的意志』的矛盾。

凡是肯定『生活的意志』的人，他的行為一定自然，一定忠實。他不過把他下意識中原來有的那種行

爲根據於上意識而重演出來就是了。他覺得所謂存在，不單是一件當然的事，而且也是一件很神祕的事。『人生的肯定』乃是一種屬於精神範圍以內的行爲。因此，我們就應當在反省之下生活着，使自己戰戰兢兢的努力於生命之發展，以造成生命之真價值。換言之，所謂『人生的肯定』乃是提高『生活的意志』的意思。

同時，凡是有思想的人，都覺得非使一切『生活的意志』得到同樣『生命的尊重』不可。他在自己的生命經驗了其他人的生命。因此，他認爲善的，就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生命的價值達到最高限度等行爲；認爲惡的，就是毀滅生命，賊害生命，壓迫生命等行爲。這一切都是倫理學中所認爲絕對和基本的原則。同時，也是思想中所需要的東西。

從前倫理學只注意於人與人中間的關係，這是它們大錯特錯的地方。因爲在人的關係之外，我們也應當決定我們對於世界和我們生活範圍以內所有一切生命的態度才行。直等到我們把植物、動物和一切的生命統統看爲神聖，不可侵犯而致力於一切生命的救濟之後，我們才能成爲有道德的人。只有把各種活的東西都放在自己肩膀上的那種道德，才能在思想中得到它的根基。人與人中間的道德，並不是獨立的，却是整個道德中的一部。

因此，所謂『生命的尊重』其包含的有仁愛、忠信、和苦樂相等美德。

不過這世界在表現這『生活的意志』的時候，却給了我一齣極可怕的入室操戈的慘劇。甲的生存以

乙的生存爲代價。甲毀壞了乙，乙毀壞了甲。這是現在世界所給我們的慘劇。只有在有思想的人中間，『生活的意志』才能感覺到其他人的『生活的意志』，才能情願和其他人的『生活的意志』休戚相共。這種休戚相共的精神是很不容易表演出來的，因爲人總是喜歡拿人家的生命作爲自己生命的代價，而且再三再四的踏毀滅生命，殘害生命的覆轍。這是一般人的通病，雖然這通病是多麼希奇和可怕。有道德的人却不然。如果可能的話，他要竭方逃避這通病，根據他的知識和仁心，使他的『生活的意志』和別人的『生活的意志』聯絡起來。他要使人類保持着，使其他的人都能夠脫離他們的痛苦。這是他所渴望的。

因此，那種『生活的意志』的思想中產生出來的『生命的尊重』，便把普通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以及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兼收並蓄地包含了起來。其目的在創造價值，實現進化，使凡足以促進人類物質、精神、和道德的，一日千里地猛進着。在沒有思想的近代『世界和人生的肯定』，因物質發明的權力而且躡且行的時候，那種根據於思想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却致力於人類精神和道德的養成，並以此爲最高的理想，——只有從這理想，其他進化中的理想，才能得到其實在的價值。

從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我們得到了一種反省的能力。這種能力使我們知道在文化中什麼是不重要的。從此，自以爲有教化的那種夜郎自大之氣，在我們身上便失掉了它的力量。我們應該知道，在進化中，因爲有了這種知識和權力，真的文化就成了一件比較地更難的事。現在我們要追求的是精神和物質間的聯繫。各人都應當和環境奮鬥，以求人類之保持，有許多人爲了要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中保持人類的緣

故，曾經奮鬥過，雖然這奮鬥不無困難之處。現在我們還是要再接再厲地奮鬥着，以求其最後之勝利。

根據於思想而深入的道德的「進化的意志」，足以使我們脫離野蠻和苦惱的環境，而回復到真的文化。真正的和最後的文藝復興的誕生，僅時間問題耳。祇有這種文藝復興，才可以登世界於衽席之上。

現在我才知道，這本關於文化哲學的書，其計劃應當怎樣。當然，這本書可以分爲四部：第一部論的是現有的文化的缺憾與其原因；第二部論的是「生命的尊重」的意義及從前歐洲哲學在研究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的宇宙觀及其基本問題時所有的一切嘗試；第三部論的是「生命的尊重」的宇宙觀；第四部論的是所謂有教化國家的內容。

正像上面所說，第二部分敘述的是歐洲哲學對於道德的「世界和人生肯定」的苦鬥。我所以要寫這一部分，第一因爲我要到歷史發展中去尋找這問題的過程；第二因爲我要根據於以前種種的嘗試，把我所得到的意見作爲一種綜論。我又爲亞里斯多德方法所惑。雖然如此，我却從不後悔。因爲根據於其他人的思想，我自己的思想也得因之而益彰。

這歷史工作所需要的哲學書有許多，我自己有着。其他我需要的，由沮利克動物學教授篤爾和他的妻子送給我。此外，沮利克的致富曼更得到了日內瓦內務部的幫忙，使我與世界各方面得有互相接觸之機會。致氏是一個著名的巴哈音樂的歌詠者。以前我會不時地和他在風琴方面合作過。

在從容不迫的情況之下，我把所收集和整理出來的材料錄之而為草稿，雖然這種材料不以原定論列的大綱為根據。由於這草稿，我把每段的内容詳細地寫出來。現在其他的人正在血肉橫飛之際，而我却倖免而得致力於和平的促成。這是我時常感覺到而引以為幸的。

幸而我的藥料和綁帶沒有用盡，因為在歐戰剛剛開始前，從一條最後的船上，我已經收到了一大批需要的東西。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中間的濕冷，我們在海濱上居住着，因為我妻子的身體已經受了籃巴林熱的影響。一個做木材生意的人把希加的一座房子讓給了我們。這地方靠近羅佩司角，在一條奧哥威支流的口子上。這房子原來是一個看守木排的人住的。因為戰事的關係，現在却沒有人居住着。那時還有許多本地工人在那裏把一排排的 Okume 木拖到乾燥的地方，因為非如此，歐洲運輸一旦恢復，這許多木材便有蛀蝕之虞。為表示對於這位做木材生意的人的謝忱起見，我也加入了這許多工人。有時一個木排有二三噸之重。要把它拖到岸上，需數小時之久。因此，這種笨重的工作，只能待之於漲潮的時候。潮落，我便沉浸於我所寫的那本關於文化哲學的書。

## 第十四章 迦蘭遜和蘭密

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剛剛恢復我在籃巴林的工作之後，命令出來了。根據這命令，他們要把我們在最早的一條船上送到歐洲去，以便轉入俘虜看守所。幸而這船遲到了幾天，所以我們可以在許多西國宣教師和幾個非洲土人的協作之下，把我們所有的東西，譬如藥料用具等等裝扎起來，儲藏在一個用鐵皮造的小屋子裏。

當然，這本文化哲學的草稿我是不能帶的了。因為在海關檢查的時候，他們隨時可以把這稿子沒收。我把這稿子交託在一個美國宣教師的手裏。這宣教師的名字叫福特。其時，他正在籃巴林工作。他要我把這個笨重的包子丟在水裏。因為照他看來，所謂哲學，乃是一種不需要而有害的東西。雖然如此，他却情願根據基督徒的同情心，暫時替我保留着，等到戰事停止，再寄給我。不過爲要保存這書於萬一的緣故，我仍然化了兩夜工夫，用法文把這書的內容節錄了出來。在這節錄中，包含着的是整個書稿的大意以及有許多已經寫成的幾章的次序。此外，我又插入了幾個合適的題目，使這書在表面看來，成爲一種文藝復興的歷史研究，使那些檢查的人，以爲這書與實際生活無關而不予以留難。果然，這書雖然在有許多時候有沒收的危險，但結果却倖免了。

動身前兩天，在許多既經裝好和沒有裝扎好的行篋之中，我還是匆匆忙忙地替一個患痢氣病的人施行割診呢！

我們上內河輪船的時候，那些土人們從河邊上熱烈地歡送着。在這歡聲雷動之際，那個天主教的神父走上船來，以莊重的手勢，把那些攔阻着的非洲土人打發開了，而與我們握手。他說：『在你們沒有離開這地方之前，我應當爲着你們對於這地方的種種嘉惠，向你們二人致謝。』此後，我和他不再見面。因爲戰事剛剛結束，當『亞非利加』船在比斯開海灣沉沒的時候，他就死於非命。我們這一次到歐洲，也是坐這條船。

在羅佩司海角地方，有一個白人，他暗暗地到我這裏來，送了我一些錢，因爲他害怕我已囊空如洗。這個人的妻子，從前在我那裏診過病。其實，以前因爲防備戰事發生的緣故，我曾攜帶了許多金子。對於這一點，我多少慰藉啊！在動身前一小時，我去看了一個與我相知甚稔的做木材生意的英國人，並且很便宜地兌換了許多法國紙幣。這就是我和我的妻子纔在衣服內而攜帶着的。

在船上，他們把我交給一個歐洲的士兵。他們使我們不能和其他的人往來，除了那個特派的管事者之外。這士兵在指定的時候把我們帶到甲板上。寫字是不可能的。爲消遣計，我就把幾首關於巴哈『走法』的音樂和威杜的所謂『第六個風琴音樂』默記着。

那個管事者的名字叫加雅，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他對我非常優待。在快要到歐洲的時候，他問我有沒有注意到：他對於我們的優待，在俘虜中是不很多觀的。他眉飛色舞地告訴我們：『你們所喫的飯，都是很乾

淨的。你們住的船艙和其他船艙一樣清潔。」接着他又說：「你們知道：爲什麼我如此當然，不是因爲我希望豐厚的賞金，對於俘虜，我們從來沒有這種奢望。那末，究竟爲什麼呢？我告訴你吧。幾個月以前，有一位叫高契的，這人因爲生病的緣故，在你們醫院中住過幾個月。他回家的時候，也坐這船，而且也是在我的一個船艙中。他對我說：加雅，不久，你們恐怕要帶一個俘虜到歐洲去。這俘虜就是籃巴林的醫生。如果他真的坐你們的船，那爲了我的緣故，務必請你在各方面予以援助。現以你當知道爲什麼我厚待你們。」

在波爾多，他們把我們暫寄在臨時兵站中，有三星期之久。這兵站在柏爾微爾路。戰時外國囚徒住在那裏的很多。就在那地方，忽而我得了痢疾症。幸而在我的行篋中有着一些吐根精。雖然這藥把我的痢疾止住了，但是病後我却還是覺得不舒服呢！

然後他們把我送入了一個庇里尼斯山迦蘭遜一個大的看守所。我們把命令繙錯了。原來，我們應該在這晚上準備動身。不過繙的時候，我們却作爲第二天晚上。因此，當那兩個憲兵在午夜用馬車來帶我們的時，我們一些兒也沒有整理好。他們以爲我們故意抗命，所以非常憤怒。同時，在如豆的燭光之下整理行裝是一件極慢的事。在久待之後，他們要我們置行裝於不顧而立即動身。最後，承他們的盛意，他們却幫助我們，把什物取集起來，裝於行篋之內。此後，我屢次回想到這兩個憲兵。我一想到他們，對於其他的人，我就不躁急了，因爲我覺得躁急是不合理的。

他們把我們送到了迦蘭遜。那個看守的兵檢查我們的行李的時候，他發現了一本法文的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我帶着這書，專爲寫文化哲學之用。他就咆哮地說：「什麼？他們居然把政治的書也帶進了俘虜看守所，這真笑話極了。」我畏葸地告訴他：有本書是在耶穌降生前寫的。然後，他問那個站在旁邊的士兵說：「真的嗎？你是一位飽學先生呢！」那個士兵所說的真和我的話相同。於是，他又說：「什麼？在那時候，他們已經談政治了麼？」我們回答說：「是的。」最後，他才決定：「無論如何，他們談政治與我們談政治不同。所以照我個人看來，你仍舊可以保留這書。」

迦蘭遜以前是一個大寺院。凡是患病的人，都不遠千里地來朝拜。後來，政教分離了。於是，這寺院就闕焉無人，而日益地在衰替着。歐戰爆發，許多敵方的男婦老稚都居住在那裏。過了十二個月，這寺院居然修好了，因爲在這些囚徒中間，有許多是工匠出身。當我們在那裏的時候，那監督我們的是一個名字叫味克的殖民地的退任官。他是一個相信精神學的人。他不但奉公守職，爲人正直，而且又很溫存在。他以前的那個人，異常嚴刻，異常粗暴。因此，對於現在所有的那位監督，我們更感激了。

第二天，當我站在院子中而發抖的時候，有一個俘虜自動地向我說，他就是那紡織工程師波克陸。他問我有什麼地方要他幫忙。照他說來，我以前診過他妻子的病。所以他如此感激。其實，他妻子和我是互不相識的。不過在戰事開始的時候，我曾經拿許多金雞納霜，布浪特丸藥，吐根精，安眠藥，和其他藥品送給一個叫做克刺山的漢堡木材業代表。這人是從監巴林派到達荷美俘虜看守所的。我把這許多藥品送給他，以供他自

已和他所碰到的俘虜的應用。在每一個藥瓶上面，我把用法詳細地寫着。後來，在達荷美，人家也把他帶到了法國。他和波克陸夫婦在一個看守所中。有一次，波克陸夫人食量陡減，神經衰弱。有人把克利山所帶的藥品給了她一些。這些藥品在檢查行李的時候沒有被發現。服了之後，她的病忽然痊愈了。波克陸之所以說我醫好他妻子的毛病，就是因為這緣故。他替我用一塊廂樓中找來的木材造了一架桌子。這總算是我診病的酬報。現在我既可以寫字，又可以彈琴了。在登岸之前，我已經開始以桌子為風琴，以地板為踏脚板，而溫習我的風琴了。這方法，在暮齡時，我已用慣。

過了幾天，有一個同為俘虜的年長的埃及樂師，問我是不是就是羅曼羅蘭 *Musicians of Ajouvat*？l'ni 書中所提到的那個史偉策亞爾伯特。我回答他說：『是的。』於是，他告訴我，此後他和他的同伴要把我看為他們的一個同道。這就是說：他們在廂樓中奏樂的時候，我也可以參加，而且在我妻子生日的那兩天，還可以享受到『夜歌』的權利。果然，在我妻子生日的那一天早上，Hoffmanns' Tales 十分動人的樂聲把她驚醒了。這些埃及及樂師從前時常在巴黎新式飯店中奏演。後來，他們做了俘虜。但是他們仍然可以攜帶那些他們藉以為生的樂器。這是他們現在可以在看守所中演奏的原因。

進看守所不久，在我們中間又到了幾個人。他們是從一個另外被解散的看守所轉過來的。一般人都垂涎於廚房的缺分。因此，這幾個新來的人對於煮飯的方法就嘖有煩言，而以那些擔任這事體的俘虜為不勝其任。這便引起了原有廚房的不服，因為他們既以烹調為業，而且在沒有到迦爾遜之前，都是在巴黎上等

旅館或飯店中當過廚房。這事爲監督所聞。他問：在那些作亂人中間，那裏幾個是廚房。結果，沒有一個人當過這差使。爲首的原來是一個鞋匠。其他的都是以衣成，製帽，編籃，造刷子爲業的。雖然如此，在他們從前所住的那個看守所中，他們却當過廚房，並且又學會了烹調的方法。人數無論多少，味道一樣可口。於是，那個監督就很聰明地決定，把廚房交給他們，以兩星期爲限，作爲一種試驗。所煮的如果的確在其他人之上，那他們可以保持這地位。不然，他就要把他們作爲擾亂秩序的人看待，加以鐐釘。果然，第一天他們所煮的山芋和白菜就證明了他們的烹飪。以後，日新月異，不絕地進步着。這樣非廚房便一變而爲廚房；原來以烹飪爲業的，却爲其所擯棄。有一次，我要那個做鞋匠的人告訴我們成功的訣竅是什麼。他的答覆是：『當然，有好事他應當知道。不過最重要的只有愛好和小心四個字。』所以現在如果有一個沒有經驗的人充當任何一邦的總長，那我斷斷不會像從前那樣引以爲奇，因爲他的可以稱職，和迦爾遜鞋匠的可以稱職，並無二致。

說也希奇，在俘虜中間，我是唯一的醫生。我們剛來的時候，那個監督嚴格地禁止我與病人發生關係，因爲這是官醫的事——這官醫是鄰近鄉村中的一個年老的醫生——雖然如此，後來這監督却還是覺得我應當把我的專門知識貢獻於看守所，正像那幾個在我們中間的牙醫生把他們的專門知識貢獻於看守所一樣。此外，他又給了我一個診病的房間。在檢查的時候，那長官並沒有把我行裝中所有的各種重要藥品和器具拿掉。所以在診病時，一切需要的東西我都應有盡有。有許多人是從殖民地來的。另有許多水手所患的是熱帶病。對於他們，我的治療特別有效。

這樣，我又是一個醫生了。一有餘暇，我就致力於文化、哲學和風琴的溫習，雖然我所用的是桌子和地板。

我以醫生的地位看到了看守所中各種痛苦的情形。最痛苦的就是那些因拘禁而至於神經衰弱的人在晚上的軍號未吹之前，他們不絕地在院子中一轉轉地兜着，雖然在圍牆外邊有着燦爛和銀色的微光閃閃的比里斯山的山脈。他們的內在能力非常孱弱。對於任何事體，都沒有興趣。如遇雨天，則悄然鴿立於走廊之下。還有大多數人都患着營養不足的毛病，因為他們在長時間之後，對於單調的食品已經厭惡了，雖然從俘虜看守所的立場看來，這種食品的自身，並沒有什麼特別壞的地方。還有許多人患着的是傷風，因為大多數房間都沒有熱氣。這種身心兼弱的人，就是有一點最小的不適意，也作為真病看待。對於這種真病，既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又沒有對症發藥的方法。另有許多人，因為失掉了他們在外國地方所有的事業，所以就抑鬱不快。一旦迦爾遜的大門開了，他們正不知往那裏去。最後，有許多人，他們娶的是法國婦女。他們的孩子除了法國語之外，什麼也不會說，他們能不能讓他們的孩子離開家庭？他們不能在戰事以後把以前在外國時對於國際親善和自身職業所下過的工夫，重新恢復嗎？

每天在看守所的院子裏和走廊下總有許多面黃肌瘦和衣不蔽體的孩子在那裏互相格鬪。大多數孩子都是說法國話的。他們格鬪，都有立場，有許多以聯軍為立場，有許多以中央軍為立場。

凡是那些可以保持健康和氣力的人，都可以從這看守所得到許多饒有興趣的事，因為在這裏邊的人，

是從許多國家來的。什麼職業也有，其中包含的有學者、藝術家——特別是那些從巴黎俘虜來的畫家——德國和奧國的鞋匠，巴黎大公司中所雇用的女裁縫、銀行董事、旅館經理、侍者、工程師、建築師、工匠，和那些在法國以及德國殖民地住家的商人。此外，還有天主教宣教師和那些穿白衣戴土耳其紅帽的撒哈拉宗教團體的團員，來比利亞和非洲西岸其他各地的商人，從北美洲南美洲中國和印度海面上被擄的商人，也在被囚之列。德國和奧國商船上的水手遭同樣的命運者亦有之。最後，還有土耳其人，亞拉伯人，希臘人，和巴爾幹地方的國民。這些人大概因為在東方活動的緣故，所以被引渡過來。那些土耳其人的妻子，在走路的時候，都戴着面罩。在院子中，每天點名兩次。其時，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多麼形形色色的景象呢！

在看守所中，如果要研究學問，那我們正用不着什麼書本。因為凡是他要研究的，在那裏都有着專門的人，因此，我就充分地利用了這個研究學問的無上的機會。我得到了許多關於銀行學、建築學、工廠建築、工廠設備、五穀種植、壁爐建築，以及其他職業的知識。這種知識，在別的地方恐怕是得不到的。

最苦的是那些手工業的人，閒散就是他們的痛苦。有一次，我妻子得到了一些做冬天衣服的材料。許多裁縫爭先恐後地自告奮勇，而且一些兒工錢也不要，祇要重新有衣料和鍼線上手就是了。

不但那些熟悉農事的人要求到附近村莊上去幫忙，就是那些不慣於體力勞動的人，也是如此。即偶爾為之，也是情願的。只有那些做海員的，對於活動存可有可無的態度。他們在船上的生活，已經養成他們得過且過和隨隨便便的習慣。

一九一八年初，我們得到了一個消息。據說：聯軍方面要根據姓氏的字母，在每一個字母中選出幾個所謂上等階級的人，把他們送到非洲北部的看守所中去。如果在指定日子德國方面還沒有設法停止他們對於比利時普通人民的殘暴行爲。這是聯軍對於德國的一種報復方法。他們要我們告訴家裏的人，以便營救這樣，我們才可以免除不幸的遭遇。所謂上等階級的人，就是銀行董事，旅館經理，商人，學者，藝術家等等。他們所以選這班人，因為他們覺得這更容易引起德國社會的注意，比較對於人微言輕大多數羣衆復仇，更爲有力。自從這通告出來之後，我們就發現，在我們中間，有許多並沒有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有地位。譬如總侍者，在進來的時候，爲要在看守所中得到相當地位的緣故，都說他們是旅館經理出身。商店夥計便一躍而爲巨商。現在他們却都懷傷之不及了。因爲他們說是屬於這階級的，所以才有這危險。雖然如此，結果却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德國人把反對比利時人的行爲停止了。於是，迦蘭遜中間那些所謂上等階級的人，無論是真實的或假冒的，對於到非洲去一節，暫時都用不着擔憂了。

悠長和嚴寒的冬天總算過去了。在春天，我們却得到了一道命令。根據這命令，他們要把我和我的妻子送到布羅溫斯地方蘭密的一個看守所中去。這看守所專爲亞爾薩斯人而設。我們自己和監督都要求政府收回命令。監督之所以如此，因爲他要保留一個看守所的醫生。我們所以如此，因爲我們覺得在迦蘭遜已經住慣了。雖然如此，結果却還是不成。

三月終，他們把我們轉到了到蘭密。這看守所中的人品，並沒有像迦蘭遜那樣複雜，大多數是教員，森林學專家，和鐵路上的雇員。在那裏，我碰到了許多認識的人，其中是君斯巴哈年輕的小學學長愛爾底司，和年輕的牧師利別里克。利氏從前是我的一個學生，他們允許他，在星期日做禮拜。因此，我時常有講道的機會。我幫助他，正像是一個副牧一樣。

那監督是馬賽地方的一個退任的警察官，名字叫做巴格諾特。他的管理法很是和平，如果有人問他什麼，他總和藹可親地說：「不行，不過有些事是可以的，只要你能夠把理由說出來。」我名字的發音對於他有些困難，所以他時常稱呼我「亞爾伯特先生。」

白天，我們住的是一間很大的在第一層樓上的房間。這房間四壁蕭條，一些兒裝飾也沒有。我第一次走進這房間的時候，就覺得非常熟悉。那架鐵爐子和通過房間的那根煙囪，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看見過。後來，這間蘆葦打破了。這是我在凡高的畫片上看到的。我們所住的那座房子，以前是一個寺院。這寺院的四周有園林和包圍着的牆垣。歷來是精神病人住的。凡高也是其中之一。他所畫的，就是我們今天所住的那間房間。他的藝術使這淒涼的房間垂之於永久。他和我們一樣的在朔風凜凜的時候為這幾塊寒氣激骨的石板所厄。同時，他也和我們一樣的在幾垛高的圍牆中一轉轉地徘徊着。

在這些俘虜中間，有一個是醫生，所以最初我用不着診病，儘可以致力於那本文化哲學的末一章。過後，我那個同業的人回到了家裏去。於是，我就做了看守所的醫生，雖然這地方的工作並沒有像迦蘭遜那樣繁

重。

布羅溫斯的寒風對於我妻子不很適宜，雖然遜爾迦山地的空氣已經使她的身體大有起色。對於地上的石板，她實在不慣。同時，我自己也覺得不很舒服了。自從我在波爾克患了痢疾之後，因噫的情形日增無已。而且就是要奮發，也不行。按理，在指定的日子，那些在裏邊的人可以在士兵看守之下到外邊去散步。因為我和我妻子太疲倦了，所以不能參加。這種散步大概是快步，因為那些囚徒們要在指定的時間中得到最高限度的運動。有時，他們跑得很遠。

我們很感激，因為那個監督時常把我們和其他的弱者帶出去。

## 第十五章 回亞爾薩斯

七月中，差不多一切人都可以釋放了。在數天之內，我們就可以取道於瑞士而回到家裏去了。我妻子因為拘禁和鄉思的緣故，身體日益羸弱。因此，我聞訊之餘，更覺欣慰萬分。起初，在監督所收到的那張被釋放者的名單上，並沒有我的名字。這事幸而我妻子沒有知道。七月十二日夜，那監督從電話中收到了一道命令。於是，他催我們起來，立刻準備動身。其時，每一個人的名字都在這單子上了。在東方剛放出魚白色的時候，我們把行李拖到園子中去，以便檢查。那些我在迦關遜和蘭密所寫的關於文化哲學的稿子，從前我已經給看守所的檢查員看過。所以這次他允許我帶出去，只在幾張紙上打了幾個戳記就是了。在護衛兵走出大門的時候，我飛奔回來。因為我更要和那監督見一次面。其時，我看他垂頭喪氣地坐在他的辦公室裏。對於他那些因徒的離別，他深覺難受。他現在和我還時常通訊。對於我，他稱呼「我摯愛的同居者。」我們在一個離塔刺斯空車站很遠的貨棚下等待車了。我妻子和我都揹着很重的行李。所以沒有方法跑過這鐵道。正在這時候，有一個我在看守所中診治過的衣衫襤褸的跛者。他來藉了我門。他沒有行李，因為他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人。我接受他的盛意。同時，我十分感激。當我們在炙人的陽光下步行的時候，我就立志，為紀念這跛者起見，以後在車站上我一定注意到那些負重的人，以盡救危扶困之微忱。我如約而行，歷有年所，雖然有一次因為我

自告奮勇的緣故，他們竟然把我當作竊兒看待。

在塔刺斯空和里昂中間有一般男女合組的委員，在一個車站上狂喜若驚地歡迎我們。在那裏擺着幾張滿陳着甘味的桌子。他們招待我們。正在大嚼的時候，那些招待我們的人忽覺忸忸不安。後來，我們匆匆忙忙地交換了幾句話。於是他們就退去了。因為他們知道，我們並不是他們所希望的那批客人。什麼歡迎，什麼盛宴都是另有所屬而設的。他們原來所希望的，是那些法國北部敵軍所佔領的區域中的人。這些人是在短期破禁之後為德方所遷送，而從瑞士到法國南部的。所以車子一到，那些以招待過路亡命的人為己責的委員們，便以為我們就是他們所希望的人。直等到他們聽見我們所說的不是法國語而是亞爾薩斯語之後，他們才覺得錯誤了。這局面非常滑稽。結果，那些恍然大悟的委員們，便以狂笑了之。不過，在我們中間，大多數人都沒有注意到。因為這事情的發生，為時甚暫。同時，他們都正在狼吞虎嚥地享受着。他們深信這些甘味是為他們而有的。在這種信仰之下，他們又行行重行的去了。這是一件最發矇的事。

以後，在每一站都有掛車。這列車一節節地加長了。在有兩節車子中，都是些修籃，補鍋，磨刀的人。此外，更有許多非市無賴的流浪人，他們也是從看守所中放出來的。

在瑞士的邊陲上，這車子停了許久。後來，他們得了一個電報，知道另外一輛從德國方面開來的車子，也已經到了瑞士的邊陲。於是，我們才開車，因為這列車的俘虜和那一列車的俘虜是聯軍和中央軍對調的。

七月十五日，到沮利克。出乎我意料之外，在那裏我却碰到了神學教授邁爾，巴哈歌詠者考富曼，以及其

他的人。他們都在那裏歡迎我。因此，我就下車。他們在兩星期以前已經知道我要來了。從沮利克到君士坦丁，我們老站在窗的旁邊。因為瑞士國那些青蔥的田和點塵不染的屋子，實在百看不厭。我們還沒有知道已經進入了一個沒有經受過兵燹之災的國家哩！

在君士坦丁，我們所看到的太可怕了。在這裏，我們第一次真的看到了饑饉的情形。這在以前不過得之於傳說吧。在街上，沒有別的，除了些菜色青青和形容憔悴的饑民之外。他們風吹欲倒地蹣跚着。他們倒還站立得住，這真是一件希奇的事。

我岳父和岳母到君士坦丁來看我們。在得到了許可之後，我妻子就和他們同到斯特拉斯堡去。我自己和其他的人還要在君士坦丁逗留一天。因為有許多手續還未清楚。後來，我也到了斯特拉斯堡。時已黃昏，街上却一點光也沒有。就是在屋子裏，也沒有光映射出來。為防止空中襲擊起見，全城統為夜色所籠罩。當然，要到岳父家裏是不可能的了，因為他們住在一個離城很遠的附廓地方。因此，我就到了靠近聖多馬的斐西耶福蘭家裏，雖然費了許多工夫，才找到這地方。

其時，君斯巴哈還是在戰區之內。所以我跑了許多地方，央託了許多人，他們才允許我尋找我的父親。火車只通到哥爾馬耳。從哥爾馬耳起，一直到佛日山，其間十里路之遙，非步行不可。

這就是我一九一三年耶穌受難日離別的一個山谷。其時，谷內還覺安靜無事。呢現在，隆隆的炮聲却不

時地從山上發出來。在大路的兩旁，有電網和堆積得像高牆一樣的稻草。其用意在使山谷中的運輸不爲佛日山嶺敵軍所障礙。隨處都是用磚造成的機關炮台。所有房屋，盡爲炮火所毀壞。那些以前森林重重的山，現在却成了禿子。炮火所遺留的，不過些殘缺不全的樹枝了。在每一個村莊中，都貼着攜帶瓦斯罩的命令。

君斯巴哈雖與那些還是有人居着的戰壕近在咫尺，但是有羣山包圍的緣故，却沒有爲炮火所毀。還有許多人在士兵和打毀的房子中居住着。他們置戰事於不顧，而仍在夙與夜寐地工作着。在白天，他們不能把第二批的乾草從場地上搬到家裏。同時，一聽到警告，他們就要匆匆忙忙地跑到地窖子裏去。這一切，他們是已經習見無異的了。無時無刻他們不準備拋棄一切的東西離開這村莊，如果有敵人襲擊的話。我父親對於這種危險，完全視之坦然。就是有炸彈聲音的時候，他還是屹然不動地坐在書齋中，而不與其他的人一齊跑到地窖子裏去。當然，他現在的俸祿是已經爲軍官和士兵所分割了。

不過到了收割，就是那些置戰事於不理的人，却也焦灼如焚了。其時，遍地亢旱，米粟以槁。所有馬鈴薯，盡爲摧殘。在有許多場地上，草料綿薄如茵，芟之亦屬無用。牛欄中的牲口，發出飢餓的聲音。密雲起處，所吹來的並不是甘霖而是狂風。就是地面上所剩下的一些潮氣，也爲這風所蕩捲而去了。在飛沙走石之中，飢饉的妖魅便乘長風而來。

那時，我妻子已經得到了君斯巴哈的許可。

我希望在我故鄉的深山中把萎靡不振的毛病，和在蘭密時末了數星期中所得到的那種時輕時重的

寒熱症醫治了結果，却有增無已。到八月中，熱度陡增，痛楚萬分。於是，我就覺得這是痢疾症的反應，而非立刻割診不可。雖然在波爾多時，這毛病還很順利。我向喀爾馬一顛一躑地走了六基羅米突的路，才和我妻子找到了一輛車子。九月一日，斯特拉斯堡的斯託爾次教授替我割診。

剛剛可以工作的時候，斯特拉斯堡市長旺特要我在市立醫院中充當醫生。這我很高興地接受了。因為長此下去，我實在不知道如何生活。他們派我的是關於皮膚病部分的兩間婦女所住的病房。同時，我們又做了聖尼古拉的副牧。對於聖多馬分會，我深為感激，他們把尼古拉範圍內教會所有的那座空的牧師住宅讓給我用，雖然我是一個副牧而沒有享受這住宅的權利。

根據和約，亞爾薩斯應當從德國轉而至於法國的治下。所以在議和之後，在有一個時期中，我只能一個人擔任聖尼古拉每一次的禮拜。日羅特因為說了幾句反對德國的話，已為德政府所驅逐。同時，法政府還沒有派代替他的人。匿德爾之後的那位依倫斯特也已經辭職了，因為他與法國人有格格不入之處。

在議和的時候以及議和後的兩年中，那些來因橋的海關的職員們已經很知道我了，因為我時常到鮑去把一叉袋一叉袋的食物送給那些住在德國沒有飯喫的朋友。這對於瓦格涅福蘭和那個年邁的畫家託馬，以及他的姊姊阿加塔，倒不無小補。託馬我已經認識了多年，他是叔曼介紹的。他和叔曼的丈夫在年輕時已經很相識了。

## 第十六章 醫院和傳道生活

在這兩椿職務之外，我又於公餘之暇，致力於巴哈的『合奏序樂』，以便立即付印，如果我在藍巴林時所擬定的那些關於美國版最後三卷的稿子再能得到的話。不過這稿子一時却不能送到。同時美國的發行者也不急於出版。所以我就把這工作暫時置之不理，而重致力於文化哲學。一直到現在，我還不能把『合奏序樂』的那三卷書供之於世，雖然發行者重鑒於有利可圖，而再三催促過。

在等待那本從非洲寄來的文化哲學稿紙的時候，我就竭力研究那些重要的世界宗教，以及它們所含有的宇宙觀。以前我在研究哲學的時候，我所注意的是哲學歷史，以及其中包含的那種促進文化的道德的『人生和世界的肯定。』現在我又同樣的在猶太教，基督教，回教，波斯教，婆羅門教，佛教，印度教，以及中國的宗教思想中尋找『人生和世界的肯定。』『人生和世界的否定。』以及一切關於道德的成分了。從這檢討中，我更知道所謂文化以道德的『人生和世界的肯定』為基礎一說，乃是千真萬確的。

一九一九年，耶穌聖誕前數日，——其時我正為上面所舉的一切事而忙碌着，——以所特龍大僧正的介紹，他們要我在一九二〇年復活節後，為烏布薩拉大學的奧勒斯彼得基金，作短期演講。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自從戰事之後，我墊居在斯特拉斯堡。正像一個滾在椅桌下而為人所遺忘的小錢一樣。只有在一九

一九年十月，我和外界接觸過一次。那時，我幾費周折，才得到了旅行的許可。我把所有的錢搜刮殆盡，到巴塞羅納去使 Ortzo Catala 的朋友重新聽我奏琴。這次重新出山，使我覺得，像我那樣的一個藝術家，倒還有相當的價值呢！

回來時，在塔刺施空和里昂中間，我有幾個崗農巡洋艦上的水手，和我同行。在他們的帽子上鑲着一個人的名字。我問他們這是誰。他們的答覆却是：『關於這個人，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過。這恐怕是一個已故將軍的名字罷！』

在所謂知識階級中，大概他們已經把我完全忘記了，除了沮利克和百倫神學教員對於我的熱情和誠意之外。在烏布薩拉，我的講題是哲學和世界宗教中的『人生和世界的肯定』，以及道德問題。當我整稿的時候，在非洲的關於文化哲學的那幾章，我還沒有拿到。所以我只得重起爐灶。起初，我頗不愉快，以後我却覺得這種重複不但是天意，其有裨於我，亦非淺鮮。那本從非洲來的稿子，一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我才收到。其時，我已經從烏布薩拉回來了。

在烏布薩拉，在我思想中醞釀着已有五年之久的思想第一次得到了它的反應。末了，『講是關係『生命的尊重』的道德。當我把這問題的基本思想發揮的時候，我竟然爲它所動，而囁嚅不知所云。

到瑞典時，我的精神和身體都已經困憊極了。所有病痛也還沒有復元。因爲在一九一九年夏，我又經過了一次手術。不過烏布薩拉曠達的空氣，和我們夫婦兩人所作客的大僧正家裏的那種和藹可親的環境，却

把我的身體醫好了，從此我又可以與高采烈地工作了。

在戰爭時，爲了要維持醫院的緣故，我於巴黎布道會和巴黎故舊處，負債纍纍。有一天，我和大僧正散步，並且把我心中所存着的那種憂心如搗的情形告訴了他。他要我在瑞典舉行幾次音樂會和演講會。因爲在歐戰之後，這國家在經濟方面頗有所獲。同時，他又把我介紹到幾個大城市中去。與我同行的是一個神學生，他的名字叫塞得斯托姆。他在講台或經台上站在我的旁邊，把非洲醫院的演講很生動的一句句地繙出來，使聽的人簡直忘記這是一篇繙譯的演講。由於這一次的經驗，我便知道了運用舌人的方法。這對於我現在於籃巴林主領禮拜，爲助不淺。最要緊，說話的時候要簡單明瞭。在演講前要和那個繙譯的人過細的斟酌一遍。此外，就是演講的方式，也應該以那個傳譯的人爲根據。這樣準備之後，那個傳譯的人，不費思索，就可以了解那應繙句子的意思了。這樣，他就可以和搥球一樣，立刻傳給那些聽講的人。在這種方法之下，就是用舌人來演講科學，也是可以的。這比較說一種他所不很熟悉的話，要好得多。因爲說一種不很熟悉的話，既欲自苦，又要苦人。

瑞典國的那種舊式的風琴，形式雖不偉大，其聲音我却愛聽。這些風琴，對於我演奏巴哈音樂的方法，頗很合適。

在數星期後，由於音樂會和演講會，我居然收到了很多的錢。其數目儘可以立刻把那些最重要的債務

完全了清。

在七月中離開了那個使我<sup>最樂意的</sup>瑞士國之後，就決意恢復我在籃巴林的工作，在這以前，對於這問題我連想也不敢。我唯一的思想乃是回到學校中去充當教員。在動身到瑞士以前，從各方面觀察，瑞士也許是我希望中的一個國家。一九二〇年，在沮利克神學院，我得到了神學博士的名譽學位。

## 第十七章 非洲回憶

回家後，我就從事於我對於非洲的回憶。其書名叫做在原始森林的旁邊。這書是烏布薩拉林得勃洛特書坊要我寫的。不過這却不是容易的一件工作。因為他們把字數只限止於幾千。脫稿之後，我把其中的有幾千字棄而不用。這選擇工作，比較寫整本的，還難。按理，那篇關係莽叢中木材業的文章，應當完全不用。因為我的要求，發行者却把包含着這篇贅冗文章的稿紙接受了。

他們要我計算字數。這從書的立場上說話，倒是一件有益的事。從此以後，在發表任何思想的時候，我就竭力在最短的篇幅中闡揚最多的意思了。就是這本關係文化哲學的書，也是如此。

一九二一年，在原始森林的旁邊出版了。這書由拉革弗脫譯成瑞典語。同年，德文版也出來了。接着，是英文版。這是我的朋友坎匹溫繙的。以後這書居然也譯成了荷蘭文、法文、丹麥文和芬蘭文。

這書的圖畫大部分根據於漢堡克刺山在一九一四年夏於籃巴林附近購置木材時所出的照片。他以後流為俘虜。我的藥材就是給他的。以下是我對於原始民族中殖民政策的意見。

.....

究竟白種人沒有統治未開化或半開化民族的特權沒有的，如果我們的目的只在於物質的利益，反

之，倘使我們還以教育爲己任，則這種統治或能自圓其說。設使他們真的可以自己管理自己，那我們應當聽其自由。因爲世界貿易的緣故，他們的自由已經失掉了。這貿易根本把他們的經濟和社會關係改變了。那些酋長們居然用了新式的武器和金錢來壓迫一般貧苦無告的土人，而納之於奴隸之列。他們販賣人口時所得到的的是金錢，鉛，火藥，煙草，和酒。所以在這種世界貿易之下，非洲人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爲當地霸者所奴隸，就是爲歐洲國家所統治。所謂真的民族自決，寥寥乎難矣。

那些管理殖民地的人，和非洲本地酋長一樣，不是不公道，就是殘酷，使其餘的歐洲人，咸蒙其咎。爲今之計，既不在洗刷我們已往的過錯，又不在于他們獨立的批准；却是在他們道德程度的提高。所謂帝國主義也有其相當的道德價值。譬如叛奴制度，內戰等的廢止，都不是所謂帝國主義所賜的麼？如果歐洲政府真的把他們在那裏的統治權自動的放棄了，那我不知道奧哥威、河流那些做木材生意的土人將怎樣。

如今在來比亞所謂黑人的共和國，還是有着家奴制度和許多比家奴制度更壞的情形。這就是未開化和半開化民族自決的流弊。

照我看來，最大的問題在殖民政策和文化的衝突。按理，在殖民政策實施以後，那些半開化的人應當由游牧生活而至於農耕時代。在非洲，事實却不如此。他們現在所造的乃是些世界貿易所需要的物品。這些物品對於他們自己的社會生活，風馬牛不相及。同時，他們又把他們所得到的錢買了些現成的舶來貨，使國內

實業，成爲一件不可能的事。國內農業，於以動搖。

譬如木材暢銷的時候，饑荒就布滿了奧哥威流域。因爲那些工人們，伐木之不懈，還有什麼時間來顧到他們的農事呢！同時，他們又用他們勞力所得來的錢換了許多所謂洋米和其他的舶來品。如是，非洲農業，就到了一個不堪設想的地步。

真的殖民政策，應當以當地人民的利益爲前提。只有在農事之餘，我們才可以徵取他們的勞動。因爲出超的增長，不一定是殖民地的進步。反之，殖民地的破產，有時却也是因出超而造成的。

還有，道路建築在未開化民族中乃是一個極困難的問題。當然，道路對於饑荒和貿易均有其相當之貢獻。不過在另一方面，道路之建築，却也足以危害民族生活而有餘。譬如有時爲建築道路的緣故，我們徵工過多。這對於社會生活，不無影響。最後，每次道路建築，工人之因受住食影響而致於傷命者，不知凡幾。因此，這種公共事業開始之前，我們應當過細地籌劃才行。

有許多人以爲如果把稅率加高了，那他們非工作不可。這不是訓練土人工作的方法麼？實則不然。不錯，爲了課稅的緣故，他們非工作不可。不過課稅既清，工作既竣，其怠惰也如故。這種工作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待遇斷斷不能產生道德的結果。其實，現在殖民地的稅率，其沉重已非當地人民所能勝任了。以強制工作來代替他們的課稅，未免太忍吧！

殖民地的教育問題，與其經濟和社會問題有關，其複雜不下於後者。農業和手工業乃是文化的基礎。只

有這種基礎奠定之後，我們才談得到所謂商業，所謂知識。對於殖民地，我們置農工於不顧，而以讀書為文化的根據，其謬甚矣！在學校，他們東施效顰地拾得了一些歐洲的知識。出學時，他們就以知識階級自居，而以手工業為不齒。凡是不能在大公司或政治機關中謀一席之地者，竟成了游手好閒的人。不錯，他們已經從下層階級一躍而入於上層階級之列。惟不知其影響於社會經濟生活，當何如耳。反之，我們應當使教育和農工業打成一片。這是殖民地所需要的教育。

醉酒和疾病也是非洲原始民族中兩個很重要的問題。單單把白蘭地和其他性質強烈的酒禁除，是沒有用處的。在殖民地中間，就是啤酒，也有其相當的危險。因為在熱帶地方，如果要把啤酒保存起來，則非摻以酒精不可。這樣，把性質強烈的酒禁掉，不過加高啤酒和別種酒的銷路就是了。因此，唯一辦法，就是把一切的酒統統禁絕，以免前門拒狼，後門進虎之虞。

在殖民地中，關於疾病的工作，未免太微乎其微了。即有之，也是最近的事。大都致力於殖民地醫藥事業者，均以經濟為立場。他們以人為生產工具，人之喪亡，即生產工具之損失。這是以前人對於殖民地醫藥事業的說數。其實，這是大錯特錯。殖民地醫藥事業，何止於經濟問題而已。其最大的原因，還是在道德。我們真不懂在這醫藥發明日新月異的現在，我們怎能自私自利的把一切醫藥中的設備專為己有，而置其他人的生命於不顧呢！況且殖民地人民肉體上的痛苦，較之歐洲人民，何啻倍蓰。現在政府所遣派的醫藥人才，實在為數太少，不夠敷用。如果其他人民團體再能多多資送，其有裨於殖民地，當非淺鮮。我在藍把林所創辦的那個醫

院，乃是根據於這種我們所應當有的人道主義而立的。

末了，不要想我們對於殖民地人民的工作乃是一種恩惠。其實，這不過是一種已往罪孽的洗刷而已。須知白種人自從到了非洲以後，其對於當地的貽害，實比其所有之貢獻，為多則其貢獻，又何足道哉！

## 第十八章 君斯巴哈和國外生活

一九二一年復活節前兩星期的禮拜天，我在巴塞羅納 Ortoó Catala 爲巴哈的 "S. Matthew Passi" 的第一次表演奏琴。這在西班牙，還算是創舉。

一九二二年四月，我辭去了斯特拉堡的兩種職務。那時我希望在將來或者可以藉寫作和奏琴以爲生。爲了要得到安靜的地以從事於文化哲學的緣故，我就搬到了君斯巴哈。我父親所有的那座牧師住宅中。同居者除了我妻子之外，還有一個女孩子。她生於一九一九年正月十四日。正巧這也是我的生日。有時我到斯特拉堡去，因爲在那裏我可以參攷各種書籍。在斯特拉堡，我住的是第次霍德夫人家裏的一間閣樓。她的丈夫已經故世。現在她住的是克諾勃吉司的一座古屋。

我時作時輟，因爲時常要旅行。許多大學要我演講文化哲學或古代基督教問題。同時，爲籌募經濟以便繼續非洲工作計，我又講了幾次關於盧巴林醫院的問題。此外，我更舉行了幾次音樂會，以作回非洲後數年內家庭開支之用。

這數年間的經驗是多麼有意義啊！第一次到非洲時，我已經準備實行以下三種犧牲：第一我要犧牲的是琴。第二我要犧牲的是教師生活。雖然在過去我曾醉心於此。第三我要犧牲的是經濟獨立。這就是說，嗣後

我要完全依靠於朋友的慨助。

的確，我這樣的犧牲了。只有那些最知交的朋友，才知道犧牲的代價是什麼。

現在，我却得到了一種和亞伯拉罕犧牲兒子時一樣的經驗，正像他一樣，爲了要犧牲的緣故，這犧牲却被保留了。巴黎學會所送給我的有踏脚板而專爲熱帶造的鋼琴，以及我那種足以戰勝熱帶氣候的身體，居然允許我保留我對於風琴的技能。在非洲闖蕩無人的環境中，有四年半工夫，我不時地研究巴哈的音樂。這便使我窺見了他的堂奧。所以我回到歐洲去的時候，不是一個沒有專門訓練的藝術家，而是一個有充分技術的人。我的聲譽，亦因之而比以前更高了。

我雖然把斯特拉斯堡大學中教師生活放棄了，但同時我又得到了在各大學演講的機會。

因爲我以前把我的經濟獨立犧牲了，所以我現在可以藉音樂和寫作以恢復之。

這三種犧牲，在於我是一種莫大的鼓勵。歐戰以後的各種困難，盡人皆知。但就是因爲我有這種犧牲經驗的緣故，居然能屹然不動地支持着。任何努力，在所不計；任何犧牲，在所不惜。

一九二三年春，文化哲學最初兩卷脫稿了。其出版也就是在這一年。第一卷的書名是文化的衰落與其恢復。第二卷的書名是文化與倫理學。

在第一卷中，我所敘述的是文化和宇宙觀的關係。其大意如下：

文化衰落是十九世紀哲學所應當負責的。十八世紀的倫理學和宇宙觀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按理，十九世紀應光大之不懈；而熟知在敘述哲學歷史之餘，十九世紀的哲學家竟然把原有哲學中所包含着的宇宙觀置而不論，而更提出了所謂歷史和自然科學的宇宙觀。這是一種每况愈下的行爲，因爲歷史和自然科學的宇宙觀，既無生氣，又不足以保存文化於萬一。機械的發明，使文化的保存成爲一件難能的事。從此，人類的精神生活不入於依賴，就入於盲從，不爲歷史和實際生活的錯認所賊害，就爲國家主義和冷酷的人生所荼毒。爲今之計，我們應當回復到那種含有真正文化意義的宇宙觀上去。直等到我們看到了倫理學以及世界的精神關係，我們才走上了文化的道路。照我看來，所謂文化，乃是個人和人類道德生活及其他各種生活發展時所得到的那種精神和物質進步。這是我對於文化的定義。

在文化與倫理學中，我把歐洲思想於追求道德的『人生和世界的肯定』的宇宙觀時所有的那種苦悶的情形，和盤地托了出來。原來，我要把世界宗教對於文化和宇宙觀的努力也描寫出來。這計劃却不能實行，因爲這書太長了。對於這問題，我只能偶或及之耳。

我故意不用哲學中那些專門的名詞。因爲我的目的乃是在引起普通人對於這極普通的人生問題的思想。這一卷的大意如下：

古代思想致力於道德和『人生和世界的肯定』的合理化。結果，它走上了一條厭世的途徑。與理略換

披克提忒等主張：每一個人都有促進社會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責任。由於他們的努力，人生才走上了一條肯定的途徑。十八世紀，新斯多噶主義和唯理主義告訴我們的是：凡是要了解人生意義的，非先了解歷史的過程不可。後來，康德黑智兒都起來了。他們所着重的是思想。不久，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唯實主義也脫穎而出。於是，那種以思想為立場的空談，在科學昌明的狂瀾中，便不攻自破地下去了。同時，唯實主義的流弊不一而足。即其注重物質一點，亦足以破壞世界而有餘。為今之計，捨「生命的尊重」一途莫屬。尊重生命的人把可怕的看為不可怕，把無意義的看為有意義的，雖然在宇宙中還有許多不可思議的事存在着。尊重生命的人還是要思想的。不過到了思想告窮的時候，不灰心就是了。因為在唯理主義領域之外，還有着一個超乎唯理主義的境界。明乎此，我們才知道什麼是宇宙，什麼是世界，什麼是人生了。

當校正文化與倫理學的時候，我已經在整理第二次到非洲的行裝了。

一九二三年秋，政府因為通貨膨脹的原故，要諾得林英發行德文版的那家書坊擔任紙幣的印刷。因此，我所寫的那本書的印刷，也就停止了。

我所以能恢復我在非洲的工作，是因為亞拉薩斯，瑞士，瑞典，丹麥，英國和捷克斯拉夫各教會的幫忙。他們為我的演講所動。因此，他們就解囊慨助，以輔其成。此外，在歐洲各國，我所有的朋友，他都替我的忙。

動身至非洲前，我又把我在北明翰塞利奧克大學所講的關於基督教和世界宗教的講辭整理就緒，以

便付印。這講辭的目的在以哲學爲立場說明各宗教的性質。換言之，就是從各宗教對於「人生和世界的肯定」，「人生和世界的否定」，以及倫理學各問題貢獻之多少來決定其性質之如何。可惜，我只能限止於我對於這些宗教的研究的大概，因爲這書的方式不過是一種演講而已。

在整理行裝的時候，我把童年和幼年時代的回憶寫成了一篇論文。這是看了沮利克著名心理學家我的朋友普菲斯忒之後的結果。一九二三年初夏，當我經過瑞士的時候，我在沮利克停了兩小時，去拜訪這位著名的心理學家。他一方面享之以茶，使我有休息的機會，一方面又要我把我童年時的幾件事體隨隨便便的敘述出來，以供青年雜誌之用。過了不久，他把在兩小時中用寫記法寫下的那篇文章寄了給我。我要求他不要立即付印，因爲我還有未盡言之處。以後，在有一個雨雪交加的星期日下午，我又把我對於童年時所有的種種感想加上了，作爲這篇文章的結論。其時，我快要首程到非洲去了。

## 第十九章 第二期在非洲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四日，離斯特拉斯堡。這次我妻子不能和我同行，因為她身體不很健康。在這種情形下，她犧牲一切而讓我回到藍巴林去工作，這真使我銘感不忘呢！那與我同行的是一個年輕的牛津大學的化學生。他的名字叫季勒斯匹。他母親把他交給我，不過只允許他幫我幾個月忙而已。

在波爾克，我們上了船。其時，那個檢查旅客行裝的海關職員對於我深為懷疑。我帶了四又袋沒有答覆過的信。我的意思就是要在路上寫回信。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旅客帶着這許多的信。那時，法政府絕對禁止人把錢帶到外國去。每一個旅客只能帶五千法郎。所以他懷疑在這許多書信中也許有錢藏着他化了一小時半，把這許多信一封封地檢查着。不過到第二袋末了的時候，他把頭一搖，廢然而去。

這條荷蘭貨船奧勒斯提給了我一個認識歐洲西岸各地方的機會。在行程萬里之後，於復活節前一天，四月十九日晨曦初露的時候，我又到了藍巴林。

現在醫院中剩下的不過是一幢鐵皮的小屋子和一間寬大竹舍的木架而已。我離開這裏已經有七年工夫。在這七年中間，其他建築均已頹敝。在醫院和我住宅中間的那條山路，盡為蔓草所蔽。蜿蜒而入，幾有迷津之虞。第一，把那個住宅屋頂破爛和漏水的地方，以及那還沒有坍塌的兩座醫院房子加以最低限度的

修理。然後，我再把那些已經坍塌的房子重新建造起來。這工作需時數月之久，我覺得非常困難。所以我不能按照原定計劃在晚上致力於那本關於保羅的神祕主義的書稿。這稿開始於一九一一年。我帶到非洲，這是第二次。

於這數月中，在早上，我是醫生，在下午，我是監工者。正像以前一樣，那時我們又得不到應有的工人，因為在歐戰之後，繁榮的木材業，把所有的勞動力量統統吸收去了。

因此，我只能用一些義務幫忙的人了。這些人不是醫院中病人的陪伴，就是新愈的人。他們敷衍塞責。在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反倒避而不見了。

在最初數星期中，有一天，在吃中飯的時候，有一個似乎已經離開非洲生活的年長的木商，他來和我們共餐。食畢，當我們站起來的時候，他覺得應該向我說幾句恭維的話。他說：『醫生，我知道你是很會彈琴的，我也酷好音樂。如果我不必在下雨前奔回家去，那我一定要請你替我彈一曲哥德的「走法」』

病人的數目一天天地增長着。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兩年中間，從歐洲，我請了兩位醫生，兩位護士。

一九二五年秋，結果我總算把那醫院重新造好了。現在，我或者可以在晚上努力於那本關於聖保羅的書了。接着，就是一個嚴重的饑荒。這是因為全地人民統致力於伐木而把食糧的耕種忽略了緣故。同時，痢疫流行。這兩件事完全把我自己和那些襄助的人佔據了，如有數月之久。有時，我們用了太三密和蘭勒伯

兩條汽油船到各處去搜羅米糧，如果我們沒有別的食物供給醫院中人的話。

爲着痢疫的緣故，我深覺得非把醫院搬到一個更寬敞的地步不可。那塊教會所有的地，不足以供醫院的擴充，因爲四面統爲河道，沼澤，山陵所包圍。這裏面的房屋，在最初儘夠敷用，因爲那時我們只有五十個病人和他們的侍候者。現在却不夠了，因爲此刻每天晚上，人數有一百五十之多。

不錯，在重建的時候，對於這一點我已經感覺到了。不過我以爲病人人數的陡增，乃是一種暫時的事。現在疫癘的流行却使我覺得，除了人數過多之外，更有着一種危險。因爲對於那些傳染病的人，我們並沒有隔離病房的設備。爲了不能把這些患痢疾病的人和其他的人分開的緣故，全醫院都傳染了。其時，情形深爲可怕。

此外，對於患神經病的人，我們也沒有充分的設備。這也是一種很大的缺點。我每每不敢接受那些重的患瘋病的人。因爲我們只有兩間房間，而且這兩間房間都已經有了人。

熟思之餘，我就決定把醫院搬到一塊在河流上游三基羅米突的地上去。因爲在那裏我們可以儘量地擴充，我相信那些幫助我的人，一定會作我的後盾。我可以趁此機會，用鍍鐵皮房子來代替那些用椽葉蓋的破舊的竹舍。因爲椽葉的房頂非時常去修理不可。爲使醫院不致於受河流的漲水以及大雨後山上衝下來急流的危險起見，我就和古代的人把村子造在土堆上一樣，建立了一個鍍鐵皮的村子。

醫院中凡是關於醫務方面的事，或差不多統統都交給了我的同事涅斯曼、勞忒堡和特稜茨。在一年半中間，我完全是一個鋤地和建屋的工頭。那塊我們所選定的地方，有許多草木，我們非砍去不可。這工頭的差使一定要我自己擔任才行。因為從病人的陪伴和新愈的病人中徵募來的那些不時流動的義務員，除了那個老醫生之外，對於其他人，他們都不能服從。有一天，我得到了一個消息，據說：布拉格德國大學的哲學院已經授了我一個名譽的博士學位。其時，我正在監督着一班伐木的工人。

既然把那塊地方廓清了，於是，我就開始致力於鄰近的一塊地，作為種植之用。在莽叢中我居然能夠得到一個園田，這是一件多麼慶幸的事啊！

此後，有數年之久，我們不絕地工作着，希望在醫院的周圍造成一個非洲的埃田園。到現在，我們栽種的小的菓子樹有數百株之多。這些都是我們從小培養起來的。將來，這地方的菓子一定要繁榮到各取所需的地步。其時，就無所謂偷竊了。番瓜、芒果，已經到了這地步。這許多芒果樹所產生的菓子已經可以供醫院的需要而有餘。我們的種法是這樣的。先把旁邊的樹木砍了，隨後把它們一行行地種起來。只要把那些妨礙它們生長的葛藤和遮蔽它們的大樹剷除了，它們就可以結實。

當然，這些菓木並不是非洲森林中所有的。有的是從那些河邊上的村莊中移來的，有的是由鸚鵡把核從附近村莊的樹上啣來，而落在那裏的。非洲森林中原來沒有可食的菓木。旅行的人如果糧食沒有了，那他非餓死不可。我們大家知道香蕉、芒果和其他足以為人類食品的植物，都不是非洲原有的產品，而是由西印

度羣島以及其他熱帶國家的歐洲人介紹來的。可惜在這裏，我們不能把菓子儲藏起來。這是潮濕和熱氣的關係。一經採拾，就有潰爛之虞。

病人所需要的菓子，為最甚巨。所以雖然有了這塊田園，我們還是要仰給於鄰近的村子。我們所種的那些菓子，比較土人所給我的，要昂貴得多。因為我們是要付勞動代價的。他們的菓子，却生長在河流旁邊。雖然如此，菓子，在土人中，却不很多。因為他們居留無定，他們的村莊，也時常移動着。

菓子既不能儲藏，所以我不得不囤積些以防萬一，因為有時鄰近地方的生產，也許不多。

以前我不能立刻建造一座新的醫院，而不過把那舊的改造一下。其實，這並不是一件不幸的事。因為從此我們就可以得到了許多與現在有益的經驗。在重建的時候，我們只有一個本地的工人。他自始至終和我們在一起。這人是一個木匠，名字叫摩訶柴里。沒有他，這工作恐怕不能成功。在最後數月中，我又得到了一個從瑞士來的年輕木匠的幫忙。

原來，根據我的計劃，在兩年以後，我就要回歐洲去。結果，這計劃却還是不能實行，因為我非再延長一年半不可。每天晚上，我總覺得困憊異常，因為我在熱光下的時間太多了。所以寫作問題絕對不能談到。我只能用餘力來在那架有踏腳板的風琴上，每天溫習一下就是了。因此，那本所謂保羅的神祕主義的書，還是不能脫稿。雖然在這幾年中，於音樂方面我得到了相當的進步。

第二期在非洲的活動，其情形在我所寫的那本藍巴林醫院中敘述着。其中所包含的那些東鱗西瓜的

記載都是公餘之暇寫的。其目的在使那些朋友和贊助者得以知道我工作的情形。

在非洲時，凡是與醫院經費有關的事，都由斯特拉斯堡的馬丁夫人、巴塞爾的保爾，和靠近斯特拉斯堡的奧柏豪裴格我的姻兄威脫，一手經辦。沒有這些人和其他義務員的那種奮不顧身的補助，則我們斷斷不能維持這蒸蒸日上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有許多新的建築既已告竣。於是，我們就把病人從舊的醫院中搬到新的地方。末了一次搬運在晚上。其時，我帶的是幾個患神經病的人。那些看守他們的人不絕地告訴他們：在新的醫院中他們要住在有地板的房間中了。在舊的房間中，地下所有的只是潮的泥土了。

那天晚上，我到醫院中去的時候，在每一個有燈光和蚊帳的地方，都發出一種聲音。他們都說：『醫生，這屋子不錯，很不錯呢！』自從我在非洲工作以來到現在，那些生病的人所住的地方，才和人道相符合。

一九二七年四月，我把那些在醫院周圍從事於伐木的人都交給了那個新到的羅素爾夫人，因為她會叫他們服從的天才。在她的指導之下，我們又開闢了一處種植的地方。從此，我才知道那些沒有教化的人，對於一個白種人的婦人的威權，按大體論，比較地容易服從些，這是男人所不如的。

同年仲夏，我又完成了幾個其他的病房。這樣，在必須的時候，這醫院就可以收容二百個病人和他們的陪伴了。在最近數月中，病人的數目在一百四十至一百六十之間。此外，我們又有了隔離患痢疾病的人的設

備。神經病院的建築費是倫敦基爾特教會爲紀念那個已故的會員達麥墨克格而捐助的。

現在，我就可以把這醫院交給我的同事而回家去了。因爲醫院內部大部分的設備都已蕩事。七月二十一日，離藍巴林，同行者有科脫曼女士和勞忒堡的姊妹。科氏從一九二四年夏起，一直在醫院中服務，奧斯奈契女士仍然留在藍巴林。不過有幾個護士幫她就是了。這些護士是最近才來的。

## 第二十章 第二次回到歐洲和第三次在非洲

在歐洲，我住了兩年。在這兩年中間，我東西奔馳，大部分時間均為演講和音樂會所佔據。

有許多醫生和看護，或是爲了他們水土不慣，或是爲了家庭的情形，都有提早回到歐洲的意思。所以我不得不立刻設法物色相當人才，以代替之。爲了這事體，我很化了一些工夫和心思。那些新聘的醫生是曼德勒、海極、司得特、和司乃斐耳數人。他們都是從瑞士來的。另外有一個瑞士醫生達爾開。他於一九二九年十月到藍巴林的時候，在巴塞姆海口，大概爲了心臟病的緣故，忽然死了。對於這件事，我們深爲難受。

在歐洲時，一有餘暇，我就整理我所寫的那本保羅的神祕主義，以便付梓。這書稿我不要再帶到非洲去，因爲我已經帶去過兩次。總之，我現在又在這書的材料中討生活了。不久，我就把這書一章章地寫成了，其大意如下：

要明白保羅所說的「與基督同在的」那種神祕主義，我們非先把他對於末世和彌賽亞的觀念弄清楚不可。照他看來，凡是相信耶穌的人，都可以和他在超自然的彌賽亞國家中間居着。至於那些不相信的和生在耶穌以前的人，那一直要等到這彌賽亞國家閉幕的時候，他們才能復活。那些相信他的人，所以能夠和他同在，是因爲他們有着一種和尋常人不同的身體的緣故。不錯，他們也有着普通人的形像，不過這種形像

却是暫時的彌賽亞國家一經實現這形像就要消滅

根據這種「與耶穌同在」的意思，他又提出了他的倫理學，他說：凡是相信的人，對於猶太法律，無過問之必要。因為這種法律只合於普通人類，對於信的人毫無用處。因此，我們不能勉強那些相信耶穌的外邦人服從猶太的法律。凡是與基督同在的，都能夠根據於基督的精神以辨別何謂道德，何謂不道德。

保羅所說的聖靈，即指耶穌的精神而言。其最完備的表現為愛。所謂「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就是這意思。所以保羅的思想雖然以神祕為根據，但總以倫理學為歸宿。

我們大家知道「因信稱義」這道理乃是保羅宗教信仰之所寄託。他所注重的是精神而不是文字。在他看來，只要與基督有神祕的契合，那什麼法律什麼行為都成了無足輕重的事。所以保羅一方面以末世學為出發點，而一方面他却還是以倫理學為結論。因為這種「與耶穌同在」的神祕主義，根本是倫理的。

那末，保羅的思想從那裏來的呢？是脫胎於希臘思想麼？不是的。不過他的思想足以為希臘思想所容納就是了。易格內細阿和查士丁之所以能把這「與耶穌同在」的神祕主義譯成了希臘的思想，其原因就是在此。

保羅的神祕主義的末了一章，是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於波爾多和羅佩司間船上寫的。緒言脫稿於耶穌聖誕前一日。其時，我和妻子斯密次以及塞刻蘭且正在一條內河輪船上。塞氏的工作是化驗。

這是我第三次到非洲。一到之後，我就感覺得醫院房子非更加以擴充不可。當痢疫橫行的時候，所有病

房，有人滿之患。在我剛到的那幾天，這投瀉雖然慢慢地斂跡，但醫院房屋之不敷用如故。不得已，把那些附近的神經病院的房屋作為患痢疾的病者之用。這就是說，我們再要建造一所神經病院才行。這座新的神經病院的建築比以前的更為結實。光線和空氣的設備，也比以前的強得多。這些改良乃是根據於過去的經驗。以後，我又造了一個很大的病房，專供病狀嚴重者之用。在這裏邊，一切鋪位都是分別的。同時，我又建築了一間空氣流通而足以防偷兒的食品儲藏所，和幾間專為醫院中本地夫役而有的房間。這一切工作需時有十二月之久。幫忙的是那個忠心耿耿的木匠摩訶柴。其時，我還要擔任醫院中一切工作。還有，我又裝上了一個儲藏天落水的大水門汀池子。最後，我用同樣的材料建造了一座空氣流通的房子，作為膳室和會議室之用。

不幸，剛近一九三〇年耶穌復活節的時候，我的妻子要回歐洲去了，因為她覺得非洲的氣候與她總是不很適宜。

當年夏，我們又得到了一個新的亞爾薩斯的醫生。

如今，在幾百個基羅米突周圍的人都知道這醫院了。有許多人為要來割診的緣故，在路上化數星期者亦有之。承歐洲朋友的贊助，我們居然有了一間設備完美的割診房，以及一間儲藏各種藥料的醫藥室。就是那些足以醫治殖民地人民疾病而為費甚巨的藥品，我們也應有盡有。此外，我又得到了許多專為無衣無食的病人而有的滋補品。換言之，如今在藍巴林工作確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了。同時，我又有着許多醫生和看護。

以應付一切的需要，所以我們在工作時候，就可以無過勞之虞，對於那些維持醫院的朋友們，我們多麼感激啊！

不錯，就是到如今，在醫院中還有着許多超乎我們能力之外的工作，不過比較地總沒有像以前那樣的多。所以在每天晚上，我還可以有精神致力於寫作。雖然如此，有時，我爲了外科病和嚴重的病症，却還是要日夕不安地焦急着，甚而至於因此數日或數星期沒有休息者亦有之。譬如這本簡單的生活的敘述，原來應當到了非洲以後就寫的，不過結果，這敘述竟化了數月之久。

## 第二十一章 尾聲

在我的生活上面，有着兩種感覺。這兩種感覺，陰霾瀰布似的把我的生活籠罩了。一方面我覺得這世界太不可思議了。其中滿布着的是痛苦。而在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已經生在一個人類精神生活沒落的時代。我根據了我的思維力，和這兩種感覺一個個地周旋着，以求其廬山真面。結果，我竟得到了『生命的尊重』的道德的『世界和人生的肯定』。在這原則中，我的生活因此肯定，生活的康莊大道，因此獲得。

從此，我在這世界中就以鼓舞人類思想爲目的了。因爲非如此，則既不足以提高其道德程度，又不足以促其知識之深入。這是他所主張而願以全力赴之者。

對於這時代的精神，我完全不能贊同，因爲它把思想看得太不足重輕了。這時代所以有這種態度，是因爲思想不能達到其應有之目標的緣故。我們時常以爲這時代的宇宙觀已足以滿足人們的道德慾，而與知識相符合，其實，並不如此。

爲了這緣故，我們便懷疑着：思想究竟能不能把人們所百思不得其解的世界的真相，以及我們對於這世界的關係等問題解答出來，使我們的生活得到相當的意義和內容？

現在我們對於思想的藐視太厲害了。除此以外，我們對於思想的懷疑也太普遍了。如今那些有組織的

政治團體，社會團體，和宗教團體，都不是在叫人們用自己的思想來造成其應有的信仰。反之，這些團體却都是在拿組織現成的信仰作爲個人自己的信仰。在它們看來，凡是可以用自己的思想而在精神方面主張自由的人，對於它們太不方便，太是可怕了。因爲這種用自己思想的人，斷斷不肯人云亦云地盲從着，而加入這些組織。一切現有組織的能力不在於思想和會員的精神價值，而在於最高限度的內部統一和排除異己的精神。而且就是因爲這緣故，無論在反對或擁護的時候，它們居然能發生出最高限度的力量。

因此，現代的人對於這種思想失敗的情形，不但不引以爲憂，反雀躍之不暇。就是對於思想所已經建樹的那種缺而不全的成績，也不能予以相當的承認。他們既不能承認過去種種精神上的進步都根據於思想，又不以爲就是在將來那些還沒有成功的事，也還是要藉思想而建樹的。對於這一切問題，現代的人都沒有注意到。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在竭力否認個人思想的可能。他們的方法是『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所以現代的人對於他們的思想已經失掉他們應有的信任。其整個人生便爲這賊害思想的勢力所籠罩。在一切言語或讀物中盡爲這精神生活的依賴性所充塞，使一般人不得不底首下心地服從着。在我們所天天碰到的那些林林總總的人們中，這依賴性存在着；在各種黨派和組織中，這依賴性也有其相當的地位。總之，人生的各方面，盡布滿着這種精神生活的依賴性。

現代的人百計圖維地要我們從那些我們所附從的組織中去尋找人生所需要的真理和信仰。他們總

不讓我們自己作主。比如一家股實的公司，它把電燈廣告招展於通都大邑的通衢上，隨時用種種勉強的方法，使大家來買它的鞋油或肥皂片。現代人們對於信仰的關係亦然，而且如是者已非一次。

因此，我們對於自己的思想都懷疑了；對於威權所產生的真理，却接納之不暇。我們不能予這種洶湧而來的惡勢力以應有的對付，因為我們實在太累了，太無集中的能力了。還有，這千頭萬緒的物質上的障礙，居然把我們的神經促而至於完全無自信能力的地步，使我們對於任何問題都不敢運用自己的思想。

我們的自信力消滅了，因為那種龐雜而邁進的知識正在把我們壓迫着。對於那些日新月異的新發明，我們不再能了解了。就是不了解，我們也祇好無條件地接受。我們對於科學真理的關係既然如此，則我們在其他思想上，當然也以爲我們的判斷力不足恃而緘默無言了。

爲環境所迫，我們就做了這時代的奴隸。

疑竇既啓，於是乎現在的人在精神方面就不再有自信的能力了。從表面看來，我們也許自以爲是。但是內骨子裏，我們却一點自信也沒有了。在物質方面我們的本能真是不錯。但始終我們是一些發育不全的動物，因為我們已經把思想的本能棄而不用。現在的人在物質發明方面立下了許多豐功偉業；而於精神方面，却一落千丈而至於不知思想爲何物。這真是一件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雖然如此，我却完全相信唯理思想是可靠的，雖然這時代的人把一切類於唯理主義或自由思想的行

爲統統看爲怪誕的無價值的陳舊的和落伍的，而以致力於十八世紀原有人權者爲可笑。於這時代，我敢大膽地說：我們不要想唯理主義在現在已經成功了明日黃花。以前繼唯理主義而起者爲浪漫主義。繼浪漫主義而起者爲『實際政治』。這『實際政治』居然支配了我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後來，這普遍的『實際政治』也暴露了它的弱點。於是各方便攻擊之不遺餘力。因爲無論就精神或物質論，我們已經因所謂『實際政治』而入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現在我們沒有別的，除了新的唯理主義之外。這新的唯理主義，比較舊的更要深入，更有效率。在這中間，我們才可以找到人類的救星。

否認思想，卽等於精神破產。不信人類有藉自己的思想以明瞭真理之能力，謂之懷疑主義。懷疑主義的人要我們接受的，是威權和宣傳所交給我們的真理。因爲照他們看來，藉自己的思想以發現真理，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這樣，他們便使這時代進入了懷疑之中。

可惜，他們計算錯了。懷疑的水門一經掀起，則滔滔汨汨，一瀉千里，欲求其適可而上，難矣。在那些灰心喪志，而不再藉自己的思想以求真理的人中間，祇有少數人能夠從別的人的真理中得到他們應有的替代。大多數人都成了懷疑者。對於真理，什麼感覺都沒有了。從此，他們就不再覺得真理的需要，而於無思想的生活，中朝秦暮楚地下去了。

不錯，在威權的真理中間，或有精神和道德的成分存在着。不過信之者斷斷不能卽因之而不懷疑。充其量，他們也祇能掩飾懷疑於萬一吧。他們還是不會相信有發現真理的可能。結果，他們就懷疑了。真理的城，斷

既不能以懷疑為基礎，因為這基礎太淺薄了。現在我們盡為懷疑和虛偽所籠罩。精神生活的全部於以腐化，組織真理的能力幾漸破產。

祇有思想的真理才有精神的內容。這種精神的內容斷非懷疑的真理所能有，因為懷疑的真理的結果是信仰，是外表，是麻木。有時，這種真理也許可以支配人類於暫時，但欲求其深入，與生命打成一片，那是不可能的。祇有根據於思想的真理，才是活的真理。

一棵結果子的樹，今年結果，明年結果。但是每年結的都是新的。思想之應當推陳出新亦然。凡是有永久價值的思想，都是不絕地在思考中重生的。現在的人却不然。他們把真理的果子，勉強地縛在一棵不會結果子的懷疑樹上，而曰這樹已經結果子了。

個人思想是可以產生真理的。直等到我們有了這種自信力之後，我們才能接受外來的真理。深邃而自由的思想斷斷不會使人流入於主觀之中。先要有自己的思想，然後我們可以把心坎中遺傳的真理鼓動起來，而認識之。

誠意的意志應當和真理的意志一個樣子的強有力。如今，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足以支配這時代的真理。不過這種真理是不容易得到的，如果我們不誠不實的話。

誠意是精神生活的基礎。

這時代因為蔑視思想的緣故，所以已經把誠意和真理的感覺失去了。欲挽狂瀾於既倒，非使這時代重

新走上思想的途徑不可。

這是我深信無疑的。我之所以反對這時代的精神，其原因就是在此。此外，我又切切實實地相信着，把思想的火燄重新鼓舞起來的那種責任，已經在我的仔肩上了。

.....

祇有「生命的尊重」所產生出來的思想，才足以應付懷疑主義而無虞，因為這思想是基本的。

人類和宇宙的關係是什麼？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善的本質是什麼？這一切問題，都是以上所說的基本思想的出發點。這種基本思想和一般人共同到感的思想有密切的關係。前者進入了後者之後，可以使後者格外廣大，格外深入。

這種基本思想，求之於斯多噶主義有之。當我獵涉於哲學歷史的時候，我總捨不得斯多噶主義，而進入於斯多噶主義以後的那種絕對不同的思想。其時，我還在求學。當然，斯多噶思想所產生的那些結果，與我所希望的相差甚遠。不過這種簡單思想之正當，却無可懷疑。這是我所感到的。因此，我真不懂，人們為什麼才把這思想放棄的。

在我看來，斯多噶主義之所以偉大，第一因為它能夠一往無前地向着目標直奔，第二因為它既深遠而又通俗，第三因為它可以應用一切它所認定的真理，雖然有時這真理也許缺而不全，第四因為它把真理一經認定，即以全力赴之，使這真理生動起來，第五因為它是誠實的，第六因為它足以引起人思想的集中，使思

想格外深入第七因爲它能夠把人們的責任心鼓舞起來，還有斯多噶思想根本主張人與世界間的精神關係與精神合一，這也很對。所以斯多噶主義根本是一種以神祕主義爲歸宿的自然哲學。

斯多噶思想是基本的。這我已經說過。此外，老子思想也是基本的。這是我看到了道德經以後的感覺。根據簡單的思想而入於世界的精神關係，根據自己的生活而與這世界打成一片，這是老子所主張的。其與斯多噶主義相同之處，亦就在此。

因此，希臘斯多噶主義和中國老子哲學便相得益彰了。前者所根據的思想是成熟的，合乎邏輯的；後者所根據的思想是本能的，未成熟的，深遠的。這是二者之間唯一不同之處。

不過這種從歐洲和歐洲以外哲學中湧現出來的基本思想，却不能保持其原有的引導地位於永久。起而代之者，爲一些非基本的思想。斯多噶等的基本思想之所以失敗，因爲它沒有滿意的結果。凡是精神生活發達的人，都有「生活的意志」。「生活的意志」所包含的，是活動和道德行爲的衝動。這種衝動的重要却爲斯多噶主義等所忽視的。因此，希臘斯多噶主義在厭世思想的階段上就停止了。老子哲學，充其量，亦不過是我們歐洲人所引以爲異的無爲思想吧。

斯多噶主義根據於純粹的邏輯思想，而發現了人的真相以及人和宇宙的關係。不過這斷斷不能使人類原有的那種關於道德的「人生和世界的肯定」的思想緘默無言，因爲斯多噶主義所發現的，揆之事實，並不如此。哲學歷史之所以造成，就是爲此。於是，我們就把思想納入了一條羊腸九曲的迂道，而在這迂道中

尋找出路了。在基本思想旁邊是各種非基本的思想。這些非基本的思想把基本思想包圍了，掩飾了。這是現在的情形。

這種思想所取的迂道，其目的特別在告訴我們：世界不是盲從，而與道德意志相符合的。埃披克提忒和奧理略的新斯多噶主義，十八世紀的唯理主義，孔孟墨，以及其他中國思想家都以人和世界的關係為出發點。因為這問題是很基本的。埃披克提忒等一方面把世界的演進推而至於一個以道德為目標的世界意志，一方面更以服從這意志相勗勵。這是他們達到道德的「人生和世界的肯定」的過程。普通印度思想是婆羅門教、佛教等，以及叔本華的哲學，對於世界，却不如此解釋。照它們看來，空間和時間中的生命，並無目的可言。這生命非停止不可。放棄世界，放棄生命，乃是人類對於這世界應有的態度。

此外，還有一種安全非基本的思想。在這思想中，人類和世界關係這個問題已失其應有的地位，雖然就出發點和志趣論，這思想也未始不是基本的。這思想在歐洲哲學中發現得最多。它所致力的是知識性質，邏輯思想，自然科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等。在它看來，哲學的目的就是在解決這些問題。除了把各種知識甄別和整理以外，哲學並沒有別的工作可幹。這是這種非基本思想的想法。它以為人生觀和人與世界關係的形成，祇要根據於智識論，邏輯思想，自然科學，心理學，或社會學的結果即可。所謂人生意義和世界關係的默想，就非基本思想論，乃是一件無足重輕的事。這樣，人類就不再是生存於世界之內的動物了。其唯一工作就是站在世界之外，而予以靜觀。

至於這種非基本的歐洲哲學之豐富以及範圍之廣賅，那是任何哲學所不如的。在它思想中，有系統者有之，只有一半系統者有之，完全無系統者亦有之。這些系統輾轉相授，交相錯綜。所以它儘可以從各方面來研究這關於宇宙觀的問題。同時，對於自然科學，歷史學，和倫理學，比較任何哲學還要深入，還要切實。

可惜，它對於人和世界關係這問題不是完全置而不理，便是隨隨便便地站在一個觀點上去研究它。因此，它便呈露了朝秦暮楚，牽強附會，荒謬絕倫，斷章取義的現象，而不能前後一致，自圓其說了。

由此觀之，我們便知道未來世界哲學的造成，不在於歐洲思想和非洲思想的攜手，而在於基本思想和非基本思想的媾和。這是我們所努力的。

在現在的知識生活中，神祕主義似乎是已經沒有地位的了。神祕主義根本是一種基本的思想，因為它所努力的是人和世界的精神關係。在邏輯思想方面，它是失敗。它的歸宿是直覺。在直覺中，它的幻想便有了活動的餘地。不過就是因為這緣故，神祕主義有時竟也回到了迂曲思想的途徑上去。在我們看來，祇有那些從邏輯思想中產生出來的知識，才得謂之真理。因此，那種根本有缺欠而造成神祕主義的信仰，就不能依其原有形式而進入我們的精神生活了。還有，在過去，神祕主義太沒有道德的內容了。它把人類納入於內心的路上，而沒有把他們導之於活的道德之中。因為祇有那種足以造成人們對於人生和宇宙的精神關係，而予內在的人以道德的宇宙觀，才得謂之真的宇宙觀。

缺乏思想，乃是這時代的特色。這種情形，既非解釋世界時所有的那種縈迴而非基本的思想所能補救，

又非神秘的直覺所能匡正。祇有基本思想才足以應付懷疑主義於萬一，才足以把人類故有的那種簡單思想鼓舞起來。非基本的思想不足以維持人類自己的思想。充其量，也祇能把後者推翻了，而代以另外一種思想吧。結果，人類自己的思想，即因之而成了一件紊如亂絲，和弱不經風的東西。從此，人類就有接受外來真理的可能了。從此，他們就走上了懷疑的道路。十九世紀德國哲學中那些重要的派別，就是根據於這種手續而立下懷疑主義之基礎的。

祇有使人類按照自己的方法而思想之後，人類才能恢復他們思想動物的地位，才能得到人生中應有的知識。祇有在『生命的尊重』的思想中，基本思想才能找到恢復的機會。地底下那條綿延萬里的河流，才會受人重視。

這不是夜郎自大的話。現在這基本思想的確已經完全為現實所同化，而達到了一個以前所沒有達到的地步。

以前基本思想祇把世界看為許許多多遭遇的總和罷了。對於這總和，我們只能發生一種關係。除了承認這總和的威權和自暴自棄地把自己的精神屈服以外，我們是沒有別的方法的。要在這種宇宙觀之下，人類生活以意義和目的，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當然，我們不會甘心誠服地為這咄咄逼人的總和所使喚。於是達到『人生和世界的肯定』以及道德的路，便為之阻塞。

不得已，這種基本思想就於不倫不類的世界解釋之下勉強地求出路了。當然，這是不行的。因為這種基本思想已經為無生氣和不完整的世界觀所阻。這種基本思想正像一條剛要入海而恰為山脈所阻住的河流一樣。河流中的水雖要迂曲地走入大海，結果却還不成，不過橫衝直撞把山谷填滿就是了。一直要過了數十年或數百年，這停止着的水才有突出重圍的希望。

世界所包含的不僅是遭遇而已，此外更有所謂生命。在我們的範圍內，有着許多世界的生命。人和世界生命的關係，不僅是消極的，而且也是積極的。在服務了一切生命之後，我們才達到積極的地步，才能使這具有意義和目的的世界生動起來。

要幾經嬗變之後，我們才能把這世界無生氣的思想推翻，而代之以一個富有生氣的世界，雖然在後世人看來，這過程是很簡單很明顯的。比如一塊在海中湧現出來的巖石，我們不能看見這巖石的真相，如果雨水不把那些遮掩巖石的石炭一層層地沖洗了的話。一切關於宇宙觀的問題，也是如此。現在非現實的思想已經把現實的思想遮掩了。

我們的現實問題是：人與世界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對於這現實問題，非有一個現實的答覆不可。所謂現實答覆就是「生命的尊重」。我們都知道凡是和我們一樣的那些生物，沒有一個不是「生活的意志」的表現。這是我們對於世界的認識。我們與這世界的關係既是消極的，又是積極的。一方面我們在這大生命所造成的歷史過程中屈服着，而一方面我們却又能把這些在我們範圍以內的生命統統支配起來；揚之抑之，

生之殺之，盡在我們手裏。

直等到人和世界的自然關係進而至於精神關係之後，人類的生存才得了它應有的意義，我們應當根據犧牲，而與世界發生精神的關係。服從世界的遭遇，而置一切形成外表生活的幸福於不顧，謂之真正的犧牲。這種內心的解脫，足以予人類以應付任何困難的力量，而使他們成爲更深入的人。不潔之念，於以洗滌；志忒之心，於以平靜。因此，所謂犧牲，就是使一個人的生存得到精神和道德的肯定的意思。祇有那些經過了犧牲階段的人，才能予世界以肯定。

就積極論，我們應當與一切生命打成一片，而進於世界的精神關係，因爲人不單是爲自己而活的。一切生命的經驗，亦卽是自己生命的經驗，所以我們應當竭盡綿力，予其他生命以輔助，出其他生命會於水火之中，而登之於荏苒之上，這乃是人生最大的樂趣。

最神祕的是人生的意義和人與人中間的關係。如果我們把這神祕過細考量，則我們便不得不把『生命的尊重』的原則應用於自己和其他生命之上，而以活的道德的『生活和世界的肯定』來表現這原則了。這樣，獨善其身的生活便成了最苦的生活。反之，祇有那些爲其他生命而生活着的人，才能有更豐富，更美化，更快樂的生活。因爲在他們中間，生活已失其醉生夢死的意義，而成了一種真正的生活經驗。

一想到生命和世界，人類就走上了『生命的尊重』的道路。這是一件無可避免的事。從這思想中，我得不到別的結論。

凡是有思想的人，斷斷不會醉生夢死地生活着，倘使他們不是無思無想徜徉恍惚的話。凡是在思想中堅忍不拔的人，非以『生命的尊重』為歸宿不可。

有許多人竟然因思想而達到了懷疑主義，把生活看為一種無道德理想的塊然一物。其實，這何嘗是真的思想？他們不過以思想為名，而實行其無思無想的生活就是了，因為他們對於生活和世界的神祕是不注意的。

『生命的尊重』所包含的是犧牲，『生活和世界的肯定』以及道德。三者是宇宙觀中重要的因素，是思想的混合物。

以前，我們所有的是犧牲的宇宙觀，『人生和世界的肯定』的宇宙觀，和以道德為目標的宇宙觀。足把三者包含起來的宇宙觀，我們却從來沒有過。這種宇宙觀是可能的，祇要我們把三者看為『生命的尊重』。普通信仰中重要的產品而以三者為『生命的尊重』為三而一，一而三就是了。犧牲以及『生活和世界的肯定』不能離道德而獨立。不過二者所處的地位，比道德低一些罷了。

『生命的尊重』的道德，淵源於現實思想。因此，這道德也就是現實的了。人之所以應腳踏實地，而一步步地應付一切現實問題，其原因也就在此。

驟視之，我們也許覺得所謂『生命的尊重』未免太籠統，太死板，而不足以為活的道德的內容。其實，我們

用不着煩心。『生命的尊重』能不能動人聽聞，乃是極小的事。祇要它能夠中肯，而含有着真正生命就是了。『經』『生命的尊重』的道德所影響，我們便立即覺得『生命的尊重』在外面看來，雖然不很有生氣，而內骨子裏，熊熊的火却正在焚燒。『生命的尊重』的道德乃是愛的道德的擴大。這是耶穌的道德，是人類思想中的必需品。

有許多人反對這種道德。他們說：這道德對於自然生活看得太重了。關於這一點，我們的答覆是：以前一切道德學，都沒有看到生命根本是一件有神祕價值的東西。這是以前道德學的錯誤。我們該知道：精神生活是根據於自然生活的。『生命的尊重』用之於自然生活可，用之於精神生活亦可。在耶穌的比喻中，牧人所救的不單是喪失的羊之靈魂，連全部也在被救之列。愈是看重自然生活，愈是看重精神生活。

在有一班人看來，『生命的尊重』的道德未免太希奇了，因為在它裏面，一切生命盡在同等之列，既無高低之別，又無尊卑之分。其實，這種一視同仁的情形，乃自有其原因在。

要予各種生命價值以區別，使一般人均認可之，則品評時非以人類自己為標準不可。不過這種標準完全是主觀的。誰能知道其他生命的意義以及它和宇宙的關係。

區別了生命的價值，則有許多生命儘可損傷之，毀滅之而無憾，因為它們在無價值之列。在這無價值生命的矚鏡中，包含的是各種昆蟲或原始時代的人。

在真正有道德的人看來，一切生命都是神聖的。就是那些從人類立場看來比較的低等的生命，也是神

聖的。祇有在兩種生命不可同時保存，而一定要犧牲一種生命以保存另一種生命的時候，他才予以區別。而且就是到這時候，他仍然應當覺得這種取捨行為是主觀而武斷的。對於被犧牲者的生命，他非負責不可。

對於新的睡眠症的藥，我真慶幸之不暇。這使我保存了許多生命。從此，我就用不着像以前那樣看到這病痛了。不過每一次把那些造成這病痛的微生物放在顯微鏡底下的時候，我總覺得我所以犧牲一種生命，是因爲要保存另外一種生命的緣故。

有一次，有許多土人在沙灘上捉着了一頭小的食魚鷹。我把這鷹買了來，免了它爲殘忍的手所害。以後我却自忖：究竟我應當把它餓死，還是每天犧牲幾條小魚以維持它的生命？結果我取了第二種辦法。不過每天我總感覺得責任深重。爲了要保存一種生命，其他生命便犧牲了。

凡有生命者，盡在捨取的歧途上。人是站在「生活的意志」中的。他時常要犧牲其他生命以保存自己的生命。不過他應當知道：凡是受過「生命的尊重」的道德的感化的人，祇有在必要時，才能捐傷生命，毀滅生命。隨意損傷，隨意毀滅是不可能的。同時，他既是一個自由的人，那他便應當利用一切機會去扶助生命，而出之於痛苦和淪亡之中。

我自小卽致力於動物生命的保障。後來「生命的尊重」中那種一視同仁的道德也告訴我：向動物表示同情，乃是一切有思想的人的責任。因此，我便欣忭越恆，雖然在有許多人看來，這種對於動物的同情，未免太感情用事了。以前一切道德學應付人類和畜性問題的時候，不是太含糊，就是太無力。這些道德學卽使覺得

向動物表示同情是不錯的，但它們總沒有把這同情圈入在道德範圍之內，因為它們把道德完全集中在與人中間的行為上。

究竟到什麼時候，社會輿情對於那種專以虐待動物為能事的普通娛樂，才不再容忍呢？

這種道德並不以普通人所說的理知為根據。反之，這是非理知的，是熱情的，雖然它也以思想為濫觴。它沒有把責任的範圍井然不紊地予以規定。不過要我們負一切範圍以內的生命責任，而竭力扶助就是了。

.....

任何深遠的宇宙觀都是神祕的。唯有神祕的宇宙觀才能使人類和上帝進入於精神關係。『生命的尊重』的宇宙觀就是道德的神祕主義。這種道德的神祕主義，使人類根據於道德行為，而與上帝聯合。同時這神祕主義也是濫觴於邏輯思想的。『生活的意志』一想到它自己和世界人類，就在自己的生活中嘗到了世界生活的意味。這樣，我們才可根據行為，把自己的『生活的意志』置於在上帝的『生活的意志』之下。深入的唯理思想一定要進而至於神祕的超唯理主義。唯理主義所要應付的是人生和世界。二者都是超唯理的實體。

在現世界中，上帝的『生活的意志』所表現的是『創造的意志』。在人類內心中，上帝的『生活的意志』所表現的是『愛的意志』。『創造的意志』所包含的是烏黑而痛苦的謎語。『愛的意志』根據於人類的努力，把生活意志中那種取捨的歧途消滅了。

因此，「生命的尊重」的宇宙觀是宗教的。祇有那些相信這種宇宙觀而能信行一致的人，才有所謂基本信仰。

根據於宗教的積極的愛的道德以及深遠的宇宙觀，「生命的尊重」的宇宙觀和基督教的宇宙觀才能銜接，基督教和思想才能發生新的關係，以提高人類的精神生活。

在十八世紀唯理主義的時候，基督教和思想已經發生了關係，因為那時的思想是道德的，是熱烈的，是宗教的。這種思想中的道德，並不是思想自身所產生；其淵源還是在基督教，雖然就表面論，這關係我們看不出來。後來，思想却完全以自己的道德學為根據了，結果，它就失掉了它原有的生命和宗教。即有所保留，亦很微乎其微，而其與基督道德學相同之處，也就日益衰替了。從此，基督教和當代思想中間的連鎖鬆懈了。現在基督教已經把門完全關了起來，而單單致力於自己思想的推行。它不再覺得它自己思想與普通思想一致的用處。反之，它却以為基督教思想在普通思想之上而與普通思想無關。因此，基督教思想就失掉了與它當時精神生活的關係，而不再能切切實實地予以影響了。

現在「生命的尊重」的宇宙觀所應當立即解決的，還是那個老的問題：「生命的尊重」的宇宙觀究竟情願不情願與那含有道德和宗教成分的思想攜手？

基督教所需要的是思想。沒有思想，則基督教斷斷不能看到它自己的真相。以前基督教老是把仁愛和憐憫這兩條重要的誠命看為遺傳的真理，而不覺得奴隸制度，妖婦焚燒，殘酷刑罰，以及其他種種古代和中

世紀非人道行為之當反對。直等到受了十八世紀思想影響之後，基督教才爲之盪動，而進入於人道的奮鬥中。基督教較之普通思想，並不見得有什麼高明之處。把這一點記着，基督教在普通思想面前，就可以不再自負了。

如今，有許多人絕不絕地在那裏說：唯理主義時代基督教多麼淺薄啊！他們說這話的時候，都很得意似的。其實，平心而論，這淺薄何足道哉！如果我們拿當時基督教的貢獻來一比較的話。現在非刑却死灰復燃了。有些國家在警官和獄吏還沒有正式審問之前和正在審問之時，因爲要得到被告口供的緣故，竟然運用了最不近人道的非刑。對於這種非刑，法律却緘默着而毫無抗議的意思。這種因非刑而造成的痛苦，如果總算起來，則每小時中真不知有多少呢！對於這種非刑的重演，現在基督教却竟聽之。連口頭上的反對也沒有。同時，基督教對於現在的種種迷信也不怎樣謀對付之道了。其實，現在基督教就是要反對非刑和迷信，就是要把其他工作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比如十八世紀基督教所成就的那些事，也不行了，因爲支配時代精神的能力已經沒有了。

或曰：基督教不能把它的精神和道德證實出來。爲了這緣故，現在基督教就自騙自地說：教會正在一年年地加強哩！其實，這是對於時代精神的敷衍。它所採取的祇是一種現代式的俗不可耐的手段罷了。它和其他有組織的團體一樣，在不絕地在把組織加強起來，統一起來，因爲它覺得，祇有如此，它才可以稱爲一個有歷史背景和實際成功的團體。不過就是因爲它在表面上得到了能力的緣故，它的精神能力便失掉了。

基督教不能代替思想雖然如此它却應該以思想為根據

單單基督教不足以應付無思想和懷疑主義的局面。直等到我們受了那以思想為根據的基本信仰的鼓舞之後，我們才能夠接受時代思想中那些不可磨滅的成分。

一條河流的水並沒有慢慢地漏乾。因為在河底以下，還是有水。基督教底下的水是根據於思想的基本信仰。這種水是基督教所需要的，祇有把思想和宗教中間的路鑿通了之後，基督教才能得到真正的精神能力。

我所以能保持我對於宗教和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因為思想的緣故。這是我所知道的。

凡是思想的人，在遺傳的宗教真理面前，比較那些不思想的人，要自由得多。

同時，他們對於真理中所含有的那些深邃和不可磨滅的成分，在吸收的時候，比較不思想的人要得力得多。

祇有根據於愛，我們才能和上帝交往。這是耶穌所提出和思想所包含的基督教的要點。根據我們的經驗，上帝是我們生活中的「愛的意志」。一切關於上帝的活的智識，均以此為出發點。

倘使我們承認愛的思想乃是從上帝那裏來的一種精神之光，那我們不必在宗教中尋找關於這超感覺的對象的完全智識。當然，我們重要的問題是：(一)世界上痛苦的事究竟有什麼意義？(二)上帝偉大的「第一原因」，「創造的意志」以及「愛的意志」這幾樣，究竟是怎樣合一的？(三)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

關係如何？(四)爲什麼我們的生活一方面暫時，而一方面是永久的，我們儘可把這許多問題置之不理，而不再以答案爲念，雖然這也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只要知道根據於愛，我們就可以在上帝裏面得到精神的存在，那什麼都可以不要。這真像保羅說：「愛永不止息，……知識亦總歸於無有」一樣。

信仰越是深入，則我們越不急於明瞭超感覺的問題。這真像一條在山巒中盤回着，而並不要越過山崗的幽徑一樣。

或曰：倘以思想爲信仰的根據，則基督教非流入於汎神主義不可。其實，這也是杞人之憂。現在基督教中各種宗派盡以「第一原因」爲一切生物之源。其爲汎神，不言可喻。道德信仰却不然。它在人類中尋找愛的意思，而不在自然中討生活。其去汎神主義甚遠。自然中的「第一原因」十之八九不能與人類發生個人關係。人類中愛的意志的「第一原因」却是有道德的人格。有神主義並不與汎神主義相對峙。不過前者是道德的，肯定的，而後者是自然的，不肯定的罷了。由汎神主義湧現而出的，即謂之有神主義。

還有許多人說：如果基督教經過了思想這一個階段，一般人對於罪的感覺就不會像以前那樣嚴重了。其實，這疑懼是無根據的。所謂罪的嚴重的感覺，並不是一定要多講以後才會發生。登山寶訓不很有罪的意思。耶穌在八福篇中所提到的是罪孽的解放，和心意的純化。人類的幡然自新，即基於此。那不絕地在人類身上工作着的，就是這自新之道。

如果基督教爲遺傳或其他原因，而不情願根據於道德的宗教思想以表示其原有的真相，則其貽誤，不

僅及於基督教自身，同時也是世界人類的不幸。

基督教應該為耶穌的精神所籠罩。這是基督教所需要的。這樣，它才可以為基督精神所同化，而成為一個以內心和仁愛為原則的活的宗教。其實，基督教原有的目的，亦何嘗不在於此。只有到這地步，基督教才能成為人類精神生活的酵母。過去一千九百多年中，一切經過情形，不過是基督教的初期歷史耳。因為在它中間，充滿了許多軟弱和錯誤的地方。這斷斷不是一個從耶穌精神中所產生出來的那個應有的成熟的基督教。

余愛基督教甚，事之乃以忠實。對於基督教辯護學所含有的一些牽強附會脆弱無能的思想，我一些兒也不注意。我要根據於忠實的精神以研究基督教的過去和它的思想，使基督教明瞭其原有的真相，而納之於正軌之上。

基本思想足以把我們引到活「生命的尊重」的道德思想的正軌上。所以基本思想的湧現，也許可以使基督教和思想日益接近。這是我所希望的。

那末，我究竟是一個悲觀主義者，還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對於這問題，我的答覆是我的知識是悲觀的，而我的意志和希望却是樂觀的。

我悲觀，因為根據我的經驗，在世界一切遭遇的過程中，並無所謂目的。對於人生，我一些兒樂趣也沒有。

即有之，亦是偶然的事。在我周圍，充滿着痛苦。不但人類如是，一切被造之物亦何獨不然。我看到了這種情形，一方面深表同情，而一方面却又憂心如搗。雖然如此，我却從來沒有退出這痛苦社會的意思，因為照我看來，對於一切世上的痛苦，我們均應分負之不暇。以前我覺得一切關於痛苦的解釋，都不能使我躊躇滿志。其時，我還是一個孩子，而方在求學時代。我覺得一切關於痛苦的解釋，到末了總有詭辯之嫌。這種解釋的目的，不過使人類悽悽懂懂地去分負那些包圍着他們的痛苦就是了。來布尼茲的結論是：這世界雖然不很美滿，但就事實論，這却是最好的了。至於這思想家爲什麼要達到這樣的一個灰色的結論，到現在我還是不懂。

我雖然十分注意於世界痛苦問題，但我總不使我自己在這問題中多討生活，而至於自暴自棄。反之，我却不時地守着：每一個人，都應當竭力把這痛苦消滅了才行，雖然我們的貢獻只等於杯水車薪，而消滅的也不過是一部分而已。於是我的心就慢慢地平下去了。我們也許分道揚鑣的工作着，而我們的共同目標都是在拯人類於水火之中。這是我對於這問題的唯一認識。

就現在人類的景况論，我也悲觀。這景况的實情，和它的表面一個樣子的不堪寓目。不過在內心中，我却深深地覺得，我們一定可以達到一個新的中世紀的時代，如果我們不絕地努力的話。現在人類因爲把思維放棄了，所以也無所謂理想。因此，人類就進入於精神和物質的痛苦。這情形是我所目擊心傷的。雖然如此，我却還是樂觀，因爲我相信的是真理。這信仰從我童年時候起我一直地持守着。我深信真理所產生的精神比較環境的勢力要厲害得多。人類應當根據他們的知識和精神，來造成他們自己的命運。照我看來，這是人類

唯一的出路。有些人說：人類非至於沒落不可。對於這一點，我却不敢苟同。

如果我們能夠反抗無思無想的精神，而以健全和深沉的人格使道德進化中的理想能力映射出來，那末，我們就可以造成一種足以喚起人類新的知識和精神生活的精神運動。

對於人類的將來，我深深的信仰着，因為我相信真理和精神應有其相當的能力。在道德的『人生和世界』的肯定中，已經包含着『一種不可磨滅的意志和希望的樂觀了。這樣，在消沉的實際生活前，我們儘可坦然無懼了。』

在我個人生活中，有時焦灼如焚，憂心如搗。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精神，那我早已爲這重負所壓倒了。困難和責任的重軛，不斷地把我壓制着，如是歷數年之久。我不但自己不能優遊自在，就是對於我妻子和孩子，也沒有時間去顧到她們。

同時，我也有僥倖之處：(一)我有在慈善工作中服務的機會；(二)一直到現在，我的工作還算順利；(三)從別人，我領受了許多摯愛和盛意；(四)那些和我同工的人，都很耿耿忠心；(五)就體力論，就是那些最足以使人困憊的事，我也能擔任；(六)我本性平穩，無時高時低之虞，同時，我也有鎮靜和思效的能力。末了，對於一切足以使我愉快性的事，我於鑑別之餘，更能高高興興地領受，而不使失之於交臂之間。

在許多人失掉自由的時候，我却能自由自在地工作着。這是我竊以爲幸的。現在我的工作雖是物質的，

但同時我還有投身於精神和知識範圍內的機會。

我生活的環境，給我所擔任的工作以種種合宜的條件。這是我敬領之餘，深覺汗顏的。在我所決定和希望的一切工作中間，究竟我能完成多少？

現在我頭髮慢慢地在變色了；身體也慢慢地在表示出胼手胝足和韶光易逝的痕跡。

以前對於體力，我用不着節約。無論體力勞動或精神勞動，我都有一氣呵成的能力。回顧當年，感激何似！同時，我又平心靜氣，虛懷若谷地向前途瞻望着。這樣，即有犧牲的必要，亦可無臨渴掘井之虞。不問我們在工作中勞碌着，或在痛苦中呻吟着，我們都應當盡保存能力的責任。這樣，我們才能一往無前地奮鬥着，而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

---

記 業 創 荒 變

---

人名地名漢英對照表

巴登	(Baden)	二	劃
巴哈	(Bach)	力喜騰堡	(Lichtenberger)
		力司特	(Liszt Frau)
	五	三	劃
	劃	士來厄馬赫	(Schleiermacher)
司旺特	(Sch'wander)	士提反	(Stephon)
卡塞斯堡	(Kaysersborg)	凡高	(Van Gagh)
北勒斯勞	(Breslau)		四
布羅溫斯	(Provénso)		劃
加雅	(Gaillard)	哥羅特	(Gerald)
布浪特	(Blaud)	太來爾	(Tyrrell, George)
札克	(Jacques)	厄斯	(Hesso, A. F.)
瓦格涅福蘭	(Wagner, Frau Cosima)	巴何尼斯	(Páhuus)
瓦格涅栖格		夫拉實	(Frazer, Gcorgo)
夫里	(Wagner, Siegfried)	太三密	(Tak sa Myshot)
司特老司	(Strauss)	巴塞姆	(Bassam)
令各興	(Lingolshcim)	巴塞爾	(Basel)
布賴騰可夫	(Broitkopf)	夫與脫	(Foyot)
司徒嘉德	(Stuttgart)	史偉策路伊	(Schweitzer, Louts)
卡紮力斯	(Casalis)	巴格諾特	(Bagnaud)
布勒脫	(Bret, Gustavo)	比斯開	(Biscay)
加達魯尼亞	(Catalonia)	巴塞羅納	(Barcelona)
尼各摩	(N' Gómô)	厄熱泥	(Eugenio)
立求	(Regor, Max)		
加尼	(Cahn, Arnold)		

佛蘭克 (Franck, César)  
 希爾士 (Hirsch, William)  
 狄君太林 (Digitalin)  
 克諾勃吉司 (Knoblochgasse)  
 坎匹湯 (Campion)  
 但米 (Dame, Notre)  
 利希脫 (Richter, Has)  
 貝多芬 (Beethoven)  
 杜平根 (Tübingen)  
 克羅爾 (Krull)  
 谷干衛 (Guggenheim)  
 克拉芬 (Calvin)  
 君斯巴哈 (Günsbach)  
 佛日 (Vasàes)  
 君士坦士 (Constance)  
 沙特龍 (Soderblom)  
 利別里克 (Liebrich)  
 庇里尼斯山 (Pyrenees)  
 克刺山 (Classen, Richard)  
 希加 (Chienga)  
 岐爾 (Kehl)

八 劃

來布尼茲 (Leibnitz)  
 易格內細阿 (Ignatius)  
 來門 (Reimann, Heinrich)  
 來海門 (Lchmann, Lilli)  
 彼勒曼 (Bellermann)

北明翰 (Birmingham)  
 布拉格 (Prague)  
 司乃裴耳 (Schnabel)  
 司得特 (Stalder)  
 包爾生 (Paulsen)  
 卡發里 (Cavaillé-Coll)  
 瓦格涅 (Wagner, Richard)  
 布輪喜拉 (Brunhila)  
 卡夫旦 (Kaftan)

六 劃

吉爾達 (Grada)  
 伊格翟 (Egdi)  
 各爾 (Goll)  
 伊立克森 (Erickson, Alfred)  
 西爾靈 (Schillinger)  
 考富曼 (Kaufmann)  
 多馬 (Thomas)  
 百倫 (Berue)  
 托馬 (Thoma, Hams)  
 西爾褒門 (Silbermann)  
 伊倫斯特 (Erust, Augustus)

七 劃

克來蒙梭 (Clemenceau)  
 甫累得 (Frede)  
 社林 (Scherdlin)  
 坎麥倫 (Cameroon)

人名地名 漢英對照表

佩羅脫	(Polot)	門那各	(Mènègoz)
波爾多	(Bordeaux)	明希弗理治	(Münch, Fritz)
拉革弗脫	(Lagorfelt, Greta)	來因	(Rhine)
季勒斯	(Gillespie, Noël)	非稜	(Ferè)
林得勃洛特	(Lindblad)	明希歐施德	(Münch, Ernst)
孟特爾遜	(Mendelssohn)	拜曼特	(Bayreuth)
阿布勒喜特	(Abbrecht)	和治門	(Hotzmann)
叔曼	(Schumann, Frau Charlotte)	和啓費登	(Hachfelden)
來比利亞	(Liberia)	叔本華	(Schopenhauer)
亞爾伯特	(Albert)	阿味來	(Avellan)
味克	(Vecchi)	明希猶勤	(Münch, Eugène)
阿加塔	(Agotha)	阿第理	(Adèle)
沮利克	(Zürich)	亞爾薩斯	(Alsace)
波克陸	(Borkeloh)	舍贊	(Cèzanne)
<b>九 劃</b>		非克爾	(Ficker, Johannes)
迦逢	(Gaboon)	芮農	(Renan)
哈美克	(Hamelar)	來馬魯斯	(Rumarus)
胡司美得	(Horrnschmidt, Adèle)	來比錫	(Leipzig)
洪保德	(Humboldt von Alexander)	阿德勒	(Adler, Guido)
迦羅斯	(Galoas)	亞美	(Armée)
洛司且	(Loosten)	波格尼	(Boegner)
哈佛爾	(Havre La)	季爾蒙	(Guilmont)
科脫曼	(Kottmann, Mathild)	法拉芬	(Frau, Fauny)
保爾	(Baur, Hans)	來那契	(Reinach, Theodor)
		亞達	(Ada)
		若累基培脫	(Jaurè-Guibert)
		亞熱威尼	(Azoawane, Joseph)
		阿多尼斯	(Adonis)

格立謨 (Grimm, Hermann)  
 拾厄爾 (Jaill-Frautmann)  
 索爾奔 (Sorbonno)  
 庫圖斯 (Curtius, Ernst)  
 烏布薩拉 (Upsala)  
 特卡司 (Dukas)  
 特印第 (D' Indy)  
 浦脫拉司 (Pourtalas)  
 庫圖斯腓特烈 (Curtius, Frederick)  
 涅沙忒爾 (Neuchâtel)  
 埃爾克 (Erlach)  
 哥地 (Gaudi)  
 高契 (Gaucher)

十一劃

尉爾 (Will Pfarrer)  
 勒新 (Lessing)  
 符騰堡 (Wurttemberg)  
 郎 (Lang Herr)  
 琉潑克 (Lüpke von)  
 曼尼克 (Müntch)  
 梅依 (May)  
 梅特涅山特 (Motternich-Sandor)  
 勒梅尼司 (Lemmens)  
 啓德耳 (Kittel)  
 許司爾勃 (Schwalbe)  
 痕諾 (Honner)  
 第茨霍德 (Dietz-Hörter)

查士丁 (Justin)  
 威脫 (Waytt, Albert)  
 哈那克 (Harnack)  
 威爾姆他爾 (Woerim-Tal)  
 律伯克 (Lübeck)  
 威門 (Welman)  
 威杜 (Widor)  
 施篤爾 (Strohl J.)  
 迦蘭遜 (Garrison)  
 柏爾微爾 (Bcolovillo)

十劃

匿德爾 (Knittel)  
 埃克陞 (Erickson)  
 翁力契 (Anrich, Gustan)  
 紐盟 (Newman, Ernest)  
 雪爾發 (Sylva, Carmen)  
 海弗 (Haerper, Fritz)  
 剛果 (Congo)  
 拿騷 (Rassau)  
 莫差特 (Mozart)  
 馬德倫 (Madelung)  
 俾安科司 (Bianquis)  
 特稜茨 (Trensz)  
 埃披克提忒 (Epictotus)  
 涅斯曼 (Nessmann)  
 馬丁 (Martin, Emmy)  
 海極 (Hediger)

奧勒斯提	(Orestes)
奧理略	(Aurélius, Marcus)
勞忒堡	(Lauterburg)
斯密茨	(Schmitz, Anna)
奧斯奈契	(Haussknecht)
奧柏豪裴格	(Oberhausbergen)
斯圖姆夫	(Stumpf, Karl)
普夫來得勒	(Pflöideror)
斯底夫斯克	(Sifliskirchr)
喀爾馬	(Colmar)
普法分霍分	(Pfaffenhön)
菩特	(Buddo Karl)
斯特拉斯堡	(Strassburg)
斐西耶福蘭	(Fisheher, Frau)
奧勒司彼得	(Olaus-Petrè)
斯托爾茨	(Stolz)
塔刺斯克	(Tarascon)
奧哥麥	(Ogouna, Eniel)

### 十三劃

雅格	(Jägor)
路求	(Luclus, Ernst)
雷第格司脫	(Ladogast)
塞利奧克	(Selly, Oak)
塞克蘭旦	(Secroian, Marie)
達爾開	(Dalken, Eric)
塞得勒托姆	(Säderstrom)
溫但班	(Windelband)

逢麥墨克極	(Pomeroy-Uragg Ambrose)
曼德勒	(Mundler)
第克威廉	(Deecko, Wilhelm)

### 十二劃

斯巴太	(Spitta)
奧古斯德	(August)
奧柏藍麥高	(Oberammergau)
散但	(Sanday, William)
柏克脫	(Burkitt, Francis Crawford)
奧克斯	(Ocks, Siegfried)
發爾克	(Waleker)
喀萊爾	(Carlyle)
斐靈	(Fehling)
溫席	(Winegier)
塔西佗	(Tacitus)
提多	(Titus)
奧賽烈司	(Osirts)
搭摸斯	(Tammerz)
犀每	(Schirmer)
提庇留	(Tiberius)
斯密司	(Smith, W. B.)
斐西耶	(Fischer, Annie)
斯密特堡	(Schmiedeburg)
奧哥威	(Ogowy)
普菲斯忒	(Pfister)

### 十六劃

霍卜特曼	(Hauptmann Gerhart)
魯爾	(Lull, Raymond)
霍康司堡	(Hohkönigsburg)
盧森堡	(Luxemburg)
盧厝	(Lucerne)

### 十七劃

濟羅脫	(Gillat, Hubert)
謨特爾	(Mottl, Felix)
彌列	(Millot, Lutz)
邁蘭特	(Meyländer)
邁爾	(Meyer, Arnold)

### 十八劃

壘斯	(Reuss, Edward)
薩爾巴斯	(Sulpico)
薩巴退	(Sabatier)
藍巴林	(Lambarèné)

### 十九劃

羅曼羅蘭	(Rolland, Romain)
羅佩司	(Lopez)
篤巴哈	(Schorbach)
羅伯特生	(Robertson)
蘭勒泊	(Raarup)
羅索爾	(Russell, C. E. B.)
羅希	(Lohse Otto)
羅格	(Logo)
蘭密	(Remy)

### 二十劃

蘇德曼	(Sudermann)
-----	-------------

雅各斯爾	(Jacobsthal)
陸爾豪姆	(Mulhausen)
陸爾巴哈	(Muhlbach)
愛爾底司	(Iltis)
達荷美	(Dahomey)

### 十四劃

漢堡	(Hamburg)
蒙特哥美利	(Montgomery, W.)
漢尼拔	(Hannibal)
福耳	(Fauro)
圖拉真	(Trajan)
賓納散該耳	(Binot-Sanglè)
福吉爾	(Vogl, Heinrich)
齊格勒	(Ziegler)
福耳斯忒	(Forster)
蒙斯德	(Munster)
福特	(Ford)

### 十五劃

諾道夫	(Noudorf)
歐斯達司	(Eustache)
摩勒爾	(Morel)
德留司	(Drolus, Arthur)
遮特蘭	(Jutland)
諾得林英	(Nordlingen)
摩訥柴男	(Mononzalt)
德雷福	(Drayfus)
撒哈拉	(Sahara)

# 青年叢書 第一集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第一種	甘地自傳	吳祖宗譯	實價一元
第二種	海倫凱勒自傳	應遠濤譯	實價六角
第三種	中國青年職業問題	何清儒著	實價二角五分
第四種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三集	何子恆編著	實價一元
第五種	宗教經驗談	徐寶謙編	實價四角
第六種	性的教育	潘光旦譯	實價六角
第七種	科學偉人的故事	張仕章譯	實價一元二角
第八種	一個偉大的運動	普體德編著	實價四角
第九種	實驗宗教學教程	曾寶孫編譯	實價二角五分
第十種	社會福音	吳耀宗著	實價七角
第十一種	時代轉變中的上帝觀	應遠濤譯	實價五角
第十二種	今日之蘇俄	沈秋賢譯	實價九角
第十三種	性的道德	潘光旦譯	實價七角
第十四種	蘇俄公民訓練	鄭慕彥編譯	實價七角
第十五種	我所體驗的基督	王煥生譯	實價七角
第十六種	社會主義新史	沈嗣莊編著	實價八角
第十七種	改造中的蘇俄	楊丹森編譯	實價一元二角
第十八種	蠻荒創業記	沈嗣莊譯	實價七角
第十九種	反利潤制度	陳澤譯	實價一元
第二十種	穆德傳	張仕章譯	實價一元二角
第二十一種	宗教與人格	陳文瀾編著	實價七角
第二十二種	耶穌傳	趙崇宸著	實價一元
第二十三種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四集	何子恆編著	實價一元
第二十四種	個人道德與社會改造	楊楨譯	實價六角



青年叢書 第二集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 |      |           |       |  |
|------|-----------|-------|--|
| 第一種  | 革命的四大主潮   | 馬鴻綱譯  | 實價六角                                       |
| 第二種  | 未來的世界大戰   | 林仁王譯  | 實價六角                                       |
| 第三種  | 思想的藝術     | 沈秋賓譯  | 實價四角                                       |
| 第四種  | 現代宗教論     | 王一鳴譯  | 實價四角                                       |
| 第五種  | 尼赫魯自傳     | 胡仲持等譯 | 實價二元五角<br><small>平裝二元五角<br/>精裝三元五角</small> |
| 第六種  | 中國基督教史綱   | 王治心著  | 實價一元五角                                     |
| 第七種  | 基督教與新中國   | 吳耀宗編  | 實價一元六角                                     |
| 第八種  | 墨翟與耶穌     | 吳雷川著  | 實價一元二角                                     |
| 第九種  | 現代宗教與現代思想 | 趙景松譯  | 印刷中  |
| 第十種  | 居禮夫人傳     | 王季深譯  | 印刷中  |
| 第十一種 | 基督教與社會革命  | 張仕章編譯 | 印刷中  |

所

版

青年叢書第八十種

蠻荒創業記

有

權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二版

著者 史偉策

譯述者 沈嗣莊

出版者 青年協會書局

發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每冊實價大洋七角（郵費另加）

YOUTH LIBRARY NO.18

OUT OF MY LIFE AND THOUGHT

By Albert Schweitzer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70 Cents, Postage Extra

2nd Ed., Aug., 1940

2  
500028

